

ZHONGGUOGUODIANWENXUEMINGZHUBAIBU

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

琵琶記

元 高明



琵琶记

(元) 高明 著

剧情简介

东汉陈留郡书生蔡邕，字伯喈，博学多才，妻子赵五娘，仪容俊雅，德性幽闲。新婚两月，迎来双亲八十大寿，蔡伯喈手捧春酒，为两老庆寿。恰逢大比之年，朝廷贴出黄榜，遍招贤士，两老动员儿子进京赶考，以求来日富贵，而蔡伯喈则担心父母年老，决意在家奉养双亲。老父以为儿子在家是贪欢恋妻，颇觉不快。蔡伯喈不敢违背父命，只好前去应试，临行前吩咐赵五娘好好照应父母，赵五娘也千叮万嘱，希望他早早回来，邻居张太公也答应对他家多多照看。

蔡伯喈赴京途中，遇着几位赶考书生，结伴同行，一起来到京城洛阳。他在主考官面前，对答如流，最后被取为头名状元，并拜议郎之职。蔡伯喈正待衣锦还乡，京城牛丞相却早已让人来奉旨说亲。牛丞相官大势大，他的千金牛小姐又德貌双全，但蔡伯喈因家中已有妻室，多方推辞，结果惹恼了牛丞相，被他抢先奏上一本，一定要招蔡伯喈做乘龙快婿。皇帝也下旨，令蔡伯喈与牛家成亲。蔡伯喈百般无奈，最后只好入赘牛府。

自从蔡伯喈离家赴京，久去不返，全家思念。家中贫穷，又逢灾年，因此衣食难继，公婆时常相互呕气，幸亏赵五娘孝顺贤慧，邻居张太公也时有接济，算是挨过了许多日子。一次，五娘含辛受辱，好不容易讨得些救济粮，却被里正抢去，公婆悲愤至极，正欲投井自杀，幸逢张太公及时相救。日子愈加艰难，五娘好不容易安排了一顿淡饭与公婆充饥，自己则躲在灶下以糟糠为食。但婆婆却埋怨没有菜蔬下饭，并怀疑媳妇背了他们吃好饭菜。公婆商议去偷看媳妇吃些什么，最后发现，媳妇吃的竟然是糠秕。公婆既悔又愧，婆婆一时伤悲，竟气塞而死，公公也一病卧床不起。张太公帮助五娘安葬了婆婆，但公公的病日日加重，五娘煎汤熬药服侍公公。公公现在才后悔当初不该送儿子应考，误了媳妇青春，因此临死前写下遗嘱，让媳妇改嫁，五娘却要“生是蔡郎妻，死是蔡郎鬼”，不愿另嫁。

公公死后，五娘已将衣衫首饰典卖一尽，因此只好剪发换钱，来殡葬公公。五娘一路叫唤卖发，却无人来买。最后还是靠张太公接济了些布帛粮米，方能将公婆的灵柩搬到山上，又因为无钱请人造坟，五娘便自家搬土筑坟，结果感动了玉帝，派了天兵暗中帮她把坟筑好。五娘把坟莹托给张太公照应，自己描画了公婆的真容，背上琵琶，一路乞讨，去京城寻夫。

再说蔡伯喈做了牛府女婿后，想起了妻子与高堂父母，不免忧思，便暗中托人捎信回家。谁想捎信人却是个拐儿，骗得些银两后就逃走了。中秋佳节，牛氏夫人与丈夫一起赏月，蔡伯喈却闷闷不乐。牛氏察觉丈夫有心事，便想方设法解开其愁怀。蔡伯喈终于向牛氏吐露真情，牛氏非但没有责怪，反而深表同情，并决定同他一起同归故里服侍公婆，却遭到牛丞相反对。牛氏当面与父亲据理力争，牛丞相自知理亏，便同意先派院子李旺，亲往陈留把蔡伯喈的父母和前妻接来京城居住。

赵五娘一路孤苦凄凉，好不容易来到京城，恰遇牛府添佣。五娘入得牛府帮佣，牛氏仔细询问她的来历，五娘终于说出自己的身世。牛氏听了五娘叙说，既感动又内疚，她主动提出让五娘为正，自己居次，并让五娘去书馆试探蔡伯喈是否还有旧情。五娘在公婆画像背后，题了一首讥讽蔡伯喈的诗，蔡伯喈发现画像和题诗后，便来向牛氏打听。牛氏说出了事情真相，并安排他与五娘见面。夫妻重逢，当蔡伯喈得知父母双亡，悲痛欲绝。

再说自赵五娘走后，张太公为她代看坟莹。一日，他正在坟上打扫落松，遇到了牛府派来的李旺，张太公便一五一十地将五娘的情况告诉了李旺。牛丞相听得李旺汇报，深为感动，因此同意蔡伯喈带赵五娘和牛氏一起回陈留守孝，同时还奏请皇上，予以旌表。皇上恩准，蔡氏全家旌奖。蔡伯喈三年孝满后也回京高升。

白话故事

一、内心矛盾

汉灵帝建宁元年。

这一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，像一位美丽的仙女，穿着色彩缤纷的长裙，戴着红紫相杂的花冠，轻轻地飘进古老的陈留城。城里一下变得春光明媚；那桃树、李树、杏树、杨树，都争先恐后一簇簇、一串串，开花的开花，发芽的发芽。一对对刚从江南飞到的燕子，一进入古城，就立刻镶嵌进了这隽妙无比的春景图中。她们呢喃着，斜侧着身子，一会儿钻进柳树林里，一会儿飞到广阔无垠的蓝天里，一会儿又飞劈下来，潇洒地贴在护城河微暖的碧波上，用她轻巧的剪尾，轻沾一点水星，又“啾”地飞上去，双双对对停在高大的杨树或屋檐上，细心地梳理着羽毛，呢呢喃喃，好不快乐自由。

陈留郡城的南边，有一个蔡家庄。庄子的东边有一条终年叮叮咚咚，奔流不息的小梁河。由于今年的春天来得早，河两边的柳树都已穿上嫩黄色的春装，树下的河堤，杂花灿烂、细草如毛。春日明亮的阳光照射在小梁河轻悠悠的波纹上，反射出一片片粼粼银光，好不明亮动人。

此刻，河边弯弯曲曲的小路上，一位年轻书生正踽踽独行。他一会儿低头苦思，一会儿抬头凝眉，一会儿抚着柳树长叹，一会儿对着悠悠的河水出神。两道浓黑的眉头紧锁着，宽宽的额头皱起道道深沟，一双明亮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，变得呆滞无光。

他就是蔡家庄的少主人蔡邕。蔡邕自幼沉酣六籍、贯串百家，十载悠悠岁月，十年寒窗灯火，使他成了陈留郡有名的饱学书生。从礼乐名物、诗赋词章，

到阴阳星历、声音书数，他都能穷其精妙、得其要旨。平时学人相聚论学，他总是滔滔不绝，宏辩无涯，常有惊人之论。除了博学多识外，蔡邕尚有三大长处，都是郡中赫赫有名的。一是他的诗赋，写得清丽圆转，字字珠玑，时人比之为屈宋班马；二是他的书法，骨气清奇，气韵飞动。他曾在洛阳鸿都门外，见一工匠用帚写字，受到启发，创“飞白”书。当时陈留城中的高姓大户、政界要人、文坛名流，书房中都挂有他的墨迹；三是他的孝心。蔡家庄的老主人蔡老员外和蔡老安人，五十得子，如今都已年届八旬，满头白发，步履艰难。蔡邕每日在家揣摩学问之余，便和妻子赵五娘尽心侍奉父母，问饥问饱，问寒问暖，当真是无微不至。蔡邕有这样高的才学，又有这么好的人品，名声日显。不想这样一来，反而给他添了许多麻烦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昨日是蔡老员外八十岁生日，蔡邕为表寸心之孝，便广招亲友，大摆寿筵。这蔡家在当地虽不算高门巨富，但一则蔡邕年少才高，名闻遐迩；二则蔡老员外待人和气，平时做些修桥补路，扶危济贫的善事，所以蔡家在这一带人缘极好。听说蔡家要为老员外祝寿，三亲六戚、诗朋酒友便都纷纷前来。蔡家庄里到处张红挂绿，人声鼎沸，好不热闹。老员外和老安人身穿吉服，笑容满面地坐地大堂正中，与一些年长的亲戚朋友叙话。蔡邕则来往穿梭于人群之中，忙于接待客人。大堂上一片祝酒碰杯之声。

有的道：“祝老员外身体健康！”

又一个大声说：“祝老员外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”

还有的人在低声议论：“说到福气，我看也没人比得过这蔡家两老。儿子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娶个儿媳妇又是这般美貌贤淑，真是有福气啊！”

面对众人的恭维和奉承，老员外得意地抚着白须，老安人脸上笑成了一朵花。

过了好一阵，坐在蔡老员外身旁的一位老人站了起来，大声说道：“老员外，令郎才华出众，人品奇高，琴棋书画，冠绝陈留。为何至今年过三十，仍是白衣之身？难道老员外要把千里宝驹，永远关在家中吗？”说话者是东村的马员外。这马员外早年在朝中为官，如今已卸职赋闲，归隐园林，也算是陈留郡的一个名流。他平日极爱蔡邕的人品才学，常劝他志当存高远，不可辜负了清平盛世。今日酒酣耳热之后，不免又旧话重提。

蔡公听了这话，长叹一声，原先舒展的眉头皱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老世兄，不瞒你说，我这孩儿从小喜欢读书作赋，我也曾指望他长大之后脱白挂绿，济世安民，做个忠孝两全之人。不想他眷恋闺房，心无大志，着实令我伤心。”

坐在一边的蔡婆，忍不住插嘴道：“员外休如此说。我都说过你千遍万遍了，

今几个你又在这里罗嗦。你也不想一想，你我都已经年过八旬，大半截身子都已埋在土里。今年我们还能和至亲好友，儿子媳妇欢聚一堂；明年此时，谁知道这把老骨头还在不在世上。再说，你们蔡家几代都是一脉单传，现在媳妇才娶过来两个月，你又要赶儿子千里万里到都城应考，这不是成心让蔡家绝后吗？”蔡婆脾气是最急躁，见蔡公又在大庭广众之下责怪儿子，便不顾一切数落起来。

“妇人之见！”对蔡婆的指责，蔡老员外显得不屑一顾，道：“你就知道小家庭、抱孙子。连什么叫忠孝节义都不懂。”

“爹，娘，你们都少说几句。”在一旁酬对客人的蔡邕，这时听到父母为自己的事吵了起来，赶忙跑过来劝慰。他对蔡公说：“爹，请你息怒。孩儿不愿到京城应考，实有万不得已的苦衷。不是孩儿恋着媳妇，也不是孩儿没有志向，只因爹娘年事已高，无人侍候，因而不愿上京应考”。

“荒唐！”蔡公指着蔡邕说：“你懂不懂，做人不能光看眼前！你十载寒窗，学成经济之才，不为朝廷出力，又为什么？再说，等你取了功名，我们蔡家也可以光宗耀祖，高大门楣啊！”

“哎哟，又说你的光宗耀祖了！”蔡婆见丈夫这般训斥儿子，心中愤愤不平。“古人说：子孝双亲乐，家和万事成。现在你的儿子媳妇这么孝敬你，你还嫌不足，硬要孩儿上京都应什么试。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恐怕你想见他一面都不得。依我说，咱们一家四口，子孝父慈，夫妻和睦，过两年再添个胖孙子，比做什么公呀侯呀都强。”

“你，你总是这样护着儿子，他都给你娇宠坏了！什么也不想干，只想在家中贪图安乐！”蔡公气得胡子直抖。

“好了好了！老员外老安人，蔡公子，你们都少说几句。都怪老朽不该提起这件事。今天是老员外八十寿辰，是个喜庆日子，咱们该说些快活的话才对。这件事暂且不谈也罢。”马员外见两个老人动了火气，忙出来打圆场。众人听他说得有理，也就不再争吵。大堂上又响起了喝酒碰杯之声。

此时，大堂侧门的后面，俏生生站着一位美貌娉婷的女子。只见她秀眉紧锁，妙目含泪，一头又黑又亮的长发，盘成一个堕马髻，垂在后边。她便是蔡邕的新婚妻子赵五娘。

两个月前，她从陈留城嫁到蔡家，见自己的丈夫年少才高，貌胜宋玉，心里便如喝了蜜一般甜滋滋的，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。蔡家虽不是豪门巨族，但也丰衣足食。两口子在操持家务、侍奉公婆之余，一起弹琴下棋，读诗绘画，说不尽的恩恩爱爱。赵五娘是多么希望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呵！可是过了春节之后，公公突然变得暴躁起来，天天催着蔡邕上京应考，且每每指

责他贪恋闺房，五娘便好像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今日当着客人的面，公公又旧话重提，大发脾气。五娘再也忍不住了，泪儿簌簌地流了下来。

月光如水，倾泻在蔡家后园的芳草碧树之间。小阁楼上，蔡邕和妻子相对无言。习习春风，穿过雕花的门窗，轻悠悠地扑进卧室。洁白的幔帐轻轻晃动，红烛上的火苗像醉酒的汉子一样东摇西摆。这一刻，天上的星星也停止眨眼，正瞪大眼睛看着阁楼里这对愁绪满怀的青年夫妇。

“郎君，你我两月夫妻，亲敬恩爱，雨意云情，难道你顷刻之间就忘了么？”五娘绿云撩乱，一双妙目流露出无阴幽怨。

“娘子，我能娶到你这般美貌贤淑、知书识礼的好妻子，欢喜都来不及。我正欲和你双栖双飞，白头偕老，你为何说这样的话？”蔡邕一脸惶急，赶忙分辩。

“这一个多月来，公公总是催你上京应考。我的心便总是跳得厉害，恐怕……恐怕有什么不幸的事就要发生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千万别胡思乱想。”蔡邕拉起五娘的手，把她轻轻地拥在怀里。他用手理着妻子稍稍蓬乱的秀发，眼中充溢着柔情蜜意，心里却是一片迷茫。自妻子嫁过来后，侍奉父母，操持家务，哪一件事不是尽心竭力？这村前村后，谁不说蔡邕娶了个好妻子？更何况这赵五娘自幼长在小康之家，针绣女红固然做得极好，琴棋书画也是颇通一二，一手琵琶弹得似百鸟啼翠，动人心魄。两人结成夫妻之后，真是如鱼得水，说不尽的亲敬恩爱。若要自己离了妻子，心里是说什么也不愿意。但想到父亲威严的面孔，刺人的话语，蔡邕的心又无法平静。此时此刻，他真不知该怎样安慰妻子。

夜深了，月到了中天。蔡邕忙了一天，现在是睡得又香又甜。五娘兀自睁着两只黑黑的大眼，呆呆地望着蚊帐顶。她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的了，明天等着她的，还不知道是什么命运呢。

二、蔡公逼试

这天一早，蔡邕像往常一样，到小梁河边散步。晨风轻拂，河边湿地上，一双燕子正低头啄泥，时而飞上枝梢，时而在风中嬉戏。他想，人要能像这对紫燕，双飞双宿，自由自在，脱却一切名利的束缚，该有多好啊！

“蔡公子！”随着一声叫喊，一个人飞也似地奔到蔡邕面前。蔡邕看时，却是隔壁张广才张太公家的小二。那小二气喘嘘嘘地道：“蔡公子，郡衙里来人了。老员外到处找你，叫你快回去。”看着小二那副焦急的模样，蔡邕知道预料已久

的事情就要发生了。当下快步往回走。

回到家中，只见蔡公蔡婆正与邻居张太公坐着闲谈，知道郡吏已去，忙上前拜见三位老人。

“蔡公子，”张太公笑吟吟地说：“刚才郡吏又来了。说是今年乃大比之年，太守认为你才学既高，人品又好，已将你的名字申报上司，着你立即进京应考。你还不早办行装前去。”

“太公，”蔡邕低头道：“非是晚辈不敬。只因晚辈双亲年老，无人侍奉；新娶一个娘子，方才二月，实无法撑持门户，维持家计，是以不敢从命。”

蔡公道：“孩儿此言差矣！难道那些应考的，都是没爹娘才去的么？我和你娘如今年过八旬，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。唯愿生前看到你金榜题名，得个一官半职，我心足矣。”

张太公忙道：“是呀，老员外不可不作成秀才去走一遭。”

蔡婆说：“太公，你难道不知，我家中仅此一儿，又没个七子八婿，怎么去得？”

蔡公道：“你怎么说这话？难道今天上京赴选的，家中都有七子八婿么？”

“老贼！”蔡婆不禁又来了气，“你如今是眼又昏来耳又聋，路都走不稳了。孩儿去后，倘若有个差池，那时教谁看顾你？恐怕你到时不是饿死就是冻死，他便是做到三棘九槐，你也无福消受了。”

蔡公大不以为然：“你妇道人家，懂得什么！只要孩儿做得官时，光前耀后，改换门庭，我便死了也心满意足。孩儿，我只问你，去也不去？”

蔡邕心里叫苦不迭。想要分辩，又怕惹蔡公生气；待不分辩，蔡公定认为自己理亏。只好应道：“爹爹妈妈，你们休要争吵。非是孩儿敢违亲命，实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。”

“你不必说了，我都清楚。原来你是恋着被窝中恩爱，割舍不下，不愿远离家乡。好啊，你是读书人，我想你应该记得，那古圣人大禹，与涂山氏结婚四日便出门治水。你如今已经婚毕两个多月了，还贪着鸳侣，守着凤帟。你怎么这么不通事理？”

“孩儿只是为了侍奉父母，却哪里是守着被窝中的恩爱。你这老贼，须知人生在世，乐在长幼天伦幸福安康。那曾参只是侍亲至孝，何曾去应学及第。如今不也是圣人高徒，名扬千古了吗？”蔡婆替儿子辩解说。

“娘说得对，望爹爹恕过孩儿这一遭。”蔡邕道。

“畜生，”蔡公气得胡须直抖，“我叫你去考试，也是为着你的锦绣前程。你竟敢违逆亲言，七推八阻。”

“爹爹，孩儿岂敢推阻。只恐孩儿走后，双亲无人侍奉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一来别人会说孩儿不孝，竟撇了爹娘去取功名；二来人们会说爹娘目光短浅，仅有一子，也要他远离，孩儿因此不敢从命。”

“好，你说到孝。我且问你，什么是孝。”蔡公气势逼人。

“告爹爹，大凡做人子的，侍奉父母，问寒问暖，早晚请安。父母要出入，则扶持之；有所欲，则敬进之。自己出门办事，不过一个时辰就回来，心里时刻牵挂着父母，这便是孝。”

“孩儿差矣！你听我说，孝者，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头发肌肤，受之父母，要注意保护，这便是孝之始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万世，以显父母，这才是孝之终致。你如果能做得官，替父母扬了名，这不是大孝是什么？”蔡公越说越激动，不小心把茶杯碰倒在地，“哗”地一声碎了，茶水流了一地。赵五娘在后房听到声响，赶忙上来收拾地上的破杯。

“老员外说得有理。”张太公道：“古人云：‘劝而学，壮而行，怀宝迷邦，谓之不仁。’又说：‘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。’你如今满腹经纶，不去顺时行道，济世安民，又有什么用？依老汉愚见，还是快快应了太守之征，收拾行装，上京应试去吧！”

面对这样的局势，蔡邕此刻就有三嘴七舌，恐怕也说不清楚了。只好布下最报一道防线，“爹爹，太公教诲极是。只是孩儿去后，父母年老，教谁看管？”

“秀才，你尽管放心。自古道千钱买邻，八百买舍。老汉会照顾你的双亲的。”张太公见蔡邕终于松了口，便笑呵呵地说。

“如此多谢太公。蔡邕今后倘有寸进，定不敢忘记太公大恩。孩儿这就收拾行装，明日就走。”蔡邕说罢，向三个老人行了个礼。侧头之际，看见赵五娘眼角红肿，眼眶泪珠盈盈，正低头往外走。蔡邕的心中不禁一阵凄凉。

三、依依惜别

夜已经很深了。

小阁楼上，蜡烛的光摇曳着。蔡邕和五娘依偎着坐在床前，已经很久很久了。

月亮和星星似乎都不忍看见这生离死别的悲惨情景，悄悄地躲进了厚厚的云层。习习的凉风，轻轻地吹拂着白色的帐幔，淅淅沥沥的冷雨，敲打着芭蕉，敲打着窗棂。

五娘抬起头望着丈夫，美丽的眼中流露出无限的幽怨。

“相公，你我恩恩爱爱，才两个月的夫妻，这分情，这分爱，你难道就忘了吗？为了功名富贵，你真舍得下我和年迈的双亲吗？”说完，五娘的眼泪又掉下来了。

“哎，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？”蔡邕叹了一口气说。“你也看见的，我千推万阻，可爹就是不答应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蔡邕替五娘擦干眼泪，心疼地把五娘揽在怀里说：“五娘，自打娶了你以后，这两个多月，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了。我本想和你长相厮守，一天也不分开，可是，爹非要逼我去应考，其实，我怎么舍得你呢。”

“你是舍不得你爹，舍不得你娘，哪是舍不得我！”五娘挣脱丈夫的怀抱，仰脸望着丈夫略显清瘦的面庞，娇嗔地打断他的话。

虽然知道五娘是在说气话，蔡邕仍然有点急了。他拉着五娘的手说：“你还这样说，爹就是骂我贪恋新婚，舍不得你，所以才不想去赴选。不过他倒也没有说错。”

五娘心里一阵酸，又一阵甜，她的眼圈儿又红了。

“我也知道你志向高远，我也知道不该老把你拴在家里，可我就是舍不得你走，丢下我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在家。再说，公公、婆婆年纪都那么大了，万一有个三灾两病的，我怕担不起。”

“五娘，我去赴考，少则三月，多则半年，一定要金榜题名，挣一个功名回来，家中两位老人就托付给你了。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窗外的雨已经停了，檐间的滴水还嘀嘀嗒嗒地打着空阶。红烛也早已流干了烛泪，熄灭了。蔡邕和五娘走到窗前，蔡邕伸手推开窗户，西边的天上，一钩残月在白云中穿行。远处传来几声鸡啼，天已经快亮了。蔡邕和五娘依偎在窗前，两人都没有一点睡意。

“相公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没想什么。”

“你看月亮，再过半个月，它又会圆了。”五娘幽幽地说，“可我们……”

“五娘，你放心，我会很快回来的。”蔡邕打断五娘的话说。

“我就是不放心嘛！那么远的路，你一个人出门，风餐露宿，看你这文文弱弱的样子，怎么受得了？”

蔡邕还没有说话，五娘又接着说：“还有哪，京城那么繁华，三街九衢，十里红楼，处处笙歌，美女如云，你要是金榜题名，做了官，你还会记得这个家啊。”

“五娘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。”蔡邕安慰五娘说：“我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，怎么会忘了结发妻子，去寻花问柳呢？你在家里衾寒枕冷，我在外面还不是形只影单。再说，我又如何割舍得下年迈的父母。”

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蔡邕吃罢早饭，到堂前向爹娘辞行。张太公也早早地来到了蔡家，给蔡邕送行。

蔡公公、蔡婆婆、张太公和赵五娘一起，把蔡邕送到大门口。

蔡邕向爹娘行礼说：“爹，娘，孩儿去了。二老千万要保重身体，我今年去，今年就回来，但愿我回来的时候，二老依然康健。”

蔡公公说：“伯喈，你不要牵挂，放心地去吧，我和你娘等着你的好消息。”

蔡婆婆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了，她拉着蔡邕的手说：“儿啊，你这一去，关山万里，衣食可得自己当心，娘在家中倚门盼望，你要早早地捎个信回来。”

“娘，孩儿记下了。”蔡邕含着眼泪又对张太公说：“太公，我走以后，家中只有二老，五娘一个年轻女子，也支撑不起门户，凡事都靠太公照应。昨天已蒙亲口相许，今天小侄再次拜恳，如果小侄稍有寸进，一定不敢忘记太公的大恩大德。”

“贤侄，你就不要再说这样见外的话了，”张太公说，“老汉虽然贫穷，但托在邻里，哪有坐视不理的道理。你放心地去，我早晚自会专门过来陪伴你父母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更不洒在别离间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老汉决不相误。”

蔡公公见天已不早，上前说道：“伯喈，天已不早了，你该动身起程了。媳妇，你就再送他一程吧。”

蔡邕和五娘默默地跨过村头的小桥，沿着碧波粼粼的小河向大路走去，两人心中都像压着沉重的铅块，谁都没有说话。

河水清澈见底，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。五娘忍不住说：“相公，你看那水中的鱼儿，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，多么幸福啊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在公婆面前强忍着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。

蔡邕拉着五娘的手，安慰她说：“五娘，你不要难过，此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很快回来，那个时候，我们长相厮守，再也不分开了。”

来到大路边，虽然他们万分不情愿，但还是不得不分手了。蔡邕背上行装，踏上了去京城的大路，他恋恋不舍，十步九回头地越走越远了。“举手长劳劳，二情同依依”，走了很远很远，他还看见五娘站在路边向他挥手。

四、相府小姐

古城洛阳，这里是东汉的都城，也是东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

这里宫苑巍峨，王侯将相与富商大贾的甲第相连。三街九陌，茶楼酒肆，店铺商行，鳞次栉比。大街上车水马龙，人们熙来攘往，处处笙歌嘹亮，处处舞袖翩跹，一派繁华富庶的景象。当朝宰相牛太师的府第，就在离皇宫内苑不远的一条大街上。

牛太师位极人臣，深得皇上宠信，他权倾朝野，门生故吏遍天下，是当朝第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。当时的人有四句口号形容他说：“只有天在上，更无山与齐。举头红日近，回首白云低。”他的府第连片，一对巨大的青石狮子镇守在大门两旁。宅中雕梁画栋，红楼青琐，写不尽的园林景致，描不就的庭院风光。门外车马不断于道，堂上笙歌不绝于耳。往来的都是金貂紫绶的达官显贵，真可谓是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。

牛太师的夫人早已去世了，膝下只有一个女儿，生得花容月貌，体态闲雅，是洛阳城有名的美人。她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而且心地善良，知书识礼，虽说是在珠翠丛中长大，却讨厌繁华气象，喜欢淡雅梳妆。牛太师虽说政务繁忙，对女儿的管教却是极严，牛小姐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连后面偌大的花园也很少去过，每日只在闺房中，或吟诗作画，或飞指刺绣，除了贴身丫环惜春和几个粗使丫头外，陪伴她的，只有穿琐窗的皓月，翻翠幌的清风。

牛太师权压中朝，富齐白云，牛小姐美貌贤淑，上门求亲的自然不少，今天是某权贵挽人作伐，明天是某贵戚登门求亲。但牛小姐哪里把这些贵介公子、纨绔子弟放在眼中。牛太师也一心要选一个读书君子，人品好，有才学，做得天下状元的人作乘龙快婿，所以牛小姐至今还待字闺中。

这几天，牛太师久留省中，未曾回府，府中的几个丫环使女，乘机偷空到后花园玩耍，嬉闹之声，有时也不免传到小姐的绣楼。牛小姐倒没什么，惜春小孩儿家心性，平时被小姐拘束得紧了，知道这几日老爷不在府中，又听到女伴们的笑声，在绣楼中如何还坐得住，千方百计，好说歹说，牛小姐才答应她到后花园去闲耍半个时辰，惜春好不快活，一溜烟向后花园跑去。

后花园中，春光明媚，桃红柳绿，姹紫嫣红，莺啼燕语，蝶浪蜂狂，丫环们在花园中斗百草，荡秋千，追逐打闹，惜春赶紧跑过去和大家一起玩。

半个时辰早就过去了，牛小姐在房中左等右等，惜春都没有回来，便信步

向后花园走去寻她。

远远地，就看见惜春正在荡秋千，衣裙飞舞，活象一只翩翩起舞的大蝴蝶。她一边荡，嘴里还一边胡乱地唱道：“奴是人间快活仙，吃了饱饭爱去眠。莫教小姐来撞见，那时高高吊起打三千。”

牛小姐一听，又好笑，又好气，就走过去喊道：“惜春，你下来！”

惜春一见是小姐找来了，吓了一跳，赶紧跳下秋千跑过来，怯生生地叫了声：“小姐。”

“你这个死丫头，我让你到后花园玩半个时辰，现在都过了一个多时辰了，还不回来。而且还满嘴胡说八道。好哇，现在就跟我回去，我叫人把你吊起来打三千。”

惜春知道小姐是在吓唬她，一点儿也不害怕，噘着嘴说：“小姐，人家是心里忧闷，才胡乱唱着玩儿的嘛。”

“你心中忧闷什么？”牛小姐奇怪地问。

“小姐，我的名字叫惜春。今日早上起来，只见疏瑟瑟寒风吹散了一帘柳絮，浙零零细雨打碎了满树梨花，大好春光，一时凋零，因而心里好生愁闷。”惜春久受牛小姐熏陶，说话也不免文诌诌的。

牛小姐听了惜春的话，不禁噗嗤一笑。“小贱人，花开花落，风起絮飞，都是自然景象，有什么可愁闷的。你别自作多情，自寻烦恼。”

惜春说：“小姐，你是琼苑玉宇中的神仙，和我这凡间女子不同。比如前日艳阳天气，花红柳绿，猫也动心；又如今天暮春时节，鸟啼花落，狗也伤情。你却是半点也不动心不伤情，我侍奉你已有好几年了，还没见你踏过青赏过花，每日只管在闺房中刺呀绣呀。你箱中的衣服已经多得像天上的星星，数都数不清，你还整日忙个不停。这也罢了，把我也关在房里，半年来连院门口都没踏出过几步。我可真受不了了。你去跟老爷说说，把我放到别的地方干活去吧。”

牛小姐听了惜春这一篇长论，默默无语，好一阵方道：“惜春，你年纪小，没读过书，有许多东西你都不懂。我只知书上说，咱们做女子的，该当讲三从，遵四德。这三从便是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；四德便是德、言、容、功。我们这等年轻女子，便当听从父母教诲，每日习些女红，读读《孝经》、《烈女传》。任它年年春色，岁岁秋风，也难牵动我半点情愫。”

惜春心里老大不以为是。当下无话，陪小姐回房绣花去了。

五、科场夺魁

却说蔡邕别了家人，朝洛阳一路行来。此时已是暮春时节，中原大地，绿树成荫，芳草萋萋。一阵清风吹来，飞絮沾衣，残花随马，说不尽的凄凄切切。更有那暮春初夏的黄梅细雨，一路上飘飘洒洒，把整个天地织成一张又密又大的网，把蔡邕紧紧地缠在中间。旅途困顿，思乡情浓，蔡邕心中便似喝了苦酒，终日眉头长锁，心神不定。如此迤邐行来，这一日便来到了京城洛阳，寻一家客栈住下，静候试期。

转眼到了应试之日。蔡邕一早起来把全身上下收拾得整整齐齐，离开客舍直往礼部试场赶去。一路上听说今年来应试的学子有五百多，又听说主考官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，众人或忧或喜，不一会便到了试场。

只见院里黑压压都是人。有的低头苦思，有的交头接耳，有的趾高气扬，有的则瑟瑟缩缩。那当差的只候，在院中穿梭往来，也不知忙些什么。不一会，只候大叫一声，众人便立即停住了往前看，只见高台上一个头戴乌纱、身穿锦袍的官儿正襟危坐，只候们肃立两旁。

“各位秀才，”那试官把手轻轻一摆，众人都“嘘”地松了一口气。原来这试官相貌庄严，声音却极是慈祥。只听他又道：“今年皇上求贤心切，在礼部开科取士，命下官主持。下官才识疏浅，本不堪重任。无奈君命难违，只好勉力为之。今日只问有否才学，不问乡贯，不问父母官居几品。有才学的，下官便封他做个状元郎，让他插金花，饮御酒；无才学的，就将他黑墨涂脸，乱棒打出去。如此，方不负皇上选贤举能的美意。”众人听罢，又是一阵喧哗。

又听那试官道：“朝廷开科取士，立意命题，任从时好。往年第一场考文，第二场考论，第三场考策。下官是个风流试官，今年我第一场考对联，第二场考猜谜，第三场考唱曲。”当下无话，众举子便一一开始应试。

蔡邕在人群中兀自站着，心情激动不已。一会儿想起父母，一会儿又想起五娘，恍恍惚惚，朦朦胧胧。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，吓了一跳，抬头看时，只见人们都瞪大眼睛看着自己，才知是轮到自己了。心中暗叫惭愧，赶忙走上试台。

那试官笑吟吟地看着他，直把蔡邕看得不好意思。那试官道：“我出天文门一个上联，你且对下联。我的上联是‘星飞天放弹。’”蔡邕略一思索，对道：“我的下联是‘日出海抛球。’”那试官微微点头，又道：“我出个谜语给你猜，谜

底是天下八个省名。你且听着。”当下念道：“一声霹雳震天关，两个肩头不得闲。去买纸来做裱褙，欠人钱债未曾还。”蔡邕想了想，答道，“第一句是京东京西，第二句是江东江西，第三句是湖东湖西，第四句是浙东浙西。”试官听罢，击掌道：“好！好！我再唱支曲儿，你续最后一句，记住，一定要押韵。”当下唱道，“长安富贵真罕有，食味皆山兽。熊掌紫驼峰，四座馨香透。”蔡邕依韵唱道：“把与试官来下酒。”试官点头微笑，示意蔡邕下去。

蔡邕下得台来，兀自心跳不止。也不去听别人说些什么。过了许久，整个考场突然静了下来，又听到有人大叫自己名字。这一次是有准备的，没有惊慌，从容走上试台。那试官大声说道：“三场考试，俱已结束。今日应举五百秀才，以陈留郡蔡邕才学最高。下官自当奏明圣上，点他为今科状元。”蔡邕一听，大喜过望，只听得满场欢呼。当下双膝着地，朝那试官行了个大礼。心中却在念着：“爹爹，妈妈，五娘，蔡邕今日名标高榜，夙愿得遂，扬眉吐气了……”

考试过后，便是杏园春宴，然后又入礼部拜见试官。蔡邕满门心思只想到早归故里，把喜讯报知双亲。对这些杂事也非十分留心。

六、家事惟艰

天有不测风云。

蔡家本来比较殷实，赵五娘又尽心尽力侍候公婆，所以蔡邕走后最初一段日子，全家也还比较安定和谐，不想到了六月，陈留一带遇上几十年罕有的大旱，田地里颗粒无收。陈留人便一下落到困窘的境地中。蔡家的粮食也渐渐就要吃尽，眼看饥饿就要降临。蔡公蔡婆为此又旧事重提，一天到晚大吵大闹。一个说不该让孩子上京应试，一个说自己没错。只苦了一个贤慧的赵五娘，既要操持家务，侍奉公婆，还要调解公公婆婆的争吵。每天五更起，三更睡，人都憔悴了许多。

这一天早晨，东方刚泛出鱼肚白，赵五娘便起了床。窗外的小鸟吱吱喳喳地叫，晨风吹拂着后园的树丛。五娘像往常一样，坐在窗前梳妆。睹物思旧，想起往日丈夫在时，总要陪着自己，有时还亲自为自己梳发，画眉。现在却是天各一方，相见无期，不禁又是心酸又是凄凉，泪儿像断线风筝一样落了下来。

“砰！”楼下一声巨响，接着便传来公公的责骂声。五娘心中一跳，知道是公公婆婆又争吵了，赶忙胡乱挽了个髻，跑下楼去。

蔡公和蔡婆已经争得面红耳赤。只听婆婆道：“老贼！以前你拼命赶儿子出

去应考，现在连饭都没有吃，他便是当了状元，又有什么用？如果我那伯喈孩儿在，今日断不会如此艰难。”蔡公气得满脸青色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这老虔婆，怎么这样不讲道理？当时我让孩儿上京应考，也只希望他光宗耀祖，改换门楣。我又不是神仙，我怎知今日会有饥荒！你如此一天到晚咒着我，我还不如死了的好。”说着，猛一抬头，便要往墙上撞去。

五娘冲上去，一把拉住公公。劝道：“公公婆婆，请息了火气，听媳妇说几句。当时公公教伯喈出去，并未料到今日会有灾荒，婆婆就别提旧事了。今日婆婆见生计艰难，伯喈又不在身边，心中自然有气。媳妇现今还有些钗笄首饰，待媳妇典当出去，换些粮盐回来，也可过上几日。到那时，伯喈自然就会回来了。”

两位老人听了五娘的话，也不便再争。蔡婆兀自大喘着气，一边往外走一边念叨：“多亏有这样孝顺的媳妇，不然我这几块骨头，怕早埋到土里去了。唉，孩儿呀，你什么时候才回来？”

七、逼为相婿

杏园春宴之后，蔡邕参加了吏部考试，随即被授予议郎一职。这议郎本是西汉置的官，专门掌管顾问应对，隶属光禄勋；到了东汉，议郎可参与朝政，地位更是大大提高。蔡邕得官之后，亦喜亦忧。喜的是自己名标高第，官居清要，不负高堂殷殷厚望；忧的则是父母年高，妻子又太过软弱，不知今日生活怎样？自己政务繁忙，归期无定；洛阳和陈留音信阻隔，关山万里。昨日上朝之时，又听到朝中大臣议论纷纷，都说陈留郡今年大旱，颗粒无收。蔡邕心中更是惶急，三个时辰倒有两个时辰眉头不展。

这一日休朝在家，闲着无事，遂吩咐书童洒扫书房，焚香摆琴。说起这琴，还有一段故事。前年蔡邕在陈留乡下，见一老农烧一根桐木煮饭。蔡邕听到木裂之声，知道是一段异木，遂向老农求得这根木头，做成这把琴。果然是琴声清脆，音韵动人。因琴之末端尚有火烧痕迹，故名焦尾琴。蔡邕当下净手端坐，弹起琴来。

弹了一阵，只觉琴音甚是硬涩，百无聊赖，便把琴弦轻轻一拂，离了琴几，站在窗前呆呆出神。一会儿想起父母年高，一会儿想到家乡饥荒，一会儿又想起新婚之时，五娘常陪自己在阁楼上弹琵琶唱小曲，心里说不尽的难受。

“相公。”门外传来书童的声音。蔡邕揉揉眼睛，应了一声。那书童进得门

来，说道：“启禀相公，外面有牛丞相府的两个下人，求见相公。”蔡邕一听是牛丞相家的人，知道怠慢不得，赶忙道：“快把他们请进客厅，我随后即到。”

蔡邕洗了把脸，换上一套会客的衣服，便匆匆走进客厅。只见厅上有两个人，正在交头接耳，一个是吏役打扮的汉子，一个是四十多岁，穿红着绿的女人。蔡邕心想这两个人俗不可耐，上前说道：“两位可是从牛丞相府中来？不知有什么事情吩咐？”那汉子站起来，口称：“不敢不敢！小人是牛相爷府中一个小院子。”那妇人站起来，围着蔡邕转了一圈，眼睛溜上溜下，把蔡邕看得好不自在：“状元相公果然一表人才，配得上配得上。”边说边在蔡邕肩上拍了一拍。蔡邕刚才在书房中想起双亲爱妻，心里好生烦恼，现在又碰上这样一个不知趣的女人，实在有气。当下强自按捺，问道：“这是……”那院子回道：“状元相公，这位是我们牛相爷请来的媒婆……”那妇人不等院子说完，抢上前去道：“哟！状元相公好大架子。都说状元相公才学高，老媳妇倒要考考你。‘媒婆媒婆，两脚奔波。一斗好酒，一只肥鹅，送到我家，我与老公笑呵可。’相公难道连这曲儿也不曾听过？”说着眼珠一转，给蔡邕抛去一个媚眼。蔡邕心里好生厌恶。心想我已有妻子，这牛相爷派个媒婆来干什么？当下并不言语。

“老虔婆，不得在相公面前无理！”院子沉着脸，瞪了那媒婆一眼，对蔡邕道：“状元相公，今日小人是奉了相爷之命，给您道喜来了。”蔡邕道：“在下离家万里，天涯飘零，又是初入仕途，凡事俱须老丞相指点，不知何喜之有？”那院子道：“相公此言差矣！相公是天禄石渠的贵客，须眉男子中的英雄，现在洛阳城中，大名鼎鼎，妇孺皆知。我家老相爷中年丧妻，膝下只有一女，生得美貌娉婷。昨日老相公上朝之时，皇上问起我家小姐的婚事。我家相爷说尚未婚配。皇上说既然尚未婚配，如今新科状元蔡邕，好人品，好才学，朕便与你主婚，把他招赘为婿，你意下如何。老相爷听后大喜，现下皇上已降了圣旨，要招你为牛家的乘龙快婿。是以老相爷今日差小人来，一则向相公道喜，二则请相公早有准备。到时候，我老院子可要喝你的喜酒呀！”那院子口齿甚是伶俐，蔡邕听在耳中，一字一词，便好似铁锤一样敲在心上。忙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件事恐怕不行。”

“哟！”那婆子把手一挥，道：“状元相公，你莫不是怕我家小姐长得丑么？实话说与你，我家小姐是瑶台阆苑中的神仙，脂粉堆中的领袖！一双水汪汪的丹凤眼，人人都想在里面淹死！一张红红嫩嫩的脸蛋，一弹就破。真个是眉如远黛，腰似杨柳；就算那西施再世，姐已重生，见了我家小姐也要自惭形秽，不敢抬头。状元相公，你还推辞什么？快快准备当新郎官吧！洞房花烛，我准保你……嘿嘿！”

蔡邕分辩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……我……”额头上直冒汗。试场上的潇洒风度，现在是大风吹落叶——一干二净了。

“哟！”那媒婆两手一摊，做个鬼脸！“状元相公，莫不是你当了议郎，就嫌弃我们牛家的门第了？告诉你，我家老相爷可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现在又正蒙皇上恩宠。相公啊，你日后要加官进爵，也还要靠我们老相爷的帮扶呢。”那媒婆越说越来劲，把牛府的权势、门第、富贵，反反复复说了又说。蔡邕越听越恼，道：“两位贵客，非是蔡邕斗胆。只因蔡邕离家之时，已经毕婚两月，且双亲年事已高，需人照料，蔡邕并不准备在京中久留。因而这桩婚事，实难从命！”院子道：

“相公，我家相爷势倾朝野，小姐又是天姿国色，你可别错过了良机！”蔡邕一拱手：“在下岂是贪图富贵美色之人！还望二位在老相爷面前替在下美言几句。”

“相公不怕我家相爷，难道连圣上的旨意也敢违逆么？”那媒婆见蔡邕再三番推托婚事心头火起，用威胁的口吻逼问道。

“这……”蔡邕道：“蔡邕万万不敢！你家相爷既是奉了圣旨，明日待我上朝，把官职和婚事一并辞了，回家侍养双亲去。”

却说牛丞相在家中静候消息，寻思自己中年丧妻，好不容易把女儿教养成人。如今自己位极人臣，女儿又将嫁个有才有貌、闻名天下的状元郎，心中觉得甚是得意。自己时时牵挂着的这件大事就要办妥，可以无愧于九泉之下的夫人了。这蔡邕年纪轻轻便已做到议郎，日后只要自己常在皇上面前替他美言几句，前途自是不可限量。

“启禀老相爷，媒婆回来了！”一个书童进来通报。

“让他们进来！”牛丞相答道，语气十分平静。

院子和媒婆轻轻走了进来，垂手站着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寻想事情没办好，相爷不知要如何责罚。

“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”过了一阵，牛丞相问道，仍是背着手头也没抬。

“启禀老相爷，”媒婆上前一步，道：“小人到了蔡状元那里，把老相爷的话传宣给他，哪知他竟是千不肯万不肯。”

“喔！他怎么说？”牛丞相的口气仍是平平淡淡，令人猜不透是喜是怒。

“他说：我是今科状元，现又官居清要之职，便是泼天富贵，花容月貌也休要提起。”媒婆刚才在蔡府受了气，这回是要变本加厉地攻击蔡邕，“他还骂老相爷和小姐。说老相爷枉居一品，小姐是脚长尺二……”

“放肆！”牛丞相一拍条几，抬起头来，心中异常恼怒，两眼仿佛要喷出火

来。

“老贱人，休得在相爷面前搬弄是非。启禀相爷，那蔡邕自称家中有八旬父母，二月娇妻，不敢受此大恩，请老相爷另择佳婿。还说待明日早朝上表，要辞了官回家去。”

这牛丞相脾气最是倨傲，当下听了院子的话，心中实是暴怒如雷。想道，难道我相府的门第比不上他状元的名头？难道我相府的千金比不上他的糟糠之妻？想当初多少皇亲国戚、公子少爷来向我女儿求婚，我都未曾应允。这蔡邕竟是如此不明事理，不识抬举！这事情要是传了出去，人人都知道我相府千金没人要……你明天要到皇上那里告状，我就不会上表？到时候看看是你状元厉害还是我丞相厉害！嘿，到时只怕你是辞官不成，辞婚也休想！想到这里，口中突然喝道：“来人！这两个奴才办事不力，拖出去每人打二十大板！”

次日五更，东方刚泛出一条细细的白线，蔡邕穿戴整齐，骑马上朝而去。

晨风吹拂，白杨树轻轻晃动。月淡星稀，光线朦胧，偶尔传来一两声残夜刁斗。东边的天空越来越亮，天上的乌云被风一阵一阵的吹向西边。蔡邕骑在马上，悠悠而行。想到不久就可离京回家，和日夜想念的父母妻子相见，心中不禁热浪滚滚。

不一会到了宫门。蔡邕赶忙下马，毕恭毕敬地往建章宫走去。到了宫门，一个执事的小黄门出来迎接，蔡邕不免将自己的境遇说了一番。那小黄门听后，把奏章递了上去。

蔡邕站在宫外，心中便如有十五个吊桶、七上八下。晨风轻轻吹过来，吹动他的衣裾，掀起了他万千愁绪，过了好一阵，原先奏事的小黄门和两个昭仪，捧着圣旨从内殿出来，蔡邕慌忙下跪。

只听那小黄门道：“蔡议郎，皇上说，今天早上牛老丞相已上了奏章，要招你为婿。皇上已经准了他的请求，命你不得推辞！”又听那昭仪念道：“皇帝诏曰：孝道虽大，终于事君。王事多艰，岂遑报父。朕以凉德，嗣纘不基。眷此警动之风，未遂雍熙之化。爰招才俊，以辅不逮。咨尔才学，允惬輿情，是用擢居议论之司，以求绳纠之益。尔当恪守乃职，勿有固辞。其所议婚姻事，可曲从师相之请，以成桃夭之化。钦予是命，裕汝乃心。钦此！”

蔡邕听罢，脑中“嗡”的一声，只觉天昏地暗，大地起伏旋动。整个身子又好似摔到了冰窖之中阵阵发冷。

……

八、义仓领粮

陈留郡蔡家庄。

却说赵五娘把自己的钗钏首饰卖了之后，蔡家的生活又维持了一段时间。但蚂蚁毕竟顶不起大梁。饥荒岁月，油米价格暴涨。五娘眼看着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当尽卖光，生活越过越艰难，有一顿没一顿的，快要断炊，心里十分着急。这一日听说官家要开义仓赈济，早早的便提了米袋去领。

来到义仓，只见人山人海，喧声震天。五娘排在长队里，她身后跟着两位老人，一位耳聋，一位眼瞎，都佝偻着腰，口中迷迷糊糊不知说些什么。五娘心地极是良善，她见两个老人行走不便，就领着他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，好半天才轮到了她。

“这小娘子，你男人呢？怎么让你来领粮？”掌斗的差役见到五娘一副怯生生的样子，不禁问道。

“这位大哥，我家相公上京应考去了。”

“难道你家中就没别人了么？怎么让你出来？”

五娘听他这么问，心中一酸，道：“家中只有年过八旬的公公和婆婆，又没有三亲六戚，只好让奴家来抛头露面。”

那差役听了，不住地点头，口称：“难得难得！敢问小娘子家中几口？我好称粮与你。”赵五娘回头看看身后的两位老人，说：“奴家不急，这里有两位大爷，身体不便，大哥你还是先称与他吧。”那两个老人听了，口中谢了又谢，不住地说：“这个小娘子真难得呀！”

“小娘子，这回到你了，你家中有几口？”那掌斗的问。“奴家和公公，婆婆，共是三口。”五娘答道。那掌秤的便大声吆喝：“各位兄弟，三口，三口，来一份三口的。”

等了好一阵，不见仓中有人出来，众人都往仓口瞧。那掌斗的又喝了一声，仍是无人回答。良久，一个满脸糠灰的差役才从仓里跑出来，大声嚷道：“大哥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！里正那狗才，把公粮私吞了。这仓中按帐目应当尚有四十六石，但现在仅剩十来石，留着应急，不能发放，其余的全让里正那狗才私吞了。”

众人一阵喧哗，有的人大骂里正。五娘听得，心中凄苦，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。那差役见了，想劝慰几句，又不知该如何开口好。只听五娘哭道：“天哪！我那公公婆婆已经好几天没有一粒米下肚了。今天天一亮就催奴家来领粮。现

在我可怎么回去见他们呀？奴家的命怎么这么苦？”周围的人听她说得凄切，有的叹气，有的流泪道：“这年月，好人要活下去可真难哪！”

过了一会，领粮的人都已渐渐散去，只剩下赵五娘一个人在低声哭泣。那掌斗的差役一边劝着，一边也眼眶红红的要流泪。站在周围的几个差役，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，此时也鸦雀无声。众人心中，都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。

“大哥，有了！”正当众人伤心之际，一个差役从远处飞奔而来，大声说道：“咱们老爷知道仓里存粮被盗，便差人把里正抓了去。那小子原先还想抵赖。咱们老爷一声令下，把他打得皮开肉绽，那小子才从实招了。现在老爷已差人到他家挑粮去了，不一会就送过来。”

众人听得，心里轻松了好多。那掌上的差役道：“小娘子，难得你一片孝心，老天爷也被你感动了，你就等着领粮吧！”五娘心中欢喜，连声致谢。

九、途中遭劫

赵五娘领了粮，扛在肩上，一步一步往回走。她长在小康之家，虽说不上大富大贵，但一日三餐，仍是有人侍候。这种重活她怎么干得了！那袋米压在肩上，就似大山一样沉重，累得她粉脸透红，娇喘连连。

离了郡城，走好长一段路，便是一片大松林，蔡家庄就在这座松林的背后。此时正当盛夏，太阳像个暴君一样任意凌辱着大地上的一切生命。走着走着，汗水湿透了五娘的衣服，衣服贴在身上，衬出她姣好的身段。

“嘿嘿！”一声怪叫，从树丛里跳出一个腰宽体胖，满脸刀疤的汉子，朝着五娘狞笑。五娘吓得“啊”的一声，米袋从肩上掉了下来。定睛看时，才知是里正。这里正是蔡家庄一带有名的恶棍，仗着手中有点小权，又力大如牛，横行乡里，干些欺软怕硬的勾当，乡人对他恨之入骨。五娘一见是他，便知没有好事，心里一阵惊慌，赶忙用手捂住领口，道：“你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嘿嘿！蔡家少奶奶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才嫁过来半年，美名便传遍了陈留郡。人人都说蔡邕那小子有艳福，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媳妇。今日在下有幸，能一睹芳容。嘿嘿，小娘子，那蔡邕上京应考已多时，难道你不嫌寂寞么？嘿嘿！嘿嘿！”一边说，一边慢慢接近五娘。

五娘又恨又羞，道：“你……你别过来！”低头看一看自己领松带宽，衣服又湿透了，胸脯上鼓鼓的，一切线条都暴露无遗。心知事情要糟。情急之下，道：“你……你站到一边去。我的夫君已上京应考，不多时便会回来，到时当了官，

看不剥了你的皮！”

“你说蔡邕那小子？”里正一笑，“嘿嘿！那小子出去已近半年，连个口信都没有，恐怕在路上早就挺尸了。就算他在京城考中了状元，当了官儿。你想京城十里繁华，其中漂亮女子数也数不清。我看蔡邕那小子，不是醉倒在哪个窑姐儿怀里起不来了，就是另娶了媳妇。你就死了那分心吧！我看，嘿嘿，你不如就跟我……”说着，伸手去摸五娘的脸蛋。

“你！你！”五娘推开他的手，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。里正一下愣住了，想不到这个娇滴滴，俏生生的小娘们，出手竟会如此凶狠。心中怒火一下冒起万丈高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这小贱人！果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！今日老子被你害得好苦！都是为了你这贱人在义仓哭哭啼啼，害我被打得半死。今日老子一不做二不休，连这粮食也一并抢走！瞧你又能拿我怎样！”说着就要去抢米袋。

五娘赶忙死死攥住袋子，一边哭一边哀求：“你就饶了奴家吧！这可是我公公婆婆两个人的命呀！你若抢走，他们便活不下去了。”那里正全然不睬，推开五娘拿起米袋就走，五娘死死扯住米袋，道：“大哥，你不可怜我，也该可怜我那八十岁的公公婆婆。奴家今日说什么也要把这袋米拿回家。奴家愿把身上这衣服脱……脱了给你。你放奴家走吧！”情急之下，也不及细想自己脱了衣服之后有什么后果。

“呸！你这小贱人，谁要你的破衣服？现在市上米价那么贵，你便有一百件破衣服，也换不来我这袋米。”说着，一脚把五娘踢倒，背起米袋扬长而去！

五娘倒在地上，腰被踢得十分疼痛，看看里正已经跑远，米是抢不回的了。一时悲从中来，放声大哭。寻思如此空手回家，公公婆婆定是活不成了。公公婆婆活不成，自己就成了无依无靠的人，倒不如现在死了算了。又想到丈夫功名心重，抛下自己去求官，实在是也太无情。愁情百转，柔肠寸断，一时便觉得痛不欲生，一步一步往林中古井走去。

走着走着，泪眼朦胧中见前面一个老人拄着拐杖，蹒跚而来。待那老人走近，方知是自己的公公。一时不及躲避，赶忙抹了眼泪，上前相见。

“媳妇，今早你走后，我和你婆婆都在家中盼着你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义粮领到没有？怎地却是两手空空？”一边问，一边往四处张望，搜寻着米袋。

五娘一听，热泪又涌了出来。道：“公公，粮是领到了。可在这林中，给……给里正抢了去。”

蔡老员外听说，长叹一声，不住地用脚顿地，口中骂道：“那该死的狗才，真是欺人太甚！我真恨不得宰了他。哎，要是我那孩儿在家，那奸人多半不敢胡为。孩儿啊，当初我干不该万不该逼你上京！也不知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到

那时，我这把老骨头怕要作古了。罢！罢！现在粮米没有，银钱也没有，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，我恐怕熬不过今年了。左右是死，不如我今日便死了罢！免得拖累我那孝顺的媳妇！”说着，一头便要往井里扎。

五娘先自在一边低低哭泣，这会见公公也要跳井，忙拉住公公的手往后拖。哭道：“公公，你千万别这样。咱们回家去，再想想别的办法吧！”断肠人劝断肠人，情景十分凄惨。

“喂！那不是蔡老员外和五娘子吗？怎么你两人在这里哭哭啼啼？”这次来的是张太公。五娘就把事情的原委与张太公说了。

张太公听得咬牙切齿，恨恨地说：“里正那奸贼，如今是越发霸道了。要是老汉年轻二十岁，非打断他的狗腿不可！哎，老员外，你也不必太难过。今日我也领了些义粮，这不，正要给你们送去呢！你们就将就着过日子吧！等伯喈那孩儿回来，一切都会好了。”

五娘和蔡老员外听了，均感太公大义，口中谢了又谢。四个人当下无话，挑了粮食，慢慢回村去了。

十、再成婚姻

建宁元年七月。

这一日，牛府上下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。城中的权豪势要，名公巨卿，知道今日是相府招婿，都想乘这机会巴结巴结。前来拜贺的人车水马龙，把个相府围得水泄不通。丞相早年丧妻，仅此一女，平时爱若掌上明珠。如今请得圣旨，由皇上主婚招赘今科状元，自是要大大讲究一番。

且不说相府的热闹豪华。蔡邕那日从朝上回来后，整日里一个人关在书房中，一会哭，一会笑，六神无主，疯疯癫癫。状元馆中的书童、仆人，人人惊慌失措，忧心忡忡，生怕状元相公哪一天突然想不通，寻了短见。其实蔡邕倒也不是死钻牛角尖的人。他早就听说牛小姐有才貌，性情娴淑，举止端庄，在洛阳城中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了。若是换了别人，能娶到如此美貌的小姐，欢喜都来不及。但蔡邕却是个有情有义的性情中人。他对父母极是孝敬，如今河南大旱，父母生死难料，他怎能背了父母，在洛阳城中独享洞房花烛的乐趣？况且他和妻子新婚燕尔，情深义切，如何舍得抛了她做个负心薄幸之人？是以蔡邕对这门亲事一再推辞。无奈牛丞相势大，这次又是皇上主的婚，他小小蔡邕如何惹得起？认了这门亲吧，心中觉得对不起父母和五娘；待不认吧，他蔡邕

就连洛阳城门也出不去。心中实是无限苦恼。

这天一早，状元馆里里外外都站满了牛府派来的人。说是佣人，实际却是看管着状元，以防意外！过了一阵，又进来一大群妇人，专门侍候蔡邕更衣梳洗。一边忙着，一边吱吱喳喳要新郎官赏喜钱。蔡邕知道一切均已无法挽回，心中酸苦，长叹一声，眼泪哗哗流了下来。众妇人见状，吓得再也不敢出声。匆匆忙忙给他穿戴完毕，备轿顶马，簇拥着到了相府。

坐在相府的大堂上，蔡邕心潮起伏。这不告而娶和停妻再娶的罪名，是永远无法摆脱的了，却偏偏又是皇帝和丞相的主意。现在从陈留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多，说是陈留一带已有不少人饿死，大路边、河沟里不时发现尸体。有的人家整日锁门，不见主人动静。邻居撞门一看，一家人把衣服全卖光了，赤条条地死在床上，臭不可闻。蔡邕的父母年事已高，妻子又太过娇弱，恐怕此次定是在劫难逃。二老若是死前连儿子都见不上一面，怕是死也不会瞑目。假如父母真的遭逢不幸，那娇滴滴的五娘可怎么办？蔡邕心痛如绞，泪水往肚里咽。眼前一片乱哄哄的，蔡邕木然不睬，牛丞相坐在大厅的另一边，与各位贵客应酬寒暄，脸上充满得意之色，不时用眼角瞟瞟蔡邕，嘴角泛起不易发觉的，诡秘的笑。

蔡邕痴痴地坐着，心里如碰翻了五味瓶子，甜酸苦辣一起搅动，说不尽的凄苦。旁人只道今日状元大喜过望，人变痴了，谁也没察觉他心中尚有这么多的苦衷。一会儿新娘被一群穿红戴绿的丫环簇拥着，从内室缓缓走出。只见新娘红裙曳地，凤冠霞帔，说不尽的婀娜多姿。众人不禁低声欢呼。蔡邕脑中嗡嗡直响，整个人好似腾云驾雾一般。朦胧中有人把红绸巾塞到他的手里，他便拉着红绸和新娘盈盈拜倒。两人互拜时，蔡邕抬头看了新娘一眼。红绸覆面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他仿佛置身于半年前与五娘拜堂成婚的场面之中，眼前的人儿该是五娘？心中猛然一阵狂跳。“难道我回家了么？难道这风情万种的女子便是五娘么？”蔡邕突然觉得很糊涂，口中兀自喃喃道：“五娘……五娘……”

明月初升，树影依稀。喧闹了一天的相府此时也静了下来。蔡邕带着八分酒意，被丫环送进了洞房。

房里静悄悄地。一轮明月正悬挂在窗口。蔡邕和五娘结婚时，也是这般的清风明月，他仿佛便是回到了故园小楼之中。房里红烛高烧，火焰随风轻轻晃动，便如有几十只小火虫在房中欢舞。炉里散出阵阵龙涎香的轻烟。丫环们为蔡邕脱去靴子、外衣，便悄悄地退了出去。

蔡邕环顾四周，一片金碧辉煌。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涌上心头。只见四周挂满各种名贵的帷帐，房里摆着孔雀金屏，张着流苏宝帐，床上放着鸳鸯芙蓉

被……看着看着，一股浓浓的酒气涌了上来。蔡邕头一昏，便要摔倒。

“相公！”一个动听的声音，像仙乐一样轻轻飘过来，语气中充满无限的温柔和关切。蔡邕愣了一下，扶着书桌站稳了。“这是五娘的声音！”他想。循声望去，红掩翠绕之间，有一位美丽的少女婷婷玉立。只见她长发像瀑布一般披落，体态婀娜，媚眼流俏，正含情默默在凝望着自己。半年前新婚之夜的情景，又依稀展现在面前。神情恍惚之间，他已把这女子当作他的五娘。口中念着五娘的名字，向她走去。

“相公，时间不早了，让妾服侍你安息了吧！”那女子盈盈站起，轻轻去扶蔡邕。蔡邕带着醉意瞧去，只见她晚妆已卸，粉红的脸蛋上有说不尽的娇羞，一双眼睛像两颗明亮的珍珠，轻轻朝一边躲来躲去，不敢看人。一件透明的长裙衬出风情万种的体态，露出一片洁白的颈项和丰满的酥胸。蔡邕心中一阵狂荡，顺手把她揽在怀中……“五娘，五娘，我想得你好苦啊！”蔡邕口中兀自断断续续地念叨道。

天空一片洁白的月光，整个牛府，披上了一层明亮的银装！……

十一、糟糠度日

陈留古城，一片荒凉景象。街上冷冷清清，除了一两家当铺之外，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。往日的红男绿女，车水马龙，为衣衫褴褛，脸有菜色的满街乞丐所代替。杨树的枝条沉重无力地垂落，一群绿头苍蝇在大街上嗡嗡乱叫，不时朝人的脸上冲去。

蔡家已经好几天难以揭锅了。五娘心中十分着急。这一日将就做了点早饭，请公公婆婆出来享用。

“公公，婆婆，”五娘开言道：“这几日市上的米价越涨越高，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出去当了仍买不回几粒米。今日多亏张太公送了几升小米来，媳妇煮了点稀饭，请公公婆婆用餐。”

“可有什么下饭的么？”蔡公在桌边坐了下来。

“告公公，如今田里地里，连野菜树皮都挖尽了，却如何有下饭的？”

蔡公一拍桌子，颤巍巍地站了起来。骂道：“前些日子还有下饭的，怎的今日就只剩淡饭了？明日恐怕连淡饭都没了。不吃不吃，快给我抬出去！”碗中稀薄米糊被他一拍，有小半碗泼了出来，在桌面上汨汨地流。五娘赶忙伸手去抹，低着头，也不敢作声。

“哎呀，我说老贼，现在是什么年月了，你还要这般讲究？有一口饭充饥，能保住这条命就算好了，你还分什么好歹。来来，媳妇，咱们还是吃饭吧！”蔡婆说着，扶蔡公坐了下来。

“公公，婆婆，你们吃吧，媳妇刚才吃过了。”五娘说着，进里房去了。

蔡婆眼中露出一道诡秘的光，一闪即没。

星月无光，蔡家庄淹没在沉沉黑幕之中。没有一丝风，小虫们在树上拼命唱着单调的歌。五娘劳累了一天，回到卧房。

房里点着一盏油灯，一粒细细的火苗在跳动，照着五娘苍白憔悴的脸。五娘用手拢了拢零乱的头发，从怀中取出一把米糠，一碗凉水，艰难地咀嚼起来。五娘吃粮忍饥已有好几天了，为了不让婆婆见了伤心，便躲在房中吃。这糠进口无味，入喉难咽，五娘一边吞咽一边流泪。想起丈夫功名心重，不顾一切地抛家出走，如今音信全无，也不知在干些什么。眼看这样下去，一家三口非活活饿死不可。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？就像这粗糙难咽的糠，还未成熟时，要受到日晒雨淋；成熟之后要经受石磨杵舂；舂好之后，又被人们用风扬去。米和糠本是相依倚，簸扬之后两处飞，一贵一贱。这米就像自己的丈夫，远在他乡无处寻找；这糠就像自己，粗陋味苦，无法养活公公婆婆。夫君啊，你什么时候才回来？咱们何年何日方能团聚？

“媳妇，你做的好事！”突然身后传来人声。五娘吃惊，回头一看，见是公公婆婆。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进来的，赶忙站了起来。

“这几日我叫你吃饭，你却推说吃过了。原来却躲在这里吃好东西。算我瞎了眼，一直当你有孝心，谁知竟是这般虐待二老。只可惜我的孩儿，今日不知在哪里。害得我们两老好苦啊！”蔡婆数落道。

“公公，婆婆，你们千万别误会，媳妇并没吃什么好东西。”五娘一脸惶急。

“你还嘴硬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！”五娘边说边把手往后藏。

“没什么？你敢把手里的东西拿出来瞧瞧吗？”蔡婆眼中闪出几分得意的神色，以为捉住了真凭实据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五娘不知说什么好。

蔡婆颤巍巍地走过去，一把抓住五娘的手，把东西抢了过来，愤愤地说：“我倒要看看你吃的是什么山珍海味。”说着就要往口中塞。

“婆婆，你吃不得！”五娘道。

蔡婆盯了五娘一眼，把东西在手中搓了一下，她突然愣住了。“媳……媳妇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那是米糠。”

“你吃的便是这东西?”

五娘无言，点点头。

“我的天哪!”蔡婆把糠往地上一摔，抱住媳妇大哭起来。“媳妇，婆婆千不该万不该，是婆婆错怪了你，婆婆对不起你呀!”黄浊的老泪洒在五娘肩上。五娘一边哭一边劝道：“婆婆，公公，你们不用伤心，媳妇命中注定是你家孩儿的糟糠妻室啊!”

蔡婆年事已高，哪里经得住这大起大落的变动，哭着哭着，一口气跟不上来，一个跟跄晕倒在地上。

“婆婆!婆婆!”五娘赶忙扶起蔡婆，揉着她的胸口。

“媳……媳妇，我对不起你!我心疼，我……我恐怕快要死了，以后你要照顾好你公……公啊!”蔡婆脸上的红光渐渐消失，头往五娘怀中一倒，便不动了。

蔡公伸手在蔡婆的鼻子上探了探，眼睛突然一跳，身子猛烈地颤动起来，道：“媳妇，你、你婆婆今后再也不用受苦了!”霎时老泪纵横，模糊了他的视线。

十二、琴诉旧情

夏末秋初，天气还有几分燥热。牛相府中，蔡邕轻抚焦尾琴，点起清香，自己弹琴解闷。

荷池里荷叶亭亭，清香四溢。习习凉风吹来，池中不时发出清脆的声响，河边的翠竹也在迎风轻摇。一会儿风住了，整个花园里回荡的，便只有蔡邕那深沉抑郁的琴声。

“相公，”随着一声亲切的呼唤，牛小姐身穿白色长裙，从亭外盈盈走了进来，一阵幽香先人而至。

“相公原来在这里，教奴家找得好苦。”牛小姐道。

“夫人，我当此秋凉，百无聊赖，故在此弹琴消遣。不知夫人到来，未曾迎迓，请夫人原谅。”蔡邕赶忙站了起来，敛手回答。

“早闻相公妙解音律，这些日子也不见相公提起。今日难得有此佳兴，奴家斗胆请相公再弹一曲。相公意下如何?”

“这……”蔡邕道：“好吧!我就为夫人弹一曲《雉朝飞》。”

“相公，这首曲子表无妻之悲，今日弹它作甚?”牛小姐颇为不悦。

“那，那我就为夫人弹一曲《孤鸾寡鹄》吧!”蔡邕慌忙改口。

“相公，你今日是怎么了？你我夫妻恩爱正浓，却又弹这些凄凄切切的曲子作甚？”牛小姐一脸不高兴。

“对不起，夫人！今日我就为你弹一曲《风入松》吧！”蔡邕今日心绪不宁，心中想到的尽是这段时间常弹的曲子，以至一再顶撞夫人。这会是冷汗都冒出来了。

“这个却好！”牛小姐现出笑容，从袖中掏出一方整洁的手绢，轻轻替蔡邕抹去额头上的汗。

蔡邕复又坐下，略一沉吟，挥手弹了起来，十个手指在弦上轮番飞动，一串串音符从弦指间流出，叮叮咚咚，声韵动人。

“不对不对！相公，你怎么弹起《思旧引》来了？”牛小姐打断蔡邕的弹奏。

“是，是。”蔡邕一脸紧张，停了一会，又弹了起来。这一次果然是大不相同，从弦上流出的每个音符都悲壮激昂、摧人泪下。

“相公！”牛小姐“霍”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满脸怒容。“你怎么又错了？奴家开始请你弹琴，你推三阻四，尽挑些不吉利的曲子来搪塞奴家。刚才先弹的是《思旧引》，这个曲牌竟是《别鹤怨》，还说是什么《风入松》。敢是相公以为奴家不识音律，故意戏弄奴家不成？”

“夫人言重了，蔡邕岂敢狂妄。只是这琴弦不中用。”

“这琴弦怎的不中用？”

“我用惯了旧弦，这是新弦，我弹不惯。”

“旧弦在哪里？”

“旧弦撒下多时了。”

“为甚撒了？”

“只为这新弦。”

“那你为何不撒了新弦，用那旧弦？”

“我心里岂不想着那旧弦？只因这新弦又难以撒下，心里着实难过。”

“哼！”牛小姐不满道：“你只管新弦旧弦说个没完，分明又在糊弄奴家。我想你是自以为中了状元，便不把天下人放在眼里，你心中根本就没有我。自从你进门以来，奴家尚未见过你的笑脸，整日里唉声叹气，这不是存心欺负奴家是什么？”牛氏说着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，扭头跑出亭子。

“夫人！夫人！”蔡邕追出亭外，牛氏已经消失在绿树丛中。蔡邕心中一片茫然。

回到亭中，纵目望去，只见碧绿的池塘里，百十株荷叶如盖，说不尽的高洁美丽。阵阵秋风吹来，撩动蔡邕的长袍。蔡邕的心，此刻也随浩浩秋风吹回

万里外的家园。

临别送行的那一幕，又清晰地凸现在他的脑海之中。五娘的纤纤素手，紧紧握住他，似有千言万语要对他诉说。一串串珍珠般的眼泪，沿着粉红的俏脸轻轻滑落，微风吹着她的秀发，在额上轻轻颤动。那水汪汪的大眼中，不知蕴含着多少温存的话语，多少离别的悲伤！

这些年来，自己学业有成，现在又是科场得志，仕途坦坦，表面上是十分顺遂，但心中却又悲又苦。自己早年读书作诗，但求名闻乡里，让双亲欢喜。不意后来竟屡屡受迫。先是父亲逼试，后是皇上逼官，现在又是丞相逼婚。弄得自己有家不能归，有妻不能认，有父有母不能养。不忠不信不仁不孝，四恶集于一身，蔡邕的心，怎能不碎成片片？

多少个细雨如毛的黄昏，蔡邕倚在卧室窗前，牵挂着千里之外的父母妻子；多少个月落星稀的深夜，蔡邕梦见自己回到家园；又有多少次在梦中被鸡鸣鸟啼惊醒，在昏昏的烛光下，在华贵的芙蓉帐里，蔡邕柔声呼唤着五娘的名字。待从朦胧中醒觉，才发觉躺在自己怀里的并不是五娘。虽然眼前如花似玉，却又怎生放得下那故乡的娇妻？

多少回，蔡邕盼望能找个知心的人一倾心中的苦水，也曾想把自己的苦恼和忧虑告诉牛氏。但想到她那性情倨傲，炙手可热的父亲，又不敢多说，只能将泪住肚里咽。多少次，蔡邕想丢掉这讨厌的乌纱，一个人匹马单枪跑回陈留，但想到牛丞相势大，只恐今后更难容身，且要连累父母，只好作罢。前些日子托了一名院子李旺，让他在市上查访查访。若遇到故乡人，无论如何也要请来问一问。现在也不知找到没有。

一双翠鸟轻啼一声，从树丛中飞起，箭也似地直冲云天。塘里浮在水面的鱼儿受了惊吓，“哗”一下全部沉到水底。透过丛丛绿荫，蔡邕看见一个院子正沿着塘边小径向自己跑来。

那院子来到跟前，却正是李旺。只听他说：“启禀相公，前日相公吩咐小人留意，到市上查访陈留郡来的人，这几日也未访到什么音信。刚才有一个汉子，主动找上门来，自称是陈留郡人氏，说带有相公家书在身。小人听后即来告知相公。”

蔡邕心里一惊，忙道：“如今那人还在么？”

“尚在门外等候。”

“快请快请！我在书房等他。”蔡邕一边说，一边示意书童收拾琴书，自己赶忙往书房奔去。

不一会，李旺把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引进门来。只见那人尖嘴猴腮，眼中

流出生意人的庸俗和狡诈的光。蔡邕不及细想，起身行礼道：“这位大哥辛苦了，多承你千里迢迢替我带来家书。”

那汉子拱手道：“不敢不敢。相公才学高深，一举成名，远近皆知。小人忝为同乡，亦是十分荣幸。这次小人到京城谋生，令尊令堂托小人带来一封家书，也是举手之劳，怎敢承相公的谢？”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，双手呈给蔡邕。蔡邕接过信，吩咐李旺带那人到下屋，好酒好肉招待。

蔡邕手捧家书，长叹一声，跌坐在椅子上。颤抖着手打开家书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伯喈吾儿：自你去后，我和你母日日牵记。不知你在外是否受苦？不知你是否得了功名？不知你何日方能回家与二老团聚？幸喜我和你母并你媳妇身体尚好，一家安康。只盼你早日奏捷，早日归来，免我二老依闾远望也。

蔡邕读着读着，也不知是悲是喜，一时涕泪齐流，竟自不觉。当下一边流泪一边拟了一封家书，又叫李旺准备了些银两。不一会那人吃饱喝足，油光满面回到书房。蔡邕便托他把信及银两带回乡里，还说了一大堆感激的话，送了他不少盘缠。

其实蔡邕哪里知道，这汉子却是洛阳城中一个大大的骗子。他打听到今科状元是陈留郡人氏，家中尚有年迈父母并妻子，便心生一计，托人伪造了一封家书，前来欺骗蔡邕。蔡邕本来就是一个书呆子，加上情急之下，不加细察，哪里知道其中奥秘。白白送了他许多银两，还枉自欢喜了一场，耽误了许多正事。

十三、卖发葬亲

蔡老员外卧床不起已经有一个多月了。赵五娘天天睡三更起五更，尽心尽力侍候公公。无奈蔡老员外见家境艰难，孩儿又杳无音信，自己长期卧床，终是拖累了五娘。是以早蓄死志，不肯吃饭食粥，每日里长吁短叹，痛骂蔡邕不孝。

这一日五娘把药煎好，送到床边，蔡老员外仍像往常一样，不肯吃药。无论五娘怎样哀求，只是不理。五娘正急得没法，张太公进门来了。

“五娘子，你公公近日身体如何？”一进门，张太公就问起老员外的病，话语中充满关注之情。

“太公，你来得正好。”五娘道，“我公公不肯吃药，你替我好好劝劝他吧。”

张太公听说，赶忙进了里房。只见蔡老员外双目微睁，眼光呆滞、满脸蜡黄，已是奄奄一息。蔡老员外见老友进门，喉咙咕嘟了一声，想说什么，又没有说出来，两颗浊泪流出了眼眶。张太公赶忙上去握住他干瘪的手。

过了一会，张太公低声道：“老哥，事已至此，你伤感也是无用，还是从长计议，多多保重，养好了身体再说。”

老员外长叹一声，声音颤抖道：“太公，我何尝不想多活几年。只是眼前景况如此，早是死，晚也是死，不如早些死了，免得拖累了贤德的媳妇。都怪我当年一时糊涂，硬逼着孩子上京应试，害了自己，也害了老伴和媳妇。我死以后，恐怕也无脸在九泉之下见我的老伴了……”说着说着，蔡公一阵咳嗽。五娘赶忙过去，把公公扶起，替他轻轻捶背。

顿了一顿，老员外又道：“恨只恨我那不孝的儿子蔡伯喈，离家已过半年，半点音信也没有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唉，只苦了我的好媳妇。”

“老员外，”张太公道：“你现在不为自己打算，也该多替媳妇想想。若你有个三长两短，五娘一个弱女子，无依无靠，岂不就更惨了吗？因此眼下你要多多保重才是。把这药……”

“太公，”蔡老员外突然打断了他的话，“此事老汉早就想到了。”转头对五娘说：“媳妇，你去替我找些纸墨来。”

五娘不知公公要做什么，只好答应了出去。不一会，便把纸笔墨拿到了老员外床头。

“太公，今日你就替我捉笔，给我立个遗嘱。你看如何？”

“老员外有命，广才岂敢推辞！”

老员外眼里噙着泪花，想了想，道：“唉，我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，还有什么牵念？当年若不是我硬逼着孩儿去讨功名，把他少年夫妇两下分开，今日也不会如此艰难。这些日子我和老伴又老又病又糊涂，把媳妇累得死去活来。我死后，还不知她要受多少苦。罢了罢了，太公，你只替我写上：待我死后，媳妇不必为我守孝，也不必葬我；只须捡张破席把我包了，丢到山沟里了事。我死后，媳妇不必在我蔡家守孝，也不用等那不孝子。只盼她尽早改嫁，寻一户好人家去吧。”

两人听他这么说，都呆住了。五娘眼一红，泪儿便掉了下来。要知汉人名节观念虽未有宋人强，但一女不事二夫，却便是天经地义的古训。想到自己今后无依无靠，公公又说得这般决绝，自己真是进退两难，顿时泪如泉涌。一字一句道：“公公，你千万别这样说。媳妇生是蔡家人，死是蔡家鬼，一马一鞍，改嫁之事，万万不可再提。”

“媳妇，我对不起你啊！”老员外知道媳妇生性刚烈，当下不便再说什么。想起当初逼儿子上京，害得她少年夫妻分离，音讯杳杳，相见无期，心中着实有愧。便道：“今生今世，做公公的欠你太多，恐怕无法报答你了。我……我只望来世投胎，让我做一次你的媳妇，我好把欠你的债……还给你。”蔡老员外悲从中来，浊黄的老泪在只剩皮包骨的脸上簌簌而下。张太公也不禁低声叹息。

“媳妇，”停了一会，老员外道：“你把我的柱杖拿给我。”五娘赶忙把床头的柱杖递给公公。

蔡老员外伸出颤抖的手，接过柱杖，眼光突然变得像剑一样锋利。他对张太公道：“太公，你我是多年至交。这些年来我蔡家屡遭不幸，多亏你鼎力相助。我命已不长，今日把这柱杖交给你，一来托你今后多多照看五娘，二是等我那不孝子蔡伯喈回来，你便替我用这根柱杖把他赶出门去。我蔡家没这样不孝不仁的畜生……”蔡老员外愤愤地说完这几句话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一下昏倒在床上。面部猛烈抽动了一阵，脸色由腊黄渐变为苍白。五娘和张太公大惊，忙伸手去摇他。五娘一边摇一边哭：“公公，你醒醒，醒醒！你可不能撇下媳妇一个人不管啊！……”

但是，不管五娘和太公怎么摇，怎么哭，蔡老员外是永远也醒不过来了。他生性固执、偏激，便到死时，也是气愤填膺，苍白的脸上肌肉绷得紧紧的，双唇紧闭，一副倔强模样。

此时已是深秋季节。蔡家庄南边的黄龙山，一片肃杀景象。满山的枫叶鲜红似血，远远望去，好似整座山都燃烧起来。山脚的白桦林中，落叶飞舞，秋风低泣。

前日蔡公死时，家中已是四壁徒立，空空如也。五娘无法埋葬公公，一狠心，剪下了自己瀑布般的秀发，拿到街上叫卖，想换几个钱安葬公公。但这灾荒年月，家家一贫如洗，又有谁会买这无用的香云？五娘沿街叫卖，又饥又渴，昏倒在陈留街头，多亏张太公及时赶到，助了她埋葬费用，才把五娘劝回家中。

这日一早，五娘请人把公公的棺材抬上黄龙山，和婆婆合葬在一起，五娘不便再麻烦张太公，当下一个人十指当锄，罗裙包土，埋葬公公。从日上三竿一直累到日薄西山，五娘精疲力竭，纤纤十指被粗泥利石划破，鲜血染红了黄土。困顿已极，倒在山坡上睡着了。

突见四周祥云集拢，金光大盛。天空中有许多轻衣宽袍的人飘来飘去，仙乐一阵一阵传来，使人如痴似醉，又见有许多怪物在山坡上跑来跑去，似是在忙着什么。五娘感到十分奇怪。一会，一个须眉俱白的老人，来到五娘面前，道：“赵五娘，你抬起头来，听吾吩咐：我是本山土地。上天感你行孝心诚，玉帝已

降圣旨，命我带阴兵替你筑坟。如今坟台已就，你可改装换衣，上京城寻找夫婿。”说着，举起手中柱杖往五娘头上砸去。五娘大惊，睁眼一看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又看看公公的坟墓，果然已经筑好。高高的土堆，四周植满柏树。心中又惊又喜。心想土地神既已叫我上京，我和伯喈夫妻相聚定能如愿。当下无话，回到家中收拾收装，就要上京寻夫。

十四、望月生愁

转眼已是中秋佳节。

牛家后花园里，牛小姐身穿乳白色长裙，头发挽成两个高高的髻，发上插两朵白玉雕成的玉兰花，娇嫩的脸上抹一层淡淡的脂粉。这一身打扮，显得清丽高雅，超尘绝俗。她的身后，跟着青衣长袍、愁眉紧锁的蔡邕。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荷塘边的听荷亭。欣赏中秋之夜的无边月色。

过了一阵，牛氏低声道：“相公，你瞧今夜的月色多美。自奴家与相公结缡以来，今晚才遇上这般好的月色。真令人心旷神怡。”

蔡邕听她如此说，举头往天上望去，果然一轮硕大的明月高悬碧空，整个花园都被包裹在溶溶月色之中。心道：“月色虽好，只可惜五娘不在身边。不知今夜此时，她是否独对明月？她的心中可惦着我？想我与五娘新婚之时，也曾一起欣赏那初春的明月。如今明月依旧，人却不知是死是活。如此，月色再好又有什么用？”想到这里，随口道：“月亮有什么好看的！”

牛氏开始见他东张西望，心中舒了一口气。以为他终是个风雅之士，当此明月，定然情与景会欣然有得。后来见他低头叹息，愁眉紧锁，不禁有所诧异。最后听到他竟说出如此煞风景的话，心中不免有气，脸现不悦之色。但她毕竟长在官宦世家，最重涵养，秀眉一挑，脸上便又恢复了平和神色。娇嗔道：“哟！瞧你还是堂堂状元，连赏月都不会！今夜奴家唱曲，相公弹琴，以尽良宵之欢，免得辜负如此清风明月，好吗？”

牛氏说着，旁边早有书童将蔡邕的焦尾琴捧上。蔡邕心中实无半点兴致，心道：在你牛氏父女的眼里，就只知道我是个饱读诗书的状元郎，却哪里知道我还个别有怀抱的伤心人！你只一味地邀我寻欢作乐，却不知我家中老父老母正在受苦。当下脸上强堆笑容，把琴摆好，手不由心地叮叮咚咚弹了起来。

待他弹了一阵之后，牛氏便依着琴声唱了起来。只听她唱道：“长空万里，见婵娟可爱，全无一点纤凝。十二栏杆光满处，凉浸珠箔银屏。偏称，身在瑶

台，笑斟玉斝，人生几见此佳景？惟愿取，年年此夜，人月双清。”

牛氏歌喉宛转，倒也唱得声情并茂，一曲既终，四周一片静寂，众人都低头不响，仿佛歌声仍在亭中缭绕飞扬。蔡邕良久方把抚琴的手放下，口中吐了口长气。牛氏本对自己的表演十分得意，眼巴巴希望蔡邕能夸奖几句。及见蔡邕兀自低头叹息，心中倒抽一口冷气。道：“相公，妾有一事不明，不知相公能否以实相告？”

蔡邕尚自沉醉在遐想中，听到她的话，抬头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牛氏道：“古人云：‘顰有为顰，笑有为笑，是以君子当食不嗟，临乐不叹。无事而戚，谓之不祥。’相公自到我家，一直心怀抑郁，终日闷闷不乐，不知为的却是何事？难道是缺了吃的？少了穿的？还是丫环书童没有尽心侍候？”

蔡邕摇摇头。

“莫不是嫌我父亲性情乖戾？”

“不是。”蔡邕连忙给以否定。

“莫不是嫌奴家没有服侍好？”

“夫人待我十分妥贴周到，我岂敢嫌弃！”

“啊，我知道了。”牛氏顿了顿，“莫不是你在秦楼楚馆之中，有了意中人？心中时常牵挂着她？”

蔡邕摇摇头，正色道：“小姐，我蔡邕虽然出身寒素，却是知书识礼的人。这寻花问柳的勾当，是断然不敢问津的。小姐尽管放心。”

牛氏知道蔡邕生性忠厚，不善说慌，便道：“奴家也只是随便问问而已。相公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真不知叫奴家怎生相处？”

“夫人今日不提，我这一块心病也是要掏出来让夫人瞧瞧的了。只是令尊的脾气……”

牛氏听他如此说，心中大吃一惊，心想他定有什么重大事情瞒着自己。当下道：“相公，常言道：心头有病，不吐不愈。你今日不说，总有一日要说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你今日有什么就说什么吧！”

蔡邕听她说得有理，略略点了点头，便说道：“夫人，蔡邕对不起你。蔡邕入京应试之前，家中尚有八十岁父母，还有新婚方才两月的妻子。”当下将自己被逼入京，辞官不成，辞婚不许半年多来一直苦苦思念父母诸事说了一遍。他口齿伶俐，又是性情中人，说到动人处，不禁流下泪来。

牛氏听了他这一篇言语，心中便似江海翻腾。是怨？是愁？是悲？是喜？是恨？是爱？一时说不清楚。千万种念头一齐涌上心间。想了许久，千言万语只憋成了一句话道：“哎！这该是我命中注定如此。”又说：“且待我明日禀明爹爹，

让你回去便是。”

蔡邕听她这么说，忙道：“夫人，千万不可。岳父大人的脾气你是最清楚的。你若把此事告诉他，只怕……”

牛氏怨道：“依你之见，便当如何？难道总是这般拖下去不成？”

蔡邕一时语塞。

“相公，”牛氏走上前去，轻轻握住蔡邕的手道：“你放心，奴家有办法让爹爹放你回去。”

蔡邕又是担心又是感激，一时忘情，将牛氏揽在怀里，道：“夫人，你，你真好！”牛氏赶忙推开，嗔道：“好不正经！我又不是你那赵氏夫人。”

次日一早，牛丞相正好休朝在家。牛氏来到牛丞相的书房，把事情禀告，并表示要陪蔡邕回乡探望公婆。

牛丞相听了，不悦道：“孩儿，我是当朝宰相，你是名门淑媛，生来的门第高华，你何必去顾念他的糟糠之妻？我又怎能让你千里迢迢去侍候那田舍妇翁？”

牛氏道：“爹爹，您一贯教诲女儿，凡事皆以古代圣贤为准。古人说为妇须拜姑舅，为子须侍父母。如今蔡邕离家已过半年，父母年事又高，难道您忍心让他断了父子之恩，让女儿受万人唾骂么？”

“胡说！”牛相怒道，“你是堂堂宰相之女，焉能和世上凡夫俗妇相提并论！”

牛氏道：“女儿新婚之时，心中亦是极其快慰。今日想来，方知自己罪孽深重。误蔡郎父母的，是女儿；误蔡郎娇妻的，是女儿，使蔡郎背上负心薄幸之名的，也是女儿。爹爹阻拦蔡郎一日，女儿的罪孽便深一层。还望爹爹可怜女儿，让女儿去吧！”

牛丞相听她说得郑重，且句句是理，不禁长叹一声。道：“女儿，爹爹其实也是为你着想啊！从洛阳到陈留，跋涉千里，道路艰难。你自幼长在深闺，如何受得了这风霜之苦？且他家中自有结发之妻，你去了岂不尴尬？再说爹爹养大你不容易，如今爹爹年事已高，难道你就不心疼爹爹吗？”说到最后，声音竟然有些哽咽。

牛氏听了，亦是愁肠百转，无以为情，哭泣着说：“爹爹，女儿岂不挂念爹爹？……但蔡郎的家乡今年大旱，他的父母不知生死如何。爹爹再苦，家中锦衣玉食一呼百诺，早晚有人侍候。那蔡郎的父母，真不知……”

看着女儿，牛丞相心里好生凄凉。俗话说“女心外向”，“女大不中留”，今日自己果真尝到了这一滋味。牛氏望着白发苍苍的父亲，心中也是一片酸楚。

过了一阵，那牛丞相忽道：“女儿，我倒有个好主意。保证蔡邕能尽子道，你我父女又不分离。”

“什么好主意？”牛氏追问。

“咱们不如派仆人李旺，到陈留去把蔡邕的家人请来，住在相府之中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”

牛氏听得心花怒放，两朵桃花飞上脸来，连声说好。一溜烟跑去向蔡邕报喜去了。牛丞相望着女儿的背影，不住地摇头。

十五、携图寻夫

却说那日五娘葬了公公归来，梦中土地神的话兀自萦绕在耳边。次日一早便收拾行装，背起琵琶，带上公公婆婆的画像，踽踽凉凉独自一人踏上了漫漫程途。

一路上忍饥挨饿，吃尽辛苦，好不容易到了洛阳。此时已是初冬季节，杂草枯萎，万木凋零，五娘身穿单衣，在城中大街小巷弹琵琶唱曲子，寻访蔡邕下落，情景好生凄凉。这一日城中弥陀寺开设水陆道场，供善男信女荐悼亡故亲人，礼佛还愿。五娘便想到寺中唱几支曲子，化几文钱超度公公婆婆的亡灵。又想今日寺中人多，或许能打听到蔡邕的消息也未可知。当下冒着寒风去了。

快到弥陀寺，满街都是人。街道两旁有卖点心的，卖玩具的，卖冰糖葫芦的，卖香烛纸器的，煞是热闹，五娘也不及细看，径直向寺院走去。

过了街角，前面就是弥陀宝寺。果然好大一座寺院！端的是莲台整肃、佛殿巍峨，千层塔高耸侵云，七宝楼晶光耀目。大殿上清香缭绕，木鱼声声，钟鼓齐鸣，梵呗阵阵，无数香客摩肩接踵，轮番进殿烧香叩头。更有那不更事的孩童，在佛殿中挤来挤去，又叫又笑，给这森严的佛寺增添了几分生气。

五娘刚走到门口，一位须眉俱白、面容慈祥的老僧便迎了上来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女施主一身风尘，不知来自何方？”五娘道：“小女子乃外乡人，只因家中死了公婆，无依无靠，要到京城寻找丈夫。今日听得贵寺要开道场，想到寺中唱几支曲儿，化几文钱超度我那死去的公公婆婆。”那老僧听她说得真切，忙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女施主有此善心，贫僧自当相助。这侧殿之旁有片清静园林，今日游人众多，女施主可到那里弹唱。我佛慈悲，定能了却你的心愿。阿弥陀佛！”说完转身招呼别的香客去了。

五娘穿过侧门，果然见到一片园林。一条小径在林中曲折延伸。若是平时，这里定然花草寂寂，虫鸟相鸣。但今日佛寺盛会，这里也熙熙攘攘挤满了人。

五娘寻到一片空旷之处，放下行装，对着众人弹唱起来。她长在小康之家，

父亲又是个雅士，是以琵琶，绘画，吟诗，唱曲，诸般技艺无所不晓。今日唱的虽是些劝人敬老爱幼、扬善弃恶的曲子，但她吐字清晰，声音柔美，且唱得极有感情，众人不觉听得呆了。

一曲刚完，五娘正想换唱一支，突然人群一阵涌动，接着便是几声粗野的吆喝，冲进来两个汉子。一个秃头，满脸横肉；另一个像竹竿一样又高又瘦，哈着腰紧紧跟在秃头后面。那秃头的眼光在五娘身上肆无忌惮地溜来溜去，口中道：“小娘子，唱得不错啊！”那瘦猴忙应和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”又把嘴巴贴近秃头的耳朵，色眯眯地道：“人长得更是标致！”说罢两人一阵大笑。

五娘心中厌恶，掉头不理。

“哟！生气了？小娘子，你生起气来可比不生气好看哟！”秃头伸出手来，要摸五娘的脸。

五娘心中气急，一掌把秃头的手推开，怒道：“这里是佛门净地，你们不得无礼！”

“哟！还挺正经的。”秃头说着，回头朝瘦猴挤挤眼，两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
“小娘子，你不就是要募化几文钱吗？老爷我有的是钱，今日你就给老爷唱个够吧！”秃头手一挥，瘦猴会意，上前道：“小娘子，我家老爷可不喜欢你那些正儿八经的曲子。你给来一段《也儿四》吧！”见五娘不应，又道：“要不就来一支《八俏手》吧！”见五娘仍是不理，又道：“啊，这些曲子小娘子想是不会。那就来一段时下最流行的《十八摸》吧！”

五娘心中又急又气，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。周围的人见这两个流氓如此无赖，均是义愤填膺，纷纷出言责备。那两个家伙却益发得意，对众人不理不睬。那秃头走上前去，道：“小娘子，刚才我还说你生气好看，现在是流泪又比生气好看。那些酸秀才说什么美人一笑，倾城倾国；我看应该改为美人一哭，倾城倾国。今日见了你大爷，你应当高兴才是。来来来，让你大爷为你抹抹眼泪。”伸手便要往五娘脸上摸。

“住手！”只听一声大喊，便似焦雷在半空中滚过。众人眼前一晃，一个身穿大红袈裟的老和尚已跃到五娘跟前，伸手拦住秃头，五娘看时，正是在门口接客的和尚。只见他右手奋力一扬，秃头一个站立不稳、便往后倒，刚好瘦猴站在他的身后，两人相撞一齐倒在地上，滚了个仰天八叉。

老和尚转身对五娘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贫僧五戒，今日奉了住持之命接待客人，不小心让两个匪类窜了进来，几乎使女施主受辱，实是罪过！还望女施主见谅！”

秃头二人从地上爬起来，看看五戒，又看看五娘，知是惹不起，忙悄悄溜了出去。两人衣上脸上沾满尘土，尚未来得及拂拭，模样十分滑稽，众人一阵

大笑。

五娘道：“多谢法师相助。”说着盈盈下拜。五戒连称不敢，道：“女施主，你也不必在此募化，益僧替你备了一份纸烛，你这就上殿烧香叩头，超度你公公婆婆去吧！”

五娘口中千恩万谢，接过香纸蜡烛，收起琵琶包裹，上大殿去了。

上得殿来，只见四处都挤满了人。五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蒲团，把公公婆婆的真容挂在前方，跪在蒲团上对着画像拜了起来。心道：“公公婆婆，你们活着的时候，媳妇无用，没能让你们吃饱穿好。今日你们死了，媳妇连买纸烛的钱都没有，实是对不起你们。只盼你们在天有灵，保佑媳妇找到蔡郎。到时一定隆重祭奠于你们。”

五娘念完，正准备烧纸钱，突然殿里殿外人声鼎沸。殿门冲进几个如虎似狼的公人，说是有贵人要来礼佛，一阵叫骂，拖起众人往门外赶。五娘急忙要收起真容，但已经迟了一步；说时迟那时快，一个虎背熊腰的公人冲过来，抓起她的手便往外拉。五娘拼命挣扎，却哪里敌得过那公人？两下三下便被推出殿门，和众人一起被赶了出去。

五娘心中辛酸，心想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？连公公婆婆的真容都保不住。当下站在侧殿里，低声抽泣。

过了许多，那贵人方才离去。五娘迫不急待地返回殿中，要找回公公婆婆的真容。眼见殿中人头攒动，却哪里还有什么真容！当下再也抑制不住，在殿上放声哭了起来。

五娘一哭，立即吸引了许多人。有一位老奶奶忙过来问道：“这位小娘子，你为何在此哭泣？”五娘备述前事。众人听了都摇头叹息。有的道：“敢是寺中和尚收了起来，小娘子何不问问？”有的道：“寺里和尚是不会收的，敢是什么拜佛的人收了。”一个弓背老人道：“刚才蔡状元来拜佛，说不定是他收了。”

五娘一听“蔡状元”三个字，心里猛然一惊，心道：“敢是苍天有眼，这蔡状元便是蔡郎不成？”忙问道：“老公公，这蔡状元唤什么名字？是何方人氏。”那弓背老人看了看她，道：“小娘子有所不知。这蔡状元唤作蔡邕，据说是陈留郡人。如今是皇上面前的红人，又是牛相爷的乘龙快婿。洛阳城中，人人皆知。刚才便是他带了夫人，来礼佛许愿的。”

五娘听到这话，脑子嗡嗡作响，天旋地转，便似要晕倒在地。心里又是欣喜又是辛酸，刚刚住了的泪水又不自制地泛出眼眶。口中喃喃自语：“蔡郎、蔡郎，天可怜见，今日我总算找到了你。”

十六、两贤相遇

次日一早，五娘打定主意，今日要到牛府中闯上一闯，非见着蔡邕不可。那看门的院子见她身穿土布单衣，头发零乱，面有菜色，便拦住她问道：“小娘子是何方人士？来此何干？”五娘道：“小女子来自远方，特到贵府中弹唱化钱。”

那院子道：“小女子，我瞧你这模样，倒像是正经人家的女子，不知怎地干起了这等营生？如今我这相府之中，有一件美差，你不如就留在我府中，也省却风尘流离之苦。”五娘一听正中下怀，忙道：“若蒙收留，小女子感恩不尽。却不知是什么差事？”

院子道：“昨日我家小姐吩咐，要寻一个精细妇人，准备侍候我家姑爷蔡状元的双亲。你若愿意，我便立即带你去见小姐。”五娘吃了一惊，心想这蔡状元怎么又是有父母的？莫不是自己弄错了？但此时已是有进无退，便道：“小女子当然愿意。”跟着那院子进府去了。

两人在府中转来弯去，也不知过了多少道门，许久方来到一座华丽的楼房面前。那院子叮嘱了五娘几句，便先进了楼中。过了一会从楼里出来，对五娘道：“小姐召唤。”

五娘满怀狐疑，跟着院子进了上房。只见房里四处金光闪闪，刺得五娘眼都花了。房子的正中，坐着一位仙女般的人物。只见她云髻高卷，眼含秋波，白色的长裙一直拖到地上，说不尽的风流婀娜。五娘知那人便是牛小姐，赶忙上前行礼。

小姐道声“罢了”，上下打量一番，开言道：“我要你侍候我的公婆，就不知你能否承担？”

五娘道：“小女子琴棋书画、针线女红、饮食肴饌都粗通一二，小姐尽管放心。”

牛小姐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只不知你是何方人氏，来京城何干？”五娘道：“小女子是远方人士，特来京城寻找丈夫。”

“如今可找到了么？”

“尚无踪迹。”

“这样也罢。你先在相府中住下。待我差遣门下院子为你细细查访，说不定可以找到。”

“如此多谢小姐。”

五娘正要起身告退，牛小姐忽道：“且慢，你在我府中出入，老爷会不喜欢你这身打扮。惜春，你快到楼上找两套我以前穿的衣服，给这位小娘子换了。”

五娘忙道：“承蒙小姐抬爱。只是小女子有十二年热孝在身，这身衣服是怎么也不能换的。”

牛小姐奇道：“我只知大孝三年，却怎么会有十二年的热孝？”

五娘道：“小姐，小女子的家乡大旱饥荒，死了公公婆婆。小女子要为公公婆婆守六年热孝，再加上代丈夫守六年，不正是十二年热孝么？”

小姐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原来你恁地有孝心，怪不得如此消瘦，却不知你那公公婆婆是怎么死的？”

五娘想好了说辞，当下将自己丈夫入京博取功名，一去不返；家乡遇到饥荒，公公婆婆如何在贫穷中死去，自己如何糟糠自饘、祝发买葬、麻裙包土、千里寻夫诸事一一说了，说到伤心处，便只是哽咽。

牛小姐大为感动，心中萌发了同情之心。她走上前去，拉起五娘的手，道：“你我都是苦命的人。你尚有公公婆婆可以侍候，我却是连略尽孝心的机会都没有。哎……”

五娘道：“小姐何出此言？”

牛小姐道：“我自幼长于富贵之家，衣食无忧，自己的婚事也是由父亲一人操办的。我那夫君是今科状元，人品才学，俱是上上之选。我原来也只见这是天赐良缘，终身有托。不料和他成亲三个月来，他每天总是愁眉不展，闷闷不乐。起初问他，他躲闪不说。直到日前才承他相告，原来家中有八旬父母、二月娇妻。他当年被老父逼着上京应试，后来又被皇上逼着当官，我父又逼他和我成婚。别人都以为他是青云得意，他却总是惦着他的父母妻子。见到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我心里又怎能好受……”

五娘听了她这番话，心里已是了然。自己对蔡邕的诸般猜想，看来都错了。便道：“他既当了官，为何不派人送个音信回家？也省得他父母担心。”

牛小姐道：“他一个月前也曾托人带了封信去，还捎去了不少银两。前些日子我爹爹又派人到他老家去，要把他父母妻子一并接来居住，只是至今仍无音信。”言辞之间甚为牵挂。

五娘听到这里，什么都明白了。她心中一阵潮涌，不知是喜是忧。心道：“蔡郎啊蔡郎，原来这些日子你也受了这么多苦。我……我错怪你了。”对牛小姐亦颇有好感，有心试她一试，便道：“小姐，你那夫君自有原配的妻子，你把他妻子接来了，一槽不容二马，若各不相让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

牛小姐听她这么说，叹了口气道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也是我命中该当

如此。她进门在先，来了，我自当让她。只要……只要我夫君日子过得安乐。”

五娘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涛，热泪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掉了下来。她拉着小姐的手，颤声问道：“你那夫君可是姓蔡名邕字伯喈的？”

牛小姐迷惑不解，不知她从何得知，茫然中只点了点头。

“是陈留郡蔡家庄人氏？”

“是啊！你怎到知道？”

“天哪！真是上苍有眼，上苍有眼……小姐，我便是蔡伯喈的结发妻子赵五娘啊！”

此言一出，四周的人均大惊失色。牛小姐先前听她诉说如何侍奉公婆，糟糠自餍祝发买葬，千里寻夫，本来就对她颇有好感。现在听她这么一说，看看她破烂的服饰、憔悴的脸色，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。她一把抱住五娘，两人大哭起来。

哭了好一阵，牛小姐方才止住了哭声，对五娘道：“姐姐，都是妹妹害你受苦。你请上坐，受小妹一拜。”五娘赶忙扶起她，道：“千万不可。这一切，恐怕真是命中注定。你我今日之后，便如亲姐妹一般……”

当下两人相让坐下。五娘又把路途上的遭遇，一一说了。牛小姐一边听，一边叹息。

“小姐，不知……不知蔡郎什么时候回来？”过了一阵，五娘终于问起了这句话。

“啊！姐姐一提，我倒想起一件事。姐姐现在这副打扮，只怕蔡郎见了也未必认你。依小妹之见，你还是先换套衣服吧！”

五娘正色道：“奴家这身衣服，在蔡郎回来之前是绝不更换的。当日我临行时，张太公也曾叮嘱我。说我二人分别之时，两人皆是青春年少，面容姣好。如今奴家饱经风霜，已是人老珠黄。蔡郎若肯认时，我们还可夫妻团圆，若是他不肯认，也只好认命了。”

牛小姐道：“小妹倒有一计。姐姐既是善通文墨，何不到蔡郎书房中写几个字？蔡郎回来见到定然有所表示，我们再相机行事。你看如何？”

五娘想想不错，便到蔡郎书房中。看见自己昨日丢失的画像正摆在书桌上。当下想了一想，便在公公婆婆的画像后面题了一首诗。写毕，与牛小姐到后房叙话去了。

十七、夫妻重见

却说蔡邕自遣李旺到陈留迎取父母、五娘之后，心里总是忐忑不安，替父母担心。上次托人送信回家，至今没有下文，也不知他们是否健在。又担心从洛阳到陈留有千里之遥，父母在路上受不了那风尘劳顿之苦。昨日恰逢弥陀寺中举办佛会，他便携了牛氏，到庙里许愿，祈求菩萨保佑父母并五娘一路平安。今日上朝之时，脑子里尚是昏昏沉沉。皇上见他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，还道他得了病，降旨要他早早回去休息。蔡邕谢了皇恩，自回牛府来了。

进得书房，益觉百无聊赖。想看书，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之中，句句讲的都是忠孝节义，字字刺在蔡邕心里；想弹琴，但五娘手挥琵琶的模样又展现在他面前。偶然想起昨日在寺中拾得的画像，便信手打开，摆在书桌上观赏起来。只觉画中两位老人的眼中有一种异样的光，刺得他胆战心惊。细看时，画上两个老人年纪都在八旬以上，头发蓬乱，脸色焦黄，衣衫褴褛。却不知是何人所作。你道蔡邕何以认不出画中父母？却原来赵五娘嫁过来的头两个月，和蔡邕沉醉在爱河之中，痴痴迷迷，对当时公公婆婆的容貌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。后来日子越来越艰难，蔡公蔡婆身体越来越坏，五娘此时身负家庭重担，和公公婆婆朝夕相处，画上画的正是饥饿痛苦中的公公婆婆，蔡邕哪里认得。顺手翻过背面，只见上面题有一诗，诗曰：

昆山有良玉，郁郁璠玕姿。
嗟彼一点瑕，掩此连城瑜。
人生非孔颜，名节鲜不亏。
拙哉西河守，胡不如皋鱼。
宋弘既以义，王允何其愚。
风木有余恨，连理无旁枝。
寄语青云客，慎勿乖天彝。

蔡邕一边看，一边冒汗，只觉得诗中字字句句，都像皮鞭一样抽打在自己心上。当下又羞又怒，大声吆喝道：“书童哪里去了？快替我去请夫人来。”

不一会，牛小姐来到书房。蔡邕问道：“夫人，刚才有谁进过我的书房？”牛小姐道：“没有啊。我和惜春、姥姥一直在里房做女红，没人来过。”蔡邕道：“定是有人来过，还在这画的背后题了一首诗。”牛小姐道：“说不定诗是原来就有的。”蔡邕肯定地说：“这墨迹尚且未干，定是刚才写的。”牛小姐道：“就算

是刚才写的，也只不过是一首诗，相公何必生这么大的气？”

蔡邕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这诗好大胆，字字句句都是讥刺我的。”牛小姐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可得好好查查。却不知这诗怎么讥讽郎君？”蔡邕叹一口气道：“这诗虽是讥刺我，却也有一定道理。夫人你看：‘昆山有良玉，郁郁璠玕姿；’说的是昆山这地方专产良玉；‘嗟彼一点瑕，掩此连城瑜；’说的是良玉假如有了一点瑕疵，便不贵重了；‘人生非孔颜，名节鲜不亏’；孔子颜回，皆是大圣大贤，德行完美；一般人则总有缺点。这几句分明是在讥讽我节行有亏。”

牛小姐插嘴道：“这话说得也有道理。便如我爹爹这般当朝重臣，也是有缺点的。”

蔡邕道：“夫人，你再往下看。‘拙哉西河守，胡不如皋鱼；’西河守是战国魏文侯时的吴起，母死不奔丧；皋鱼是春秋时人，他周游列国之时，父母在家里死了。待他回来之后，觉得对不起父母，道：‘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在’，便自刎而死。这两句分明是讥我不养父母。‘宋弘既以义，王允何其愚；’宋弘是本朝光武时人，光武帝要把姐姐湖阳公主嫁给他，他说‘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’誓死不从；王允是桓帝时人，司徒袁隗要把侄女嫁给他，他就休了前妻，娶了袁女。这两句立意更是可恶，讥刺我不顾家中发妻，又与小姐成婚。这……这……”

牛小姐道：“郎君，奴家倒有个疑问。你说这守丧的和 not 守丧的，弃妻的和 not 弃妻的，哪一个是孝道？哪一个是正道？”

蔡邕随口答道：“当然那守孝的和 not 弃妻的是正道、孝道。”

牛小姐又道：“假如你那发妻，如今面色焦黄、衣衫破烂，你认她不认？”

蔡邕道：“夫人，今日你是怎么了？怎么尽是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？想我蔡邕饱读诗书，这做人的大节，心里是清清楚楚。假如我那五娘到来，她便是丑陋无比，我也要认她。”

牛小姐见他说得坚决，知道时机已到，转身对门口连击三掌，一个头发蓬乱、面容憔悴的女子便出现在门前。

蔡邕看见牛氏的举动，觉得十分奇怪。及见门边闪出一个妇人，细细看去，正是自己的结发妻子赵五娘。蔡邕的心中一下掀起滔天巨浪。“娘子，你……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？”他一边说一边哭，一把将五娘扯了过来。

“娘子，我那爹娘呢？怎么不见他们？”凝注半晌，蔡邕问出了一句话。

“他们……他们在你身后……”

蔡邕赶忙转身，看见的却是两幅真容。

“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……。”五娘哽咽道。

蔡邕伸出颤抖的手，捧起父母的遗像，脑子里一阵天晕地转，大叫一声，倒在书桌上。

窗外的朔风呼叫，拼命地撕扯着四周树木，不时发出阵阵怪啸。

十八、回家祭拜

转眼又是初春时节。堆积在山上的冰雪刚刚消融，河水仍然凉浸浸的，草儿刚刚冒出米粒大的嫩芽。只有山凹里的农家屋后，梅树领先开出了朵朵小花。

通往陈留的大道上，走来一队人马。为首的是两个院子，骑着马在前头探路。接着是一辆马车，车里坐着赵五娘和牛小姐，车后跟着骑马的蔡邕。然后是一大群仆妇丫环。

像这茫茫大地经过了冬雪寒风的扫荡一样，蔡邕的心也经过了一场风雨的洗礼。磨难锻炼了他，生活教育了他，使他更懂得生活中什么才是最珍贵的，什么才是应当珍惜的。春节一过，他便向皇上请求，允许他回陈留祭拜父母，守三年之孝，尽人子之节。经牛丞相从中调解，终于如愿以偿。当他跨上白马离京之时，千百种感慨便涌上了他的心头。他惦念着蔡家庄的一草一木，他清晰地记得那幢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小阁楼，他仿佛看见小梁河的滚滚春波正在芳草杂花之间欢乐地流淌……啊，人生有了爱情，有了真诚，其他还有什么值得萦怀的呢？

车中，五娘和牛小姐正低声说笑。经过这场人生风雨的洗礼，她们已经变得更加成熟。虽然前面的道路还很长，也许前面仍有艰难和坎坷，她们已有足够的力量去迎接这一切。两人一边说，一边不时回头望望身后那英俊潇洒、英姿勃发的夫婿，脸上布满笑容。

是啊！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；未来的故事，也一定很多很多……。

剧作者小传

高明字则诚，自号菜根道人，浙江瑞安县人，大约生于元大德九年（1305年），死于明初。他是元顺帝至正五年（1345年）的进士，在浙江等地做过官，1348年还曾参加了讨伐方国珍的元军，担任统帅府的都事，后来因与统帅意见不合，辞职退隐，不久又先后被任命为江南行台掾、福建行省都事等职。1356年以后，为避兵乱，隐居在宁波城东的栎社。1368年朱元璋正式称帝，曾召辟他到南京做官，他托辞不就，不久病卒。其著作除《琵琶记》外，还有南戏《闵子骞单衣记》和诗文集《柔克斋集》二十卷，均已散佚。只是在冒吾亭搜辑的《柔克斋诗辑》及其他明代诗文选集中，还有他诗、词、文等五十多篇作品。其中不乏一些慷慨激昂的好诗，如《和赵承旨题岳王墓韵》、《次韵酬高应文》等，但更多的是表现对功名淡泊的隐士思想和情趣。

戏剧原文

第一出 副末开场

【水调歌头】〔副末上〕秋灯明翠幕，夜案览芸编。今来古往，其间故事几多般。少甚佳人才子，也有神仙幽怪，琐碎不堪观。正是不关风化体，纵好也徒然。论传奇，乐人易，动人难。知音君子，这般另作眼儿看。休论插科打诨，也不寻宫数调，只看子孝共妻贤。正是：骅骝方独步，万马敢争先。〔问内科〕且问后房子弟，今日敷演谁家故事？那本传奇？〔内应科〕三不从琵琶记。〔末〕原来是这本传奇。待小子略道几句家门，便见戏文大意。

【沁园春】赵女姿容，蔡邕文业，两月夫妻。奈朝廷黄榜，遍招贤士；高堂严命，强赴春闱。一举鳌头，再婚牛氏，利馆名牵竟不归。饥荒岁，双亲俱丧，此际实堪悲。堪悲赵女支持，剪下香云送舅姑。把麻裙包土，筑成坟墓；琵琶写怨，径往京畿。孝矣伯喈，贤哉牛氏，书馆相逢最惨凄。重庐墓，一夫二妇，旌表门闾。

极富极贵牛丞相。 施仁施义张广才。

有贞有烈赵贞女。 全忠全孝蔡伯喈。

第二出 高堂称寿

【瑞鹤仙】〔生上〕十载亲灯火，论高才绝学，休夸班马。风云太平日，正骅骝欲骋，鱼龙将化。沉吟一和，怎离却双亲膝下？且尽心甘旨，功名富贵，付

之天也。〔鹧鸪天〕宋玉多才未足称，子云识字浪传名。奎光已透三千丈，风力行看九万程。经世手，济时英，玉堂金马岂难登？要将莱彩欢亲意，且戴儒冠尽子情。蔡邕沉酣六籍，贯串百家。自礼乐名物，以及诗赋词章，皆能穷其妙；由阴阳星历，以至声音书数，靡不得其精。抱经济之奇才，当文明之盛世。幼而学，壮而行，虽望青云之万里；入则孝，出则弟，怎离白发之双亲？到不如尽菽水之欢，甘齏盐之分。正是：行孝于己，责报于天。自家新娶妻房，才方两月。却是陈留郡人，赵氏五娘。仪容俊雅，也休夸桃李之姿；德性幽闲，尽可寄蘋蘩之托。正是：夫妻和顺，父母康宁。《诗》中有云：“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。”今喜双亲既寿而康，对此春光，就花下酌杯酒，与双亲称寿，多少是好。昨已嘱付五娘子安排，不免催促则个。娘子，酒席完备了未？请爹妈出来。

【宝鼎现】〔旦内应科。外蔡公，净蔡婆上。外〕小门深巷，春到芳草，人闲清昼。〔净〕人老去星星非故，春又来年年依旧。〔旦赵五娘上〕最喜今朝春酒熟，满目花开如绣。〔合〕愿岁岁年年人在，花下常斟春酒。〔外〕孩儿，你请我两个出来做什么？〔生跪科〕告爹妈得知：人生百岁，光阴几何？幸喜爹妈年满八旬，孩儿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；当此青春光景，闲居无事，聊具一杯蔬酒，与爹妈称庆则个。〔净笑介〕阿老有得吃。〔外〕阿婆，这是子孝双亲乐，家和万事成。

【锦堂月】〔生进酒科。生〕帘幕风柔，庭帟昼永，朝来峭寒轻透。亲在高堂，一喜又还一忧。惟愿取百岁椿萱，长似他三春花柳。〔合〕酌春酒，看取花下高歌，共祝眉寿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辐辏，获配鸾俦。深惭燕尔，持杯自觉娇羞。怕难主蘋蘩，不堪侍奉箕帚。惟愿取偕老夫妻，长侍奉暮年姑舅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外〕还愁，白发蒙头，红英满眼，心惊去年时候。只恐时光，催人去也难留。孩儿，惟愿取黄卷青灯，及早换金章紫绶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净〕还忧，松竹门幽，桑榆暮景，明年知他健否安否？叹兰玉萧条，一朵桂花难茂。媳妇，惟愿取连理芳年，得早遂孙枝荣秀。〔合前〕

【醉翁子】〔生〕回首，叹瞬息乌飞兔走。喜爹妈双全，谢天相佑。〔旦〕不谬，更清淡安闲，乐事如今谁更有。〔合〕相庆处，但酌酒高歌，共祝眉寿。〔外〕孩儿，你今日为我两个庆寿，这便是你的孝心。人生须要忠孝两全，方是个丈夫。我才想将起来，今年是大比之年，昨日郡中有吏来辟召，你可上京取应，倘得脱白挂绿，济世安民，这才是忠孝两全。〔生〕爹妈高年在堂，无人侍奉，孩儿岂敢远离。实难从命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外〕卑陋，论做人要光前耀后。劝我儿青云万里，早当驰骤。〔净〕听剖，真乐在田园，何必区区公与侯。〔合前〕

【侥侥令】〔生、旦〕春花明彩袖，春酒泛金瓯。但愿岁岁年年人长在，父母共夫妻相劝酬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、净〕夫妻好厮守，父母愿长久。坐对两山排闥青来好，看将一

水护田畴，绿绕流。

【十二时】山青水绿还依旧，叹人生青春难又，惟有快活是良谋。

逢时对景且高歌，须信人生能几何？

万两黄金未为贵，一家安乐值钱多。

第三出 牛氏规奴

〔末老院子上〕风送炉香归别院，日移花影上闲庭。昼长人静无他事，惟有莺啼三两声。小子不是别人，却是牛太师府里一个院子。若论俺太师的富贵，真个：只有天在上，更无山与齐；举头红日近，回首白云低。怎见得富贵？他势压中朝，资倾上苑。白日映沙堤，青霜凝画戟。门外车轮流水，城中甲第连天。琼楼酬月十二层，锦障藏春五十里。香散绮罗，写不尽园林景致；影摇珠翠，描不就庭院风光。好耍子的油碧车轻金犊肥，没寻处的流苏帐暖春鸡报。画堂内持觞劝酒，走动的是紫绶金貂；绣屏前品竹弹丝，摆列的是朱唇粉面。玳瑁筵前宝香，真个是朝朝寒食；琉璃影里烧银烛，果然是夜夜元宵。这般样福地洞天，可知有仙姝玉女。休夸富贵的牛太师，且说贤德的小娘子。真个好一位小娘子呵！看他仪容娇媚，一个没包弹的俊脸，似一片美玉无瑕；体态幽闲，半点难勾引的芳心，如几层清水彻底。珠翠丛中长大，倒堪雅淡梳妆；绮罗队里生来，却厌繁华气象。怪听笙歌声韵，惟贪针指工夫。爱此清幽，镇白日何曾离绣阁；笑人游冶，傍青春那肯出香闺。开遍海棠花，也不问夜来多少；飞残杨柳絮，竟不道春去如何。要知他半点贞心，惟有穿琐窗的皓月；能回他一双娇眼，除非翻翠幌的清风。决非慕司马的文君，肯学选伯鸾的德耀。更羨他知书知礼，是一个不趋跄的秀才；若论他有德有行，好一位戴冠儿的君子。多应是相门相种，可惜不做厮儿；少什么王子王孙，争要求为佳配。呀！理会得么？他是玉皇殿前掌书仙，一点尘心谪九天。莫怪兰香熏透骨，霞衣曾惹御炉烟。呀！好怪么！只见府堂中老姥姥和惜春姐两个，笑哈哈舞将出来。我且躲在一边，看他来此做什么。〔净老姥姥，丑惜春上〕

【雁儿落】〔净〕庭院重重，怎不怨苦？要寻个男儿，又无门路。〔丑〕甚年能够和一丈夫，一处里双双雁儿舞。〔相见科。末〕来，我且问你两个，往常间不曾恁的快活，今日如何这般快活？〔丑〕院公，你那得知我吃小姐苦哩！并不许半步胡端，又不要我说男儿那边厢去。咳，苦也！你不要男儿，我须要哩。他也道我和他相似，笑也不许我笑一笑。今日天可怜见，吃我千方百计去说动他，只限我半个时辰去后花园闲耍一遭。你道我如何不快活？〔净〕院公，便是我，也干不合万不合，前生不曾种得福田，爹娘把我送在府堂中做个丫头。到今年纪老了，不曾得一日眉头舒展。今日天可怜见，老相公入朝，我才得偷身来此闲耍一遭。你道我如何不快活？〔末〕元来恁的，可知道你二人快活也。〔净〕院公，你伏侍老相公，却是公的又撞着公的；我与惜春伏侍小姐，却是雌的又撞着雌的。〔末〕呀，老姥姥，你怎的说这话。惜春年纪小，也怪他伤春不得。你年纪这般老大，也说这般伤春的

话，成什么样子！〔净〕□□息！老畜生，倒吃你识破了。却不道秋茄晚结，菊花晚发。我虽然老便老，似京枣，外面皱，里头好。你不闻东村有个李太婆，年纪七八十岁，头光挞挞的，也只要嫁人。人问道婆婆你这的老了，又要去嫁人怎的，那婆婆做四句诗应得好。〔末〕如何说？〔净〕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不去嫁人待何时。下了头髻床上睡，枕头上架两个大擂捶。〔末〕你有些欠尊重。〔丑〕休闲话，今日能够得来此花园游嬉，也不容易。又撞着院公在此，咱每三个何不做个耍子。〔末〕也说得是，还是做什么耍子好？〔净〕院公，和你踢气球耍子。〔末〕不好。〔净〕怎的不好？〔西江月〕〔末〕白打从来逞艺，官场自小驰名。如今年老脚踉跄，圆社无心驰骋。空使绣襦汗湿，漫教罗袜生尘。兀的是少年子弟俏门庭。老姥姥，不似你宝妆行径。〔丑〕院公踢气球不好，便和你斗百草耍子。〔末〕也不好。〔丑〕怎的不好？〔末〕香径里攀残柳眼，雕栏畔折损花容。又无巧艺动王公，枉费工夫何用？惊起娇莺语燕，打开浪蝶狂蜂。若还寻得个并头红，惜春姐，早把你芳心引动。〔净丑〕院公，你道两样都不好，如今打秋千耍子好么？〔末〕这个却好。你听我说：玉体轻流香汗，绣裙荡漾明霞。纤纤玉手彩绳拿，真个堪描堪画。本是北方戎戏，移来上苑豪家。女娘撩乱隔墙花，好似半仙戏耍。〔净丑〕恁地便打秋千，只是没有架子。〔末〕这花园中那里得他？一来老相公不喜；二来小娘子不好。纵有也倒坏了。〔丑〕院公，没奈何我每三个在这里厮轮做个秋千架，一人打，两人抬。〔末〕如此也好，谁人先打。〔净丑〕我两人抬，院公先打起。〔做架科，末〕你两人不要跌了我。〔净丑〕院公你放心，只管上去打。〔末打科〕

【穿地锦裆】〔末〕花红柳绿草芊芊，正值春光艳阳天。和你不来此处打秋千，为人一生也徒然。〔放跌科，末〕你两个跌得我好，如今轮该老姥姥打。〔净〕你两个也不要跌了我。〔末〕老姥姥放心，不妨事，只管打。〔净打科〕

【前腔】〔净〕春光明媚景色鲜，游遍花坞听杜鹃。那更上苑柳如绵，和你不打秋千枉少年。〔放跌科，净〕你两个骗得我好，如今轮该惜春打。〔丑〕你两人也不要跌了我。〔净〕惜春放心，只管打便罢。〔丑打科〕

【前腔】〔丑〕奴是人间快活仙，吃了饱饭爱去眠。莫教小姐来撞见，那时高高吊起打三千。〔放跌科。贴牛氏上〕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仁不仁。是要得好呵！〔末、净走下，丑做不知，云〕你两个骗得我好，如今我打了，又该院公打。〔贴扯丑耳科〕贱人，恁的为人不尊重，只要闲嬉并闲哄。〔丑惊科〕小姐，教人怎不去闲哄，你看那秋千架尚兀自走动哩。〔贴〕贱人，我只教你在此闲玩片时，谁许你如此。〔丑〕小姐，奴家心里忧闷，只得在此消遣则个。〔贴〕贱人，你心中忧闷怎的？〔丑〕小姐，奴家名唤做惜春。见这春去了，便自伤春起来，教人如何不闷？〔贴〕贱人，有甚伤春处？〔丑〕小姐，我早晨里只听疏辣辣寒风吹散了一帘柳絮；晌午间只见浙零零细雨，打坏了满树梨花。一霎时噉几对黄鹂，猛可地叫数声杜宇。奴家见此春去，如何不闷？〔贴〕春光自去，有什么闷来？我和你去习学女工便了。〔丑〕咳，苦也！这般天气，谁不去闲嬉？小姐却教惜春去习女工，兀的不是闷杀惜春么？〔贴〕妇人家谁许你闲嬉？不习女工，有甚勾当？你却学那不出闺门的。〔丑〕小姐，你有盈箱罗绮，满头珠翠，少什么子，却这般自苦？〔贴〕贱人！好怪么？做女工是你本分的事，问有和没有做什么？〔丑〕恁地惜春拜辞小姐去也。〔贴〕你拜辞我那里去？

〔丑〕小姐，我去伏侍别人，与他传消息，随趁也得些快活。〔贴〕咳，贱人伏侍我，我有甚亏了你？〔丑〕小姐，我伏侍着你时节，见男儿也不许我抬头看一看。前日艳阳天气，花红柳绿，猫儿也动心，你也不动一动。如今暮春时候，鸟啼花落，狗儿也伤情，你也不伤一伤。惜春其实难和小姐过活。〔贴〕呀！这贱人，你是颠是狂，说这般话，我就去对老相公说，好生施行你。〔丑跪科〕小姐，可怜见惜春心里闷，因此这般说。〔贴〕贱人！我饶你这遭，你看么？

【祝英台近】〔贴〕绿成阴，红似雨，春事已无有。〔丑〕闻说西郊，车马尚驰骤。〔贴〕怎如柳絮帘栊，梨花庭院。〔合〕好天气清明时候。〔玉楼春〕〔丑〕清明时节单衣试，争奈昼长人静重门闭。〔贴〕我芳心不解乱萦牵，羞睹游丝与飞絮。〔丑〕小姐，我在绣窗欲待拈针指，忽听莺燕双双语。〔贴〕贱人，无情何事管多情？任取春光自来去。〔丑〕小姐，你有什么法儿，教惜春休闷哩？〔贴〕你且听我说：

【祝英台序】〔贴〕把几分春，三月景，分付与东流。〔丑〕小姐，如今鸟啼花落，你须烦恼些么？〔贴〕啼老杜鹃，飞尽红英，端不为春闲愁。〔丑〕你不闲愁，也还去赏玩么？〔贴〕休休，妇人家不出闺门，怎去寻花穿柳？〔丑〕小姐你不去赏玩，只怕消瘦了你。〔贴〕我花貌谁肯因春消瘦？

【前腔换头】〔丑〕春昼，只见燕成双，蝶引队，莺语似求友。〔贴〕呀！贱人，你是人，却说那虫蚁做什么？〔丑〕那更柳外画轮，花底雕鞍，都是少年闲游。〔贴〕这贱人，你是妇人家，说那男儿的事做什么？〔丑〕难守，绣房中清冷无人，我待寻一个佳偶。〔贴〕呀！你倒思量丈夫起来。〔丑〕这般说，我终身休配鸾俦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贴〕惜春，知否？我为何不卷珠帘，独坐爱清幽？〔丑〕清幽，清幽，怎奈人愁！〔贴〕纵有千斛闷怀，百种春愁，难上我的眉头。〔丑〕小姐，只怕你不常恁的。〔贴〕休忧，任他春色年年，我的芳心依旧。〔丑〕只怕风流年少的哄动你。〔贴〕这文君可不担阁了相如琴奏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丑〕今后，方信你彻底澄清，我好没来由。〔贴〕惜春，你怎的不收敛了心？〔丑〕想象暮云，分付东风，情到不堪回首。〔贴〕你怎的不学着我？〔丑〕姐姐听剖：你是蕊宫琼苑神仙，不比尘凡相诱。〔贴〕恁地自随我习女工便了。〔丑〕我谨随侍娘行，拈针挑绣。〔丑〕姐姐，你听那子规却是啼得好哩。

休听枝上子规啼，闷在停针不语时。

窗外日光弹指过，席前花影坐间移。

第四出 蔡公逼试

【一剪梅】〔生上〕浪暖桃香欲化鱼，期逼春闱，诏赴春闱。郡中空有辟贤书，

心恋亲闱，难舍亲闱。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碎。蔡邕本欲甘守清贫，力行孝道。谁知朝廷黄榜招贤，郡中把我名字保申上司去了；一壁厢已有吏来辟召，自家力以亲老为辞。这吏人虽则去，只怕明日又来，我只得力辞便了。正是：人爵不如天爵贵，功名争似孝名高。

【宜春令】虽然读万卷书，论功名非吾意儿。只愁亲老，梦魂不到春闱里。便教我做倒九棘三槐，怎撇得萱花椿树。天那！我这衷肠，一点孝心对谁语？

【前腔】〔末张太公上〕相邻并相依倚，往常间有事，来相报知。〔生〕来的却是张太公呵。〔相见科，末〕秀才，试期逼矣，早办行装前途去。〔生〕公公，我双亲年老，不去。〔末〕呀！秀才，子虽念亲老孤单，亲须望孩儿荣贵。你趁此青春不去，更待何日？〔生〕公公言极有理，争奈父母无人奉侍，如何去得？〔末〕你既不肯去呵，且看老员外和老安人出来如何说；我想起来，也只是教你去的分晓。道犹未了，老员外来也。〔外上〕

【前腔】时光短，雪鬓催，守清贫不图甚的。有儿聪慧，但得他为官，吾心足矣。〔外末相见科。外〕孩儿，天子诏招取贤良，秀才每都求科试。你快赴春闱，急急整着行李。〔末〕老安人也出来了。〔净上〕

【前腔】娘年老，八十余，眼儿昏又聋着两耳。又没个七男八婿，只有一个孩儿，要他供甘旨。方才得六十日夫妻，老贼强逼他争名夺利。天那，细思之，怎不教老娘呕气。〔相见科，净〕孩儿。我不合娶个媳妇与你，方才得两个月，你浑身便瘦了一半。若再过三年，怕不成一个骷髅。〔末〕呀，老安人，你要他夫妻不谐呵。〔外〕孩儿，如今黄榜招贤，试期已逼；郡中既然辟召你，你的学问可知，如何不去赴选？〔生〕告爹爹得知，孩儿非不要去。争奈爹妈年老，家中无人侍奉。〔末〕老员外和老安人，不可不作成秀才去走一遭。〔净〕咳，太公你岂不知道，我家中又没有七子八婿，只有一个孩儿，如何去得？〔外〕呀！你怎说这话，如今去赴选的，家中都有七子八婿么？〔净〕料贼，你如今眼又昏，耳又聋，又走动不得。你教他去后，倘有些个差池，兀教谁来看顾？你真个没饭吃便饿死你，没衣穿便冻死你，你知道么？〔外〕你妇人家理会得什么！孩儿若做得官时，也改换我门闾，如何不教他去？〔生〕爹爹说得自是，只是孩儿难去。

【绣带儿】〔生〕亲年老光阴有几？行孝正当今日。〔末〕秀才此行，必定脱白挂绿。〔生〕终不然为着一领蓝袍，却落后五彩斑衣。思之，此行荣贵虽可拟，怕亲老等不得荣贵。〔外〕孩儿，春闱里纷纷的都是大儒，难道是没爹娘的方去求试？

【前腔换头】〔末〕秀才，你休疑，男儿汉凌云志气，何必苦恁淹滞。秀才，你此回不去呵，可不干费了十载青灯，枉捱过半世黄齏？须知，此行是亲志，你休固拒。秀才，那些个养亲之志。〔净〕我百年事只有此儿，老贼！难道是庭前森森丹桂。

【太师引】〔外〕他意儿我也难提起，这其间就里我自知。〔末〕老员外知他为

着什么？〔外〕他恋着被窝中恩爱，舍不得离海角天涯。〔生〕孩儿岂有此心。〔外〕你是个读书之人，我说一个比方与你听：涂山四日离大禹，你今毕姻已曾两月，直恁的舍不得分离。〔末笑科〕呀！秀才，你敢是如此么？〔生〕太公，卑人怎敢？〔末〕秀才，你贪鸳侣守着凤帏，只怕误了你鹏程鸞荐消息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太公，他意儿只要供甘旨，又何曾贪欢恋妻。自古道曾参纯孝，何曾去应举及第？功名富贵天付与，天若与不求而至。〔生〕娘言是，望爹行听取。〔外〕呀，娘言的是，父言的非呵。你敢是恋新婚，逆亲言么？〔生跪天科〕天那！蔡邕若是恋着新婚，不肯去呵，天须鉴蔡邕不孝的情罪。〔外怒介〕畜生，我教你去赴选，也只是要改换门闾，光显祖宗，你却七推八阻，有许多说话。〔生〕爹爹，孩儿岂敢推阻，争奈爹妈年老，无人侍奉。万一有些差池，一来人道孩儿不孝，撇了爹娘，去取功名；二来人道爹爹所见不达，止有一子，教他远离，孩儿以此不敢从命。〔外〕不从我命，也由你；你且说如何唤做孝？〔净〕老贼，你年纪八十余岁，也不识做孝？披麻带索便唤做孝。〔外〕咦，你晓得什么！〔生〕告爹爹：凡为人子者，冬温夏清，昏定晨省，问其燠寒，搔其痲痒，出入则扶持之，问所欲则敬进之。所以父母在，不远游；出不易方，复不过时。古人的孝，也只是如此。〔外〕孩儿，你说的都是小节，不曾说着大孝。〔净〕老贼，你又不曾死，只管教他做大孝，越出去赴选不得。〔末〕咦，这话有些不祥。〔外〕孩儿，你听我说：夫孝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是以家贫亲老，不为禄仕，所以为不孝。你若是做得官时节，也显得父母好处，兀的不是大孝是什么？〔生〕爹爹说得极是。但孩儿此去，知道做得官否？若还不中时节，既不能够事亲，又不能够事君，却不两下担阁了。〔末〕秀才所见差矣。老汉尝闻古人云：幼而学，壮而行；怀宝迷邦，谓之不仁。孔席不暇暖，墨突不待黔，伊尹负鼎俎于汤，百里奚五羊皮自鬻，也只要顺时行道，济世安民。自古道：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。秀才，你这般才学，如何不去做官？〔净〕太公，你都有好言劝我孩儿去赴选。我有个故事说与你听。〔末〕老汉愿闻。〔净〕在先东村李员外有个孩儿，也读两行书。他爹爹每日闹吵，只是教孩儿去求官，孩儿吃不过爹爹闹吵，去到长安，那里无人抬举。他遂流落去街上乞食，见个平章宰相，他疾忙在地上拜着，叫声抬举他。那宰相道：我与你做个养济院大使，去管你爹娘。这孩儿自思道：做个养济院大使，如何管得自己的父母。比及他回家，不想他父母无人供养，流落在养济院里居住。他父母见孩儿回来，说道我教孩儿去得是，今日我孩儿做个头目，众人也不敢欺负我。你如今劝我孩儿去赴选，千万叫他做个养济院头目回来，众人也不敢欺负我。〔末笑科〕老安人你说这乞丐事，尽教我听了半日。〔外〕孩儿，你趁早收拾行李起程。〔生〕爹爹，孩儿去则不妨，只是爹妈年老，教谁看管。〔末〕秀才不必忧虑。自古道千钱买邻，八百买舍。老汉既忝在邻居，你但放心前去，若是宅上有些小欠缺，老汉自当应承。〔生〕如此，多谢公公！凡事仗托周济。此行若获寸进，决不敢忘恩。卑人没奈何，只得收拾行李便去。

【三学士】〔生〕谢得公公意甚美，凡事仗托扶持。假饶一举登科日，难道是

双亲未老时。只恐锦衣归故里，怕双亲不见儿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萱室椿庭衰老矣，指望你改换门闾。孩儿，你道是无人供养我，若是你做得官来时节呵，三牲五鼎供朝夕，须胜似啜菽并饮水。你若锦衣归故里，我便死呵，一灵儿终是喜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〕托在邻家相依倚，自当效些区区。秀才，你为甚十年窗下无人问？只图个一举成名天下知。你若不锦衣归故里，谁知你读万卷书？

【前腔】〔净〕一旦分离掌上珠，我这老景凭谁？苦，忍将父母饥寒死，博得孩儿名利归。你纵然锦衣归故里，补不得你名行亏。

急办行装赴试闹， 父亲严命怎生违？

一举首登龙虎榜， 十年身到凤凰池。

第五出 南浦嘱别

【谒金门】〔旦上〕春梦断，临镜绿云撩乱。闻道才郎游上苑，又添离别叹。〔生上〕苦被爹行逼遣，脉脉此情何限。〔合〕骨肉一朝成拆散，可怜难舍拚。〔旦〕官人，云情雨意，虽可抛两月之夫妻；雪鬓霜鬟，竟不念八旬之父母。功名之念一起，甘旨之心顿忘，是何道理？〔生〕娘子，膝下远离，岂无眷恋之意？奈堂上力勉，不听剖割之词。咳，教卑人如何是好？〔旦〕官人，我猜着你了：

【忒忒令】〔旦〕你读书思量做状元，我只怕你学疏才浅。〔生〕娘子那见我学疏才浅？〔旦〕官人，只是《孝经》、《曲礼》，你早忘了一段。〔生〕咳，我几曾忘了？〔旦〕却不道夏清与冬温，昏须定，晨须省，亲在游怎远？

【前腔】〔生〕我哭哀哀推辞了万千，〔旦〕那张太公如何？〔生〕他闹吵吵抵死来相劝。〔旦〕官人，你不去时也由你。〔生〕将我深罪，不由人分辩。〔旦〕罪你甚的？〔生〕他道我恋新婚，逆亲言，贪妻爱，不肯去赴选。

【沈醉东风】〔旦〕你爹行见得好偏，只一子不留在身畔。官人，公婆如今在那里？〔生〕在堂上。〔旦〕既在堂上，我和你去说。〔生〕娘子，你怎的又不去了？〔旦〕罢罢罢，我和你去说时节呵，他又道我不贤，要将伊迷恋。苦！这期间教人怎不悲怨？〔合〕为爹泪涟，为娘泪涟，何曾为着夫妻上挂牵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做孩儿节孝怎全，做爹行不从几谏。〔旦〕官人，你为人子的，不当恁的埋冤他。〔生〕非是我要埋冤，只愁他影只形单，我出去有谁看管。〔合〕为爹泪涟，为娘泪涟，何曾为着夫妻上挂牵。〔生〕呀，爹妈来了，娘子你且搵了眼泪。

【腊梅花】〔外、净上〕孩儿出去在今日中，爹爹妈妈来相送。但愿鱼化龙，青

云得路，桂枝高折步蟾宫。〔外〕孩儿，你行李收拾了未？〔生〕行李收拾已了。〔外〕收拾既了，如何不去？〔净〕老贼，他若出去了，家中别无第二人，止有一个媳妇，如何不分付几句。〔生〕孩儿没别事，只待张太公来，把爹妈拜托与他，教他早晚应承，孩儿庶可放心前去。〔旦〕呀，张太公早来。〔末上〕仗剑对樽酒，耻为游子颜；所志在功名，离别何足叹。〔生〕太公，卑人如今出去，家中并无亲人。爹妈年老，只有一个媳妇，却是女流，凡事全赖公公相与扶持；家中倘有些小欠缺，亦望公公周济。昨日已蒙亲许，今日特此拜恳。卑人倘有寸进，自当效结草衔环之报，决不敢忘恩。〔末〕秀才，受人之托，必当终人之事。况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昨日已许秀才，去后决不相误。〔生〕如此，多谢公公。〔外〕孩儿，既蒙张太公金诺，必不食言，你可放心早去。〔生〕孩儿就此拜辞爹妈便去。

【园林好】〔生〕儿今去，爹妈休得要意悬。儿今去今年便还，但愿得双亲康健。〔合〕须有日拜堂前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我孩儿不须挂牵，爹只望孩儿贵显。若得你名登高选，〔合〕须早把信音传。

【江儿水】〔净〕膝下娇儿去，堂前老母单，临行密密缝针线。眼巴巴望着关山远，冷清清倚定门儿盼，〔生〕母亲，且自宽怀消遣。〔净〕教我如何消遣？〔合〕要解愁烦，须是频寄音书回转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妾的衷肠事，有万千。〔生〕娘子，你有什么事，当说与我知道。〔旦〕说来又恐添萦绊。〔生〕娘子，有甚萦绊？〔旦〕六十日夫妻恩情断，八十岁父母教谁看管。〔生〕娘子你这般说，莫不怨着我么？〔旦〕教我如何不怨！〔合前〕

【五供养】〔末〕贫穷老汉，托在邻家，事体相关。秀才，此行虽勉强，不必恁留连。〔生〕卑人去后，只虑父母独自在堂，难度岁月。〔末〕秀才放心，你爹娘早晚间吾当陪伴。〔生悲介，末〕丈夫非无泪，不洒别离间。〔合〕骨肉分离，寸肠割断。〔生跪告介〕

【前腔】公公可怜，俺爹娘望你周全。〔末扶起介，生〕此身还贵显，自当效衔环。〔旦挽生，背唱〕有孩儿也枉然，你爹娘倒教别人看管。此际情何限，偷把泪珠弹。〔合前〕

【玉交枝】〔外〕别离休叹，我心中非不痛酸。孩儿，非爹苦要轻拆散，也只是图你荣显。〔净〕孩儿，蟾宫桂枝须早攀，北堂萱草时光短。〔合〕又未知何日再圆？又未知何日再圆？

【前腔】〔生〕双亲衰倦，娘子，你扶持看他老年。饥时劝他加餐饭，寒时频与衣穿。〔旦〕官人，我做媳妇事舅姑，不待你言。你做孩儿离父母，何日返？〔合前〕

【川拨棹】〔外〕孩儿，归休晚，莫教人凝望眼。〔生〕但有日回到家园，怕回来双亲老年。〔合〕怎教人心放宽？不由人不珠泪涟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官人，我的埋冤怎尽言？〔生〕你埋冤我如何？〔旦〕我的一身难上难。〔生〕娘子，你宁可将我来埋冤，莫将我爹娘冷眼看。〔合前〕

【余文】〔合〕生离远别何足叹，但愿得你名登高选，衣锦还乡，教人作话传。

此行勉强赴春闹，专望明年衣锦归。

世上万般哀苦事，无过远别共生离。

〔外、净、末下。旦〕官人，你如何割舍得便去了？〔生〕咳，卑人如何舍得？

【尾犯引】〔旦〕懊恨别离轻，悲岂断弦，愁非分镜。只虑高堂，风烛不定。

〔生〕肠已断，欲离未忍，泪难收，无言自零。〔合〕空留恋，天涯海角，只在须臾顷。

【尾犯序】〔旦〕无限别离情，两月夫妻，一旦孤另。官人，你此去经年，望迢迢玉京思省。〔生〕娘子，莫不是虑着山遥水远么？〔旦〕奴不虑山遥水远。〔生〕莫不是虑着衾寒枕冷么？〔旦〕奴不虑衾寒枕冷；奴只虑公婆没主一旦冷清清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生〕我何曾想着那功名？〔旦〕官人，你不想着功名，如今又去怎的？

〔生〕欲尽子情，难拒亲命。娘子，年老爹娘，望伊家看承。毕竟，你休怨朝云暮雨，且为我冬温夏清。思量起，如何教我割舍得眼睁睁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官人，你襦衣才换青，快着归鞭，早办回程。十里红楼，休恋着娉婷。叮咛，不念我芙蓉帐冷，也思亲桑榆暮景。咳，我频嘱付，知他记否？空自语惺惺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娘子，你宽心须待等，我肯恋花柳，甘为萍梗？只怕万里关山，那更音信难凭。须听，我没奈何分情破爱，谁下得亏心短行？从今后，相思两处，一样泪盈盈。〔旦〕官人此去，千万早早回程。〔生〕卑人有父母在堂，岂敢久恋他乡？〔旦〕须是早寄个音信回来。〔生〕音信不妨，只怕关山阻隔。〔拜别介〕

【鹧鸪天】〔生〕万里关山万里愁。〔旦〕一般心事一般忧。〔生〕桑榆暮景应难保，客馆风光怎久留？〔生下。旦〕他那里，谩凝眸，正是马行十步九回头。归家只恐伤亲意，阁泪汪汪不敢流。

才斟别酒泪先流，郎上孤舟妾倚楼。

片帆渐远皆回首，一种相思两处愁。

第六出 丞相教女

〔末院子上〕珠幌斜连云母帐，玉钩半卷水晶帘。轻烟袅袅归香阁，月影腾腾转画檐。小子不是别人，是牛太师府中一个院子。这几日老相公久留省中，未曾回府，府里几个使女每，

镇日在后花园闲耍；今日知道老相公回来，都不见了。小子不免洒扫书馆，伺候老相公回来。呀，好怪么！只见一个婆子走入来做什么？〔净媒婆上〕

【字字双】我做媒婆甚妖娆，谈笑。说开说合口如刀，波俏。合婚问卜若都好，有钞。只怕假做庚贴被人告，吃拷。〔末〕你来这里做什么？〔净〕老媳妇特来与张尚书的舍人做媒。〔末〕咳，我这小娘子的媒怕难做。〔净〕如何难做？〔末〕老相公不肯轻许。〔净〕院公，我这头亲事你老相公必然许我。〔末〕呀，且慢着，又有一个婆子来了。〔丑媒婆上〕

【前腔】我做媒婆甚艰辛，寻趁。有个新郎要求亲，最紧。咱每只得便忙奔，讨信。〔净〕你这老乞婆来这里怎的？〔丑〕真个是路上更有早行人，心闷。〔末〕你这婆子也来这里做什么？〔丑〕告勾管哥得知，老媳妇特来与枢密的舍人求亲。〔末〕我方才正对那婆子说了，这媒怕难做。〔丑〕如何难做？〔末〕我老相公要拣择得仔细。〔丑〕院公你休管，我说这桩亲事，必定成也。〔净〕呀，我是张媒婆，几年在府前住，今日这媒，倒吃你老乞婆做去了。〔丑〕呀，老乞婆，偏你会做媒？但是门当户对的便好了。终不然你在府前住，定要你做媒，你与乞儿做媒，也嫁了他？〔末〕你休闹！老相公回来了，你每且躲开一边立地。〔外牛太师上〕

【齐天乐】凤凰池上归来，环珮袞袖，御香犹在。饁戟门前，平沙堤上，何事车填马隘？星霜鬓改，怕玉铉无功，赤舄非材。回首庭前，凄凉丹桂好伤怀。下官这几日久留省府，不曾回家。左右，方才什么人，在我厅前喧闹。〔末〕有事不敢不报，无事不敢乱传。适间有两个婆子来老相公处求亲。〔外〕着他进来，你这两个婆子做什么？〔净〕奴家是张尚书府里差来求亲。〔丑〕奴家是李枢密府里差来做媒。〔外〕不拣什么人家，但是有才学，做得天下状元的，方可嫁他。若是其余，不许问亲。〔净〕告相公得知，我的新郎，术人算他命，道他今年定做状元。〔丑〕告相公得知，他的新郎命不好，只有奴家这个新郎，人算他命，今科必定得中状元。〔净丑相打介。外〕呀，这两个婆子到我跟前无礼。左右，不拣有什么庚帖，都与我扯破；把那两个吊起，各打十八。〔末扯打介。外〕急把媒婆打离厅。〔末〕除非状元方可问姻亲。〔净〕甘吃打十七八下黄荆杖。〔丑〕那些个成与不成吃百瓶。〔末、净、丑下。外〕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趲少年。自家没了夫人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如今不觉长成，未曾问亲。只一件，我的女孩儿性格温柔，是事实会，若将他嫁个膏粱子弟，怕坏了他；只将他嫁个读书君子，成就他做个贤妇，多少是好。我这几日不在家，适听得那使唤的，每日都在后花园中闲耍，这是我的女孩儿不拘束他。古人云：“欲治其国，先齐其家。”不免唤出女孩儿和老姥姥、惜春过来，好生训诲他一番。〔贴带净丑上〕

【花心动】幽阁深沉，问佳人：为何懒添眉黛？绣线日长，图史春闲，谁解屡傍妆台？绛罗深护奇葩小，不许蜂迷蝶猜。〔净丑〕笑琐窗，多少玉人无赖。〔外〕孩儿，妇人之德，不出闺门。你如今长成了，方才有媒婆来与你议亲，今日是我的孩儿，异日做他人的媳妇。我这几日不在家，你却放老姥姥、惜春每都到后花园中闲耍，不习女工，是何道理？我想起来，都是你不拘束他。倘或做出歹事来，可不把你名儿污了？

〔贴〕谢得爹爹教道，孩儿从今自拘束他。〔外怒介〕老姥姥你年纪大矣，你做管家婆，倒哄着女使每闲耍，是何所为！〔净〕不干老身事，都是惜春小丫头。〔丑〕不干惜春事，都是老姥姥。〔外〕这两个贱人尚自相推，都拿下打。〔贴跪禀介〕爹爹息怒。〔外〕你且起来。

【惜奴娇】孩儿，你杏脸桃腮，当有松筠节操，蕙兰襟怀。闺中言语，不出阊闾之外。老姥姥，不教我孩儿伊之罪。惜春，这风情今休再。〔合〕记再来，但把不出闺门的语言相戒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贴〕堪哀，萱室先摧。叹妇仪姆教，未曾谳解。蒙爹严训，从今怎敢不改！老姥姥，早晚望伊家将奴诲。惜春，改前非休违背。〔合前〕

【黑麻序】〔净〕看待，父母心，婚姻事须要早谐。劝相公，早毕儿女之债。〔外〕休呆，如何女子前，胡将口乱开。〔合〕记今来，但把不出闺门的语言相戒。

【前腔】〔丑〕轻浼，我受寂寞担烦恼，教我怎捱？细思之，怎不教人珠泪盈腮？〔贴〕宁耐，温衣并美食，何须苦挂怀？〔合前〕

妇人不可出闺门， 多谢严君教育恩。

休道成人不自在， 须知自在不成人。

第七出 才俊登程

【满庭芳】〔生、末、净、丑上。生〕飞絮沾衣，残花随马，轻寒轻暖芳辰。江山风物，偏动别离人。回首高堂渐远，叹当时恩爱轻分。伤情处，数声杜宇，客泪满衣襟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末〕萋萋芳草色，故园人望，目断王孙。谩憔悴邮亭，谁与温存？〔净丑〕闻道洛阳近也，还又隔几座城闾。〔合〕浇愁闷，解鞍沽酒，同醉杏花村。〔浣溪沙〕〔生〕千里莺啼绿映红，〔丑〕水村山郭酒旗风，〔净〕行人如在画图中。〔末〕不暖不寒天气好，或来或往旅人逢，〔合〕此时谁不叹西东。〔相见介。净〕动问老兄尊姓？〔生〕小子姓蔡。〔净〕贵表？〔生〕伯喈。〔丑〕动问老兄尊姓？〔末〕小子姓李。〔丑〕贵表？〔末〕群玉。〔生〕动问老兄尊姓？〔净〕小子姓落。〔生〕贵表？〔净〕得嬉。〔末〕动问老兄尊姓？〔丑〕小子姓常。〔末〕贵表？〔丑〕白将。〔净〕久闻列位高名，今日幸会，都是往长安赴选。〔笑介〕年兄年弟，休得抛撇。既然如此，且在此歇息片时，讲些学识，说些志气何如？〔众〕正合愚意。〔丑〕敢问蔡兄，学识如何？〔生〕小子坐则读，行则吟，穷年屹屹苦搜寻。文章惊世无敌手，尽是当年惜寸阴。〔丑〕有意思，有意思。〔净〕敢问李兄，学识如何？〔末〕小子不将穷达付前缘，常把勤劳契上天。人事尽时天理见，才高岂得困林泉？〔净〕自然，自然。〔生〕敢问落兄，学识如何？〔净〕小子读书费力，每在萤窗讲习。常念青春不再，那更白日可惜。熟读孝经曲礼，博览诗书周易。春秋诸子百家，

篇篇义理铤绎。前日行到学中，夫子潜自叫屈。〔末〕呀，圣人如何叫屈？〔净〕道是可惜这个秀才，眼中一字不识。〔末〕你却是一场春梦。〔生〕敢问常兄，学识如何？〔丑〕小子言不妄发，写字极有方法。先将好墨磨浓，次把纯毫蘸着。推开净几明窗，展舒锦笺绣札。不问真草隶篆，写出都是法帖。大字粗如庭柱，小字细似头发。王羲之拜我为师，欧阳询见我唬杀。〔笑介〕早间写个八字，忘了一撇一捺。〔末〕又道是一笔走龙蛇。〔净〕闲话休讲。如今天色将晚，不免起程，趱行几步。

【八声甘州歌】〔生〕衷肠闷损，叹路途千里，日日思亲。青梅如豆，难寄陇头音信。高堂已添双鬓雪，客路空瞻一片云。〔合〕途中味，客里身，争如流水蘸柴门？休回音，欲断魂，数声啼鸟不堪闻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〕风光正暮春，便纵然劳役，何必愁闷？绿阴红雨，征袍上染惹芳尘。云梯月殿图贵显，水宿风餐莫厌贫。〔合〕乘桃浪，跃锦鳞，一声雷动过龙门。荣归去，绿绶新，休教妻嫂笑苏秦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谁家近水滨，见画桥烟柳，朱门隐隐。秋千影里，墙头上露出红粉。他无情笑语声渐杳，却不道恼杀多情墙外人。〔合〕思乡远，愁路贫，肯如十度谒侯门？行看取，朝紫宸，凤池鳌禁听丝纶。

【前腔】〔丑〕遥瞻雾霭纷，想洛阳宫阙，行行将近。途程劳倦，欲待共饮芳樽。垂杨瘦马莫暂停，只见古树昏鸦栖渐尽。〔合〕天将暝，日已曛，一声残角断樵门。寻宿处，行步紧，前村灯火已黄昏。

【余文】向人家，忙投奔，解鞍沽酒共论文；今夜雨打梨花深闭门。

江山风物自伤情， 南北东西为利名。

路上有花并有酒， 一程分作两程行。

第八出 文场选士

〔末上〕礼闱新榜动长安，九陌人人走马看。一日声名遍天下，满城桃李属春官。自家不是别人，却是礼部一个祗候的便是。今岁乃大比之年，朝廷委命试官，已在贡院之内；各省中式举人，俱列棘闱之前。如今试官将次升堂，小人只得在此听候。正是：一封才下兴贤诏，四海都无遗弃才。道犹未了，试官大人早到。〔净试官上〕

【生查子】承恩拜试官，声价重丘山。左右，那来科举的，只问有文才，何必拘乡贯？〔末〕那有文才的，如何发落他？〔净〕取他居上第，做个清要官。〔末〕那没文才的，如何发落他？〔净〕纵有父兄势，也教空手还。〔末〕好公道老爷。〔净〕左右，今年却是大比之年，我为国荐贤，但是各省府县赴试的秀才，都唤入来。〔末〕领钧旨。〔生上〕

【赏宫花】槐花正黄，赴科场举子忙。太学拉朋友，一齐整行装。〔合〕五百英雄都在此，不知谁做状元郎？

【前腔】〔丑上〕天地玄黄，略记得三两行。才学无些子，只是赌命强。〔合前〕〔末叫开门。生〕贡院门已开，列位尊兄依次而进。〔净〕左右，这些秀才，每人给与卷子一本，蜡烛一条，各分东西廊下，伺候题目。〔末〕领钧旨。〔相见介净〕你每众秀才听着：朝廷制度，开科取士，须有定期。立意命题，任从时好。下官是个风流试官，不比往年的试官，往年第一场考文；第二场考论；第三场考策。我今年第一场做对；第二场猜谜；第三场唱曲。若是做得对好，猜得谜着，唱得曲好，就取他头名状元。插金花，饮御酒，游街儿耍子；若是对得不好，猜得不着，唱得不好，就将他黑墨搽脸，乱棒打出去。〔生丑〕学生领命。〔净〕东廊下秀才蔡邕过来领题。〔生〕有。〔净〕我出天文门一个对与你对。〔生〕愿闻。〔净〕星飞天放弹。〔生〕日出海抛球。〔净〕妙哉，妙哉，且站一边。西廊下秀才落得嬉过来领题。〔丑〕快些。〔净〕毛诗三百首。〔丑〕还有十一篇。〔净〕不好，不好，且站一边。蔡邕过来，我出天下八个省名的谜儿与你猜。〔生〕愿闻。〔净〕一声霹雳震天开，两个肩头不得闲。去买纸来作裱褙，欠人钱债未曾还。〔生〕第一句是京东京西，第二句是江东江西，第三句是湖东湖西，第四句是浙东浙西。〔净〕妙哉，妙哉。且站一边，落得嬉过来，我出山上四样树名的谜儿与你猜。〔丑〕快些。〔净〕雨中妆点望中黄，独立深山分外长。庙廊之材应见取，家家织就绮罗裳。〔丑〕第一句是柏树，第二句是槐树，第三句是枫树，第四句是柳树。〔净〕不是，不是，且站一边。蔡邕过来，我唱一只曲儿，你末后凑一句，要押得韵着。〔生〕愿闻高音。

【北江儿水】〔净〕长安富贵真罕有，食味皆山兽，熊掌紫驼峰，四座馨香透。你押下韵。〔生〕奉与试官来下酒。〔净笑介〕妙哉，妙哉，三场都好。这是个真秀才，且在东廊下伺候。落得嬉过来，我再唱一只曲儿，你末后也凑一句，要押得韵着。〔丑〕快唱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看你腹中何所有，一袋腌臢臭。若还放出来，见者都奔走。你押下韵。〔丑〕把与试官来下酒。〔净〕不济，不济。将他黑墨搽脸，乱棒打出去。〔丑〕不须打，正是薄命刘生终下第，厚颜季子且回家。〔下，净〕蔡秀才，今科中式举人虽多，只有你才学高迈，文字老成，俺就复奏圣上，将你取为第一甲头名状元，冠带游街赴宴。左右，取冠带过来。〔末取上〕正是袍笏赐进士，铁钺赠将军。〔净〕蔡状元换了冠带，今就随我入朝谢恩。〔换冠带介〕

【懒画眉】〔生〕君恩喜见上头时，今日方显男儿志。布袍脱下换罗衣，腰间横系黄金带，骏马雕鞍真是美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状元，你读书万卷非容易，喜得登科擢上第。功名分定岂误期，那更三千礼乐无敌手，五百英雄尽让伊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〕人生当用显门间，荫子封妻荣自己。马前喝道状元归，雁塔挥毫题姓字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

一举鳌头独占魁， 谁知平地一声雷。

明朝跨马春风里， 尽是皇都得意回。

第九出 临妆感叹

【破齐阵引】〔旦上〕翠减祥鸾罗幌，香销宝鸭金炉。楚馆云闲，秦楼月冷，动是离人愁思。目断天涯云山远，亲在高堂雪鬓疏，缘何书也无？〔古风〕明明匣中镜，盈盈晓来妆。忆昔事君子，鸡鸣下君床。临镜理笄总，随君问高堂。一旦远别离，镜匣掩青光。流尘暗绮疏，青苔生洞房。零落金钗钿，惨淡罗衣裳。伤哉憔悴容，无复蕙兰芳。有怀凄以楚，有路阻且长。妾身岂叹此，所忧在姑娘。念彼猿猱远，眷此桑榆光。愿言尽妇道，游子不可忘。勿弹绿绮琴，弦绝令人伤。勿听白头吟，哀音断人肠。人事多错迁，羞彼双鸳鸯。奴家自嫁与蔡伯喈，才方两月。指望与他同事双亲，偕老百年。谁知公公严命，强他赴选。自从去后，竟无消息。把公婆抛撇在家，教奴家独自应承。奴家一来要成丈夫之名，二来要尽为妇之道，尽心竭力，朝夕奉养。正是：天涯海角有穷时，只有此情无处。

【风云会四朝元】春闹催赴，同心带绾初。叹阳关声断，送别南浦。早已成间阻。谩罗襟泪渍，谩罗襟泪渍，和那宝瑟尘埋，锦被羞铺。寂寞琼窗，萧条朱户，空把流年度。嗟，瞑子里自寻思，妾意君情，一旦如朝露。君行万里途，妾心万般苦。君还念妾，迢迢远远也须回顾。

【前腔】朱颜非故，绿云懒去梳。奈画眉人远，傅粉郎去，镜鸾羞自舞。把归期暗数，把归期暗数，只见雁杳鱼沈，凤只鸾孤。绿遍汀洲，又生芳杜，空自思前事。嗟，日近帝王都，芳草斜阳，教我望断长安路。君身岂荡子，妾非荡子妇。其间就里，千千万万有谁堪诉？

【前腔】轻移莲步，堂前问舅姑。怕食缺须进，衣绽须补，要行时须与扶。奈西山暮景，奈西山暮景，教我倩着谁人，传语我的儿夫。你身上青云，只怕亲归黄土，我临别也曾多嘱咐。嗟，那些个意孜孜，只怕十里红楼，贪恋着他人豪富。丈夫，你虽然是忘了奴，也须念父母。苦，无人说与，这凄凄冷冷怎生辜负？

【前腔】文场选士，纷纷都是才俊徒。少什么镜分鸾凤，都要榜登龙虎，偏是他将奴误。也不索气蛊，也不索气蛊，既受托了蘋蘩，有甚推辞？索性做个孝妇贤妻，也落得名标青史，今日呵，不枉受了些闲凄楚。嗟，俺这里自支吾，休得污了他的名儿，左右与他相回护。丈夫，你便做腰金衣紫，须记得荆钗与裙布。苦，一场愁绪，堆堆积积宋玉难赋。

回首高堂日已斜， 游人何事在天涯？
红颜胜人多薄命， 莫怨春风当自嗟。

第十出 杏园春宴

〔末首领官上〕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。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自家不是别人，却是河南府一个首领官。往年状元及第，赴宴游街，但是鞍马、酒席供设、祇应等件，都是府尹提调。今年蔡伯喈做状元，循例赴宴，府尹却委着当职提调。昨日已分付太仆寺掌鞍马的令史，并洛阳县管排设的驿丞，专听俺这里鸣鼓三声，都要到此聚会听点。〔搥鼓介〕掌鞍马的在那里？〔丑令史上〕有问即对，无问不答。相公有何钧旨？〔末〕鞍马备办了未曾？〔丑〕告相公得知，俺这里在先有一万匹好马。〔末〕怎见得好马？〔丑〕但见耳批双竹，鬃散五花。展开凤臆龙髻，昂起豹头虎额。响笃笃翠蹄削玉，点滴滴赤汗流珠。隅目青荧夹镜悬，肉鬃碾碾连钱动。一跃时尾捎云汉，横蓦过玄圃崆峒；一霎时走遍神州，直赶上流星掣电。九方皋管教他称赏，千金价不枉了追求。〔末〕有甚颜色的？〔丑〕布汗、论圣、虎刺、合里、乌赭、哑儿爷、屈良、苏卢、枣骝、栗色、燕色、兔黄、真白、玉面、银鬃、绣膊、青花。正是五花散作云满身，万里方看汗流血。〔末〕有什么好名儿？〔丑〕飞龙、赤兔、驪裹、骅骝、紫燕、罽骝、啮膝、逾晖、骐驎、山子、白羲、绝尘、浮云、赤电、绝群、逸骠、驪骝、龙子、麟驹、腾霜骢、皎雪骢、凝露骢、照影骢、悬光骢、决波驹、飞霞骠、发电赤、流金弧、翔麟紫、奔虹赤、照夜白、一丈乌、九花虬、望云骅、忽雷驳、卷毛騊、狮子花、玉逍遥、红叱拨、紫叱拨、金叱拨。正是：青海月氏生下，大宛越朕将来。〔末〕有什么好厩？〔丑〕飞龙、祥麟、吉良、龙媒、驹駉、馱馱、鹇鸾、出群、天花、凤苑、奔星、内驹、左飞、右飞、左坊、右坊、东南内、西南内。正是：尽印三花飞凤字，中藏万匹好龙媒。〔末〕却怎的打扮？〔丑〕锦鞞灿烂披云，银镫荧煌曜日，香罗帕深覆金鞍，紫游缰牵动玉勒。玛瑙妆就辔头，珊瑚做成鞍子。正是：红缨紫鞞珊瑚鞭，玉鞍锦笼黄金勒。〔末〕如今选多少在这里？〔丑〕告相公：如今无了。〔末〕如何无了？〔丑〕元有一万匹马，却有一千三百个漏蹄，二千七百个抹靛，三千八百个熟痢，二千二百个慈眼。那更鞍桥又破损，坐褥又倾欹。抽辔尽是麻绳，鞭子无非荆杖。饿老鸱全然拉塔，雁翅板一发雕零。鞍辔既不周全，牵鞞何曾完备，此般物件，其实不中。〔末〕休胡说？若还不完备时节，我禀过府尹大人，好生打你。〔丑〕相公可怜见，容小人一壁厢自理会。〔末〕鞍马若完备时节，可牵在午门外厢，等候状元谢恩出来乘坐。〔丑〕理会得，只教他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遍长安花。〔下末〕管排设的在那里？〔净驿丞上〕厅上一呼，阶下百诺。相公有何钧旨？〔末〕排设完备了未曾？〔净〕告相公，俺拣上等排设俟候点视。〔末〕怎见得上等排设？〔净〕但见珠帘高卷，绣幕低垂。珊瑚席逼得精神，玳瑁筵安排得奇巧。金炉内慢腾腾烧瑞璫，玉瓶中娇滴滴插奇花。四围环绕画屏山，满座重铺锦褥子。金盘犀箸光错落，掩映龙凤珍羞；银海琼舟影荡摇，翻动葡萄玉液。洒扫得干干净净，并无半点尘埃；铺陈得整整齐齐，另是一般气象。正是：移将金谷繁华景，妆点琼林锦绣仙。〔末〕安排既齐整，你每且退去，待等状元游街了赴宴。〔净〕领钧旨。正是：琼林胜处风光好，别是人间一洞天。〔下。众〕远远望见一簇人马闹吵，

想是状元来了。〔末下，生净丑骑马上〕

【窳地锦裆】嫦娥剪就绿云衣，折得蟾宫第一枝。宫花斜插帽檐低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

【哭岐婆】洛阳富贵，花如锦绮。红楼数里，无非娇媚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天街赏遍方归去。〔生净先下〕〔丑坠马介〕救命救命！爹爹、奶奶、伯伯、叔叔、哥哥、嫂嫂、孩儿媳妇，都来救命。〔末骑马上〕

【水底鱼儿】朝省尚书，昨日蒙圣旨：道状元及第，教咱去陪宴席。〔丑叫〕踏坏了人了！〔末〕越着鞭越退，遣人心下疑。〔丑〕救命！救命！〔末〕转头回望，叫我的还是谁？汉子你是谁？〔丑〕我是坠马的状元。〔末扶介〕快起来。〔丑〕尊官是谁？〔末〕我是中书省陪宴官，不知足下为甚坠马？

【北叨叨令】〔丑〕闹吵吵街市上游人乱，〔末〕你马惊了呵？〔丑〕恶头口抵死要回身转。〔末〕怎的不牵过一边？〔丑〕我战兢兢只怕缰绳断，〔末〕为甚不打他？〔丑〕怯书生早已神魂散。〔末〕你不害事么？〔丑呻吟介〕险些跌折了腿也么哥，险些春破了头也么哥，我好似小秦王三跳涧。〔末〕这马如今那里去了？〔丑〕问他那里去了。伤人乎？不问马。〔末〕咳，你兀自文绉绉的。我且就这里人家借一个马与你骑。〔丑〕休静办，若借马与我骑，便索死。〔末〕呀，怎的便死？〔丑〕你不闻孔夫子说道：有马者，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！〔夫〕一口胡柴。呀，远远望见一簇人马来，有马就借一匹与你骑。〔丑〕不须得，不须得。〔生净骑马上〕

【窳地锦裆】荷衣新染御香归，引领群仙下翠微。杏园惟有后题诗，此是男儿得志时。〔丑〕状元，你每列位骑马游街，且是好。只不要似我骑马，春破了头，跌折了脚。〔生〕足下原来坠马呵。〔丑〕可知哩。〔末〕不是下官搭救时节，险些送了一条性命。〔净〕如此更赖足下之力。〔生〕请整顿同行。〔丑〕你们三位自去赴宴，我到太平坊下李郎中家去便来。〔众〕你去做什么？〔丑〕我去医搦扑伤损疮。〔众〕休要推故，我去借一个马与你骑了同去。〔丑〕小子告退，你三位自去。〔末〕朝廷事例，如何不去赴宴？〔丑〕赴宴也好，只是骑马不得。这等你三位骑马前去，我随后提着胡床来。〔末〕成什么模样？〔丑〕这个不妨，却有两说：路上人问你，便说道是使唤的伴当；若是筵席之中，却说是打伴当的人。〔末〕好穷对副。

【哭岐婆】〔众〕玉鞭袅袅，如龙骄骑。黄旗影里，笙歌鼎沸。如今端的是男儿，行看锦衣归故里。〔末〕这里便是杏园，请列位驻马。〔丑〕左右，马都牵到僻处去，倘或人道四位官员，如何有三个马，不象模样。〔末〕好高见识。如今请列位照依年例，留下佳作。〔净〕蔡兄先请。〔生〕五百名中第一仙，花如罗绮柳如烟。绿袍乍着君恩重，黄榜初开御墨鲜。礼乐三千传紫禁，风云九万上青天。时人谩说登科早，未许嫦娥爱少年。〔净〕妙，妙！紫金阙无极无上圣。〔末〕这里不是玉皇阁，休要诵他的宝号。如今却轮当足下。〔净〕我也有四句：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。〔末〕且住，使不得，这是古诗。〔净〕呀，我前日三场，也都是别人的文章，尚自中了。如何一首别人的诗，倒使不得起来？〔末〕休

道是七步成章。〔净〕咳，你道我真个不会作诗呵，我且将就做一首与列位看看：赴选何曾入棘闱，此身未拟着荷衣。三场尽是倩人做，一字全然匪我为。自笑持杯饕恋酒，却愁把笔怎题诗。有人问我求佳作，〔众〕如何答他？〔净〕问我先生便得知。〔末〕又道是当仁不让于师。〔丑〕仓官不识串字，中中。〔末〕且休夸口，如今又轮当足下。〔丑〕有有，列位做律诗，都把那赴试的事为题，恐是熟套。小子如今另立一题。〔末〕你把什么为题？〔丑〕便把小子方才坠马为题，胡做古风一篇，以纪其事如何？〔众〕尤妙，尤妙。〔丑〕君不见去年骑马张状元，跌了左腿不相联？又不见前年跨马李试官，跌了窟臀没半边？世上三般拚命事，行船走马打秋千。小子今年大拚命，也来随趁跨金鞍。跨金鞍，灾怎躲？巨耐畜生侮弄我。大叫三声不肯行，连擗两擗不是耍。便把缰绳紧紧拿，纵有长鞭怎敢打？须臾之间掉下来，一似狂风吹片瓦。昨日行过枢密院，三个军人来唱喏。小子慌忙走将归，〔末〕却如何？〔丑〕怕他请我教战马。〔末〕又说梦话。诸公请依位而坐，左右看酒。〔杂承直上〕色动玉壶无表里，光摇金盏有精神。告相公，酒在此。〔众把酒介〕

【五供养】〔末〕文章过晁董，对丹墀已膺天宠。〔合〕赴琼林新宴，颤宫花缓引黄金鞞。

【前腔】〔净丑〕九重天上声名重，紫泥封已传丹凤。〔合〕便催归玉简侍宸旒，他日归来金莲送。

【山花子】〔末〕玳筵开处游人拥，争看五百名英雄。〔生〕喜鳌头一战有功，荷君恩奏捷词锋。〔合〕太平时车书已同，干戈尽戢文教崇，人间此时鱼化龙。留取琼林，胜景无穷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三千礼乐如泉涌，一笔扫万丈长虹。〔丑〕看奎光飞躔紫宫，光耀万玉班中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换头】〔生〕青云路通，一举能高中，三千水击飞冲。〔净〕又何必扶桑挂弓？也强如剑倚崆峒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换头】〔丑〕恩深九重，丝络八珍送，无非翠釜驼峰。〔末〕看吾皇待贤恁隆，不枉了十年窗下把书来攻。〔合前〕

【大和佛】〔生〕宝篆沉烟香喷浓，〔众〕浓熏绮罗丛。琼舟银海翻动酒鳞红，一饮尽教空。〔生悲介〕持杯自觉心先痛，纵有香醪欲饮难下我喉咙。他寂寞高堂淑水谁供奉？俺这里传杯喧哄。〔众〕状元，你休得要对此欢娱意忡忡。

【舞霓裳】愿取群贤尽贞忠，尽贞忠。管取云台画形容，画形容。时清莫报君恩重，惟有一封书上劝东封，更撰个河清德颂。乾坤正，看玉柱擎天又何用？

【红绣鞋】〔合〕猛拚沉醉东风，东风。倩人扶上玉骢，玉骢。归去路，望画桥东。花影乱，日朦胧。沸笙歌，引纱笼。

【意不尽】〔合〕今宵添上繁华梦，明早遥听清禁钟，皇恩谢了，鹓行豹尾陪侍从。

名传金榜换蓝袍， 酒醉琼林志气豪。
世上万般皆下品， 思量惟有读书高。

第十一出 蔡母嗟儿

【忆秦娥先】〔旦上〕长吁气，自怜薄命相遭际。相遭际，暮年姑舅，薄情夫婿。〔清平乐〕夫妻才两月，一旦成分别。没主公婆甘旨缺，几度思量悲咽。家贫先自艰难，那堪不遇丰年。恁的千辛万苦，苍天也不相怜。奴家自从儿夫去后，遭此饥荒；况兼公婆年老，朝不保夕。教奴家独自如何应奉？婆婆日夜埋怨着公公，当初不合教孩儿出去。公公又不伏气，只管和婆婆闲争。外人不理会得，只道是媳妇不会看承，以致公婆日夜闹吵。且待公婆出来，再三劝解则个。

【忆秦娥后】〔外上〕孩儿一去无消息，双亲老景难存济。〔净扯外耳介〕难存济，不思前日，强教孩儿出去。〔旦劝介。净〕老贼！你抵死教孩儿出去赴选，今日没有饭吃，他便做得状元，济你甚事？若是孩儿在家，也会区处，终不到得恁的狼狈。如今冻得你好，饿得你好。老贼，你死了休。〔外〕老乞婆！你埋怨我则甚？我是神仙，知道今日恁的饥荒苦。这般年时，谁家不忍饥受饿，谁似你这般埋怨我？休，休，我死，我死。今日饥荒也是死，被你埋怨不过也索死。〔欲死，旦扯住介。净〕老贼，你便死也消不得我这场呕气。〔旦〕公公、婆婆且息怒，听奴家一言分割。当初公公教孩儿出去时节，不道今日恁的饥荒，婆婆难埋怨公公。今日婆婆见这般饥荒，孩儿又不在眼前，心下焦躁，公公也休怪婆婆埋怨。请自宽心，如今奴家把些钗梳首饰之类，典些粮米，以充公婆一时口食。宁可饿死奴家，决不将公婆落后。〔净〕媳妇你说得好，我只是恨这老贼。

【金索挂梧桐】区区一个儿，两口相依倚。没事为着功名，不要他供甘旨。你教他做官，要改换门闾。只怕他做得官时你做鬼。老贼！你图他三牲五鼎供朝夕，今日里要一口粥汤却教谁与你？相连累，我孩儿因你做不得好名儒。〔合〕空争着闲是闲非，空争着闲是闲非，只落得双垂泪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养子教读书，指望他身荣贵。黄榜招贤，谁不去求科试？老乞婆，我说个比方与你听：譬如范杞良，差去筑城池，他的娘亲埋怨谁？〔净〕老贼，你倒好比方，他是奉官差哩。〔外〕合生合死皆由命，少什么孙子森森也忍饥。〔净〕老贼，你固自口硬，再过几时，饿得你口嗅屎哩。〔外〕休聒絮，毕竟是咱每两口受孤恹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旦〕婆婆，孩儿虽暂离，须有日回家里。〔净〕媳妇，我岂不知孩儿自有一日回家，只是眼下受饿难过。〔旦〕婆婆，奴有些钗梳，解当充粮米。〔净〕老贼，我若没有这般孝顺的媳妇会摆布，可不把我的肝肠也饿断了？〔外〕老乞婆，这是时年如此，

你苦死埋怨我怎的？〔旦〕公公婆婆恁的闲争呵，教旁人道媳妇每，有甚差池，致使公婆争斗起。婆婆，他心中爱子指望功名就；公公，他眼下无儿，因此埋怨你。难逃避，兀的不是从天降下这灾危。〔合前〕

【刘泼帽】〔外〕天那，我每不久须倾弃，叹当初是我不是。不如我死了无他虑。〔合〕一度里思量，一度里肝肠碎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有儿却遣他出去，教媳妇怎生区处？媳妇，可怜误你芳年纪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旦〕公公、婆婆，媳妇便是亲儿女，劳役事本分当为，但愿公婆从此相和美。〔合前〕

形衰力倦怎支吾？ 口食身衣只问奴。

莫道是非终日有， 果然不听自然无。

第十二出 奉旨招婿

〔末上〕缥缈纱窗映雾烟，深沉华屋锁婵娟。屏间孔雀人难中，幕里红丝谁敢牵。自家是牛太师府中一个院子，这几日听得府中喧传，太师要招女婿。况我这个小娘子，不比别的小娘子，一来是丞相之女，二来他才貌兼全，必须有文章、有官职、有福分的，方可中选。且在此俟候，相公出来，便知端的。〔外牛太师上〕

【似娘儿】华发渐星星，怜爱女欲遂姻盟，蟾宫桂子才堪称。红楼此日，红丝待选，须教红叶传情。左右那里？〔末〕厅上一呼，阶下百诺。不知老相公有何钧旨？〔外〕自古道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，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。我老夫人倾弃多年，只有一个小姐，美貌娉婷，昨日见官里问我道：“你的女孩儿曾嫁人未。”我回言道：“未曾嫁人。”官里道：“既不曾嫁人，如今新状元蔡邕，好人物，好才学，朕与你主婚，你可招他为婿，你意如何？”俺奉着圣旨，就谢了恩。你每道此事如何？〔末〕复相公：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。小姐是瑶台阆苑神仙，状元是天禄石渠贵客；况且玉音主盟，金口说合；若做了百年夫妇，不枉了一对姻缘。这是：佳人才子两堪夸，天付姻缘事不差。试看月轮还有意，定知丹桂近仙娃。〔外笑介〕你言正合我意。你就去唤府前官媒婆来，同去蔡状元处说亲。〔末〕领钧旨。〔唤介，丑媒婆拿秤斧上〕

【醉太平】我做聪俊的媒婆，两脚疾走如梭。生得不矮又不矬，人人都来请我。我更要金多银多，绫罗段匹多，方肯做。又且张家李家夸谈我。〔末〕夸谈你甚的？〔丑〕道我每须胜是别媒婆。媒婆媒婆，两脚奔波。一斗好酒，一只肥鹅。送到家里，我和老公笑呵呵。〔末〕婆子休闲说，且去见老相公。〔外〕婆子，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？〔丑〕这是斧头。〔外〕要他何用？〔丑〕这是媒婆的招牌。〔外〕如何将他做招牌？〔丑〕告

相公得知，《毛诗》有云：“析薪如之何？匪斧弗克。娶妻如之何？匪媒弗得。”以此将他为招牌。〔末〕休在班门弄斧。〔外〕媒婆，你要秤何用？〔丑〕相公，这唤作量人秤，最是要紧的。大凡做媒时节，先把新妇新郎秤得一般，方才与他说亲。久后夫妻也和顺；若是轻重了，夫妻到底相嫌。〔外〕休闲说，媒婆，我昨日奉圣旨，教我将小姐招赘蔡状元为婿，你如今去他跟前说知。若得成就了这头亲事，我多多赏你。〔丑〕这个有甚难处？一来奉当今圣旨，二来托相公威名，三来小姐才貌兼全，是人知道。蔡状元有何不可？〔末〕这话极说得是。〔外〕媒婆，你近前来听我说。

【琐窗郎】吾家一女娉婷，不曾许与公卿。昨承圣旨，招选书生。媒婆，你和他说不须用白璧黄金为聘。〔合〕说道姻缘前世已曾定，今日里共欢庆。

【前腔】〔丑〕住东京极有名声，相公，论媒婆非自逞。今朝事体，管取完成。怕有一轻一重，全凭这条官秤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末〕虽然他高占魁名，得相招多少荣。荣依绣幕，选中雀屏。媒婆，此一去他必从命。〔合前〕

为传芳信仗良媒， 管取门楣得俊才。
百年夫妇今朝合， 一段姻缘天上来。

第十三出 官媒议婚

【高阳台】〔生上〕梦绕亲闱，愁深旅邸，那堪音信辽绝。凄楚情怀，怕逢凄楚时节。重门半掩黄昏雨，奈寸肠此际千结。守寒窗，一点孤灯，照人明灭。

【前腔换头】当时轻散轻别。叹玉箫声杳，庾楼明月。一段愁烦，翻成两下悲咽。枕边万点思亲泪，伴漏声到晓方彻。锁愁眉，慵临青镜，顿添华发。〔木兰花〕鳌头可羨，须知富贵非吾愿。雁足难凭，没个音书寄子情。田园将芜，不知松菊犹存否？光景无多，怎奈椿萱老去何？自家为父母所强，来此赴选。谁知逗遛在此，竟不能归！今又复拜皇恩，除为议郎。虽则任居清要，争奈父母年老，安敢久留？天那！知我的父母安否如何？知我的妻室侍奉如何？欲待上表辞官，又未知圣意如何？苦！好似和针吞却线，刺人肠肚系人心。〔末丑上〕

【胜葫芦】〔末〕特奉皇恩赐结婚，来此把信音传。〔丑〕若是仙郎，肯与谐姻眷，一场好事，管取今朝便团圆。〔生〕儿家门户重重闭，春色缘何得入来。未审何人到此？〔末、丑〕小人是牛太师府里一个院子，老媳妇是媒婆，我两人奉天子之洪恩，领太师之严命，特与状元谐一佳偶。〔生〕元来如此，不索多心。且听我说：

【高阳台】宦海沉身，京尘迷目，名缰利锁难脱。目断家山，空劳魂梦飞越。〔丑〕状元，是好一个小姐。〔生〕闲聒，闲藤野蔓休缠也，俺自有正兔丝，亲瓜葛。

是谁人，无端调引，谩劳饶舌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末〕阔阔，紫阁名公，黄扉元宰，三槐位里排列。金屋婵娟，妖娆那更贞洁。〔丑〕秦楼此日招凤侣，遣妾每特来执伐。望君家，殷勤肯首，早谐结发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生〕非别，千里关山，一家骨肉，教我怎生抛撇？妻室青春，那更亲鬓垂雪。〔丑〕状元，老丞相见你这般青春年少，才肯把小姐嫁与你，你不必推故。〔生〕差迭，须知少年自有人爱了，谩劳你嫦娥提挈。满皇都，豪家无数，岂必卑末？

【前腔换头】〔末〕不达，相府寻亲，侯门纳礼，兀自拒他不屑。绣幕奇葩，春光正当十八。〔丑〕休撇，知君是个折桂手，留此花待君攀折。况亲奉丹墀诏旨，非我自相撺掇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生〕心热，自小攻书，从来知礼，忍使行亏名缺。父母俱存，娶而不告须难说。悲咽，门楣相府，虽要选，奈废廖佳人，实难存活。〔丑〕状元，小姐生得十分美貌，你休错过了。〔生〕纵然有花容月貌，怎如我自家骨肉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末〕迂阔，他势压朝班，威倾京国，你却与他相别。只怕他转日回天，那时须有个决裂。〔丑〕虚设，夜静水寒鱼不饵，笑满船空载明月。下丝纶，不愁无处，笑伊村杀。

【余文】〔生〕明朝有事朝金阙，归家奉亲心下悦。〔末〕状元，只怕圣旨不从空自说。〔生〕不须多说，你若果奉圣旨来，我明日上表辞官，一就辞婚便了。

君王诏旨不相从， 明日应须奏九重。

有缘千里能相会， 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第十四出 激怒当朝

【出队子】〔外牛太师上〕朝夕萦挂，只为孩儿多用心。不知月老事何因，为甚冰人没信音？颺望多时，情绪转深。目断青鸾瞻碧雾，情深红叶看金沟。自家昨遣院子和官媒去蔡状元处说亲，尚未回音。且待他来，便知端的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、丑上〕秀才堪笑，故阻佯推不肯从。岂无佳婿近乘龙？有甚福缘能跨凤？料想书生，只是命穷。〔相见介。外〕媒婆，你回来了。事体若何？〔丑〕复相公得知：他千不肯，万不肯，只是不肯不肯。〔末〕你且住休，待人小复知相公。蔡状元道：他家中有垂白之父母，年少之妻房。明日要上表辞官家去，实难从命。

【双鸂鶒】〔外〕听伊说教人怒起。汉朝中惟吾独贵，我有女，偏无贵戚豪家

求配！奉圣旨，使我招状元为婿。媒婆，不知他回话，有何言语？

【前腔】〔丑〕媒婆告相公知：恨那人作怪跷蹊。千不肯，万推辞。〔外〕我奉圣旨，招他为婿，你曾把这话对他说么？〔丑〕这话头不惹些儿，道始得及第，纵有花容月貌休提。他骂相公，骂小姐。〔外〕他骂小姐什么？〔丑〕道脚长尺二。〔末〕这般说谎没巴臂。〔跪介〕

【前腔】恩官且听咨启：蔡状元闻说皱眉。忠和孝，恩和义。念父母八十年余，况已娶了妻室，再婚重娶非礼。待早朝，上表文，要辞官家去，请相公别选一佳婿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他元来要奏丹墀，敢和我厮挺相持。细思之，可奈他将人轻觑。我就写表奏与吾皇知，与他官拜清要地，务要来我处为门楣。

【意不尽】〔众〕这读书辈，没道理，不思量违背了圣旨。只教他辞官辞婚俱未得。〔外〕自古道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。我的声名，谁不钦敬？多少贵戚豪家，求为吾婿而不可得。叵耐一书生颠倒不肯，反要辞官家去。且由他。左右，你和官媒婆再去蔡状元处说。看他如何？我如今先去奏知官里，只教不准他上表便了。

枉把封章奏九重， 不如及早便相从。

羁縻鸾凤青丝网， 牢络鸳鸯碧玉笼。

第十五出 金闺愁配

【剔银灯】〔贴上〕忒过分爹行所为，但索强全不顾人议。背飞鸟硬求来谐比翼，隔墙花强攀做连理。姻缘，还是怎的？天那，我待对爹爹说呵，婚姻事女孩儿家怎提？姻缘、姻缘，事非偶然。好笑我爹爹定要将奴家招赘蔡状元为婿，那状元不肯，俺这里也索罢了。谁想爹爹苦不放过。天那，他既不肯，便做了夫妻，到底也不和顺。奴家待将此事对爹爹说，只是此事不是女孩儿每说的话。好闷呵！〔净魃地上探介〕惭愧、惭愧，今日也能够得小姐闷也。小姐，你想着什么？〔贴〕我不想着什么。〔净〕你既不想着什么，为何手托香腮，在此忧闷？我且问你：你往常间件件不烦恼，事事不动情，我想起来你都是佯诈，今日莫不是对景伤情么？〔贴〕老姥姥，你说那里话？我为爹爹做事不停当，以此忧闷。〔净〕老相公做甚事不停当？〔贴〕我爹爹要将奴家嫁与蔡状元，使官媒婆去说，状元不肯从命。他既然不肯，俺这里也索罢了。如今爹爹苦不放过他，又叫媒婆去说。老姥姥，你怎生与我爹爹说一声也好。〔净〕小姐，这是你爹爹的主意，如何肯听我每说？

【桂枝香】书生愚见，忒不通变，不肯坦腹东床，谩自去哀求金殿。想他每就里，想他每就里，将人轻贱。小姐，非爹胡缠，怕被人传：〔贴〕呀，怕人传什么？〔净〕道你是相府公侯女，不能够嫁状元。

【前腔】〔贴〕百年姻眷，须教情愿。他那里抵死推辞，俺这里不索留恋。想他每就里，想他每就里，有些牵绊。〔净〕有甚牵绊？〔贴〕怕恩多成怨。满皇都，少什么公侯子，何须去嫁状元？

【大趺鼓】〔净〕非干是你爹意坚，只怕春花秋月，误你芳年。况兼他才貌真堪羨，又是五百名中第一仙。故把嫦娥，付与少年。

【前腔】〔贴〕姻缘虽在天，若非人意，到底埋怨。料想赤绳不曾绾，多应他无玉种蓝田。休把嫦娥，强与少年。

匹配本自然，何须苦相缠？

眼前虽成就，到底也埋怨。

第十六出 丹陛陈情

【北点绛唇】〔未上〕夜色将阑，晨光欲散。把珠帘卷，移步丹墀，摆列着金龙案。

【北混江龙】官居宫苑，谩道是天威咫尺近龙颜。每日间亲随车驾，只听鸣鞭。去螭头上拜跪，随着豹尾盘旋。朝朝宿卫，早早随班。做不得卿相当朝一品贵，先随着朝臣待漏五更寒。空嗟叹，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算来名利不如闲。自家是汉朝一个小黄门。往来紫禁，侍奉丹墀。领百官之奏章，传一人之命令。正是：主德无瑕因宦习，天颜有喜近臣知。如今天色渐明，正是早朝时分，官里升殿，怕有百官奏事，只得在此祗候。〔内问〕怎见得早朝时分？〔末〕但见银河清浅，珠斗斑斓。数声角吹落残星，三通鼓报传清曙。银箭铜壶，点点滴滴，尚有九门寒漏；琼楼玉宇，声声隐隐，已闻万井晨钟。瞳瞳矇矓，苍茫红日映楼台；拂拂霏霏，葱菁瑞烟浮禁苑。袅袅巍巍，千寻玉掌，几点灏灏露未晞；澄澄湛湛，万里璇空，一片团团月初坠。三唱天鸡，咿咿喔喔，共传紫陌更阑；百啭流莺，间间关关，报道上林春晓。午门外碌碌刺刺，车儿碾得尘飞；六宫里呕呕哑哑，乐声奏如鼎沸。只见那建章宫、甘泉宫、未央宫、长杨宫、五柞宫、长秋宫、长信宫、长乐宫，重重叠叠，万万千千，尽开了玉关金锁；又见那昭阳殿、金华殿、长生殿、披香殿、金銮殿、麒麟殿、太极殿、白虎殿，隐隐约约，三三两两，俱卷上绣箔珠帘。半空中忽听得一声轰轰烈烈，如雷如霆，震耳的鸣梢响，合殿里只闻得一阵氤氲氤氲，非烟非雾，扑鼻的御炉香。缥缈缈缈，红云里雉尾扇遮着赭黄袍；深深沉沉，丹陛间龙鳞座覆着彤芝盖。左列着森森严严，前前后后的羽林军、旗门军、控鹤军、神策军、虎贲军，花迎剑佩星初落；右列着济济锵锵，高高下下的金吾卫、龙虎卫、拱日卫、千牛卫、骠骑卫，柳拂旌旗露未干。金间玉、玉间金、闪闪烁烁、灿灿烂烂的神仙仪从；紫映绯、绯映紫、行行列列、整整齐齐的文武官僚。螭头陛下，立着一对妖妖娆娆，花容月貌，绣鸾袍、鸳鸯靴的奉引昭容；豹尾班

中，摆着一对端端正正，铜肝铁胆，白象简、獬豸冠的纠弹御史。拜的拜，跪的跪，那一个敢挨挨拶拶纵喧哗？升的升，下的下，那一个不钦钦敬敬依礼法？但愿得常瞻仙仗，圣德日新日新日日新；与群臣共拜天颜，圣寿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从来不信叔孙礼，今日方知天子尊。道犹未了，一个奏事官人早到。

【点绛唇】〔生上〕月淡星稀，建章宫里，千门晓。御炉烟袅，隐隐鸣梢杳。忽忆年时，问寝高堂早。鸡鸣了，闷萦怀抱，此际愁多少。不寝听金钥，因风想玉珂。明朝有封事，数问夜如何？自家为父母在堂，故上表辞官回去侍奉。如今天色已明，这是午门外厢，不免进入去咱。〔末〕奏事官搯笏三舞蹈。

【神仗儿】〔生〕扬尘舞蹈，扬尘舞蹈，遥瞻天表，见龙鳞日耀，咫尺重瞳高照。遥拜着赭黄袍，遥拜着赭黄袍。

【滴漏子】臣邕的，臣邕的，荷蒙圣朝。臣邕的，臣邕的，拜还紫诰。〔末〕状元，你莫不是嫌官小么？〔生〕念邕非嫌官小，奈家乡万里遥，双亲又老。干瀆天威，万乞恕饶。〔末〕状元，吾乃黄门，职掌奏章。有何文表，就此批宣。〔生跪介〕

【入破第一】议郎臣蔡邕启：今日蒙恩旨，除臣为议郎之职，重蒙赐婚牛氏。干瀆天威，臣谨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：伏念微臣，初来有志，诵诗书，力学躬耕修己，不复贪荣利。事父母，乐田里，初心愿如此而已。不想州司，谬取臣邕充试。到京畿，岂料蒙恩，叨居上第。

【破第二】重蒙圣恩，婚赐牛公女。臣草茅疏贱，如何当此隆遇？况臣亲老，一从别后，光阴又几。庐舍田园，荒芜久矣。〔末〕老亲在堂，必自有人侍奉，状元不必忧虑。

【袞第三】〔生〕但臣亲老鬓发白，筋力皆羸瘁。形只影单，无兄弟，谁奉侍？况隔千山万水，生死存亡，虽有音书难寄。最可悲，他甘旨不供，我食禄有愧。〔末〕圣上作主，太师联姻。状元，这也是奇遇。

【歇拍】〔生〕不告父母，怎谐匹配？臣又听得，家乡里，遭水旱，遇荒饥。多想臣亲，必做沟渠之鬼，未可知。怎不教臣，悲伤泪垂？〔哭介。末〕状元，此非哭泣之处，不得惊动天听。

【中袞第五】〔生〕臣享厚禄，挂朱紫，出入承明地。惟念二亲寒无衣，饥无食，丧沟渠。忆昔先朝，朱买臣，守会稽，司马相如，持节锦归。

【煞尾】他遭遇圣时，皆得回乡里。臣何故，别父母，远乡间，没音书，此心违？伏望陛下，特悯微臣之志。遣臣归，得侍双亲，隆恩无比！

【出破】若还念臣有微能，乡郡望安置。庶使臣，忠心孝意得全美。臣无任瞻天仰圣，激切屏营之至！〔末〕状元元来如此。吾当与状元转达天听，可在午门外厢候候圣旨。正是：眼望旌捷旗，耳听好消息。〔下，生起介〕

【神仗儿】扬尘舞蹈，扬尘舞蹈，见祥云缥缈，想黄门已到。料应重瞳看了，

多应是，念我私情乌鸟。颞望断九重霄，颞望断九重霄。黄门已将我奏章传达，未知圣意允否？不免乘闲祷告天地一番。

【滴漏子】天怜念，天怜念，蔡邕拜祷；双亲的，双亲的，死生未保。天那，可怜恩深难报。一封奏九重，知他听否？爹娘呵，俺和你会合分离，都在这遭。黄门去了多时，怎的不见回报？想必是官里准了。天那，若能够回家侍奉父母，蔡邕何须做官？〔未奉诏同二昭容上〕

【前腔】今日里，今日里，议郎进表。传达上，传达上，圣目看了。〔生〕圣目看了如何说？〔未〕道太师昨日先奏，把乘龙女婿招，多少是好！〔生〕黄门大人，你莫不是哄我？〔未〕见有玉音，传降听剖。圣旨已到，跪听宣读。皇帝诏曰：孝道虽大，终于事君；王事多艰，岂遑报父！朕以凉德，嗣纆丕基。眷兹警动之风，未遂雍熙之化。爰招俊髦，以辅不逮。兹尔才学，允惬輿情。是用擢居议论之司，以求绳纠之益。尔当恪守乃职，勿有固辞。其所议婚姻事，可曲从师相之请，以成桃夭之花。钦予是命，裕汝乃心。谢恩。〔生〕黄门大人，烦你与我再去奏知官里，我情愿不做官。〔未〕咳，这状元好不晓事，圣旨谁敢违背？〔生〕黄门大人，你不去时节，待我自去拜还圣旨如何？〔未〕呀，这状元好怪么，这所在你如何去得！〔生哭介〕

【啄木儿】我亲衰老，妻幼娇，万里关山音信杳。他那里举目凄凄，俺这里回首迢迢。他那里望得眼穿儿不到，俺这里哭得泪干亲难保。闪杀人一封丹凤诏。

【前腔】〔未〕状元，你何须虑，不用焦，人世上离多欢会少。大丈夫当万里封侯，肯守着故园空老？毕竟事君事亲一般道，人生怎全忠和孝？却不见母死王陵归汉朝。

【三段子】〔生〕这怀怎剖？望丹墀天高听高。这苦怎逃？望白云山遥路遥。〔未〕状元，你做官与亲添荣耀，高堂管取加封号，与他改换门闾，偏不是好？

【归朝欢】〔生〕冤家的，冤家的，苦苦见招，俺媳妇埋冤怎了？饥荒岁，饥荒岁，怕他怎熬？俺爹娘怕不做沟渠中饿殍？〔未〕状元，譬如四方战争多征调，从军远戍沙场草，也只是为国忘家怎惮劳？

家乡万里信难通。 争奈君王不肯从？

情到不堪回首处， 一齐分付与东风。

第十七出 义仓赈济

【普贤歌】〔丑上〕身充里正实难当，杂泛差徭日夜忙。官司点义仓，并无些子粮，拼一顿拖翻吃大棒。我做都官管百姓，另是一般行径。破靴破帽破衣裳，打扮须

要厮称。到官府百般下情，下乡村十分豪兴。讨官粮大大做个官升，卖私盐轻轻弄条乔秤。点催首放富差贫，保解户欺软怕硬。猛拼打强放泼，毕竟是个毕竟。谁知天不由人，万事皆从前定。骗得五两十两，到使五锭十锭。田园尽都典卖，并无些子余剩。叵耐厅前首领，嫌恨司房乔令。把我千样凌辱，将我万般督并。动不动去了破帽，打得我黄肿成病。几番要自缢投河，不要了这条性命。今番又点义仓，并无粮米抵应。若还把我拖翻，便叫高台明镜。小人也不是都官，也不是里正，休将屈棒错打了平民。〔内问〕你是谁？〔丑〕我是搬戏的副净。〔内〕休道出本来面目。〔丑〕苦！往常间把义仓谷子偷将家去，养老婆孩儿了。今日上司官点义仓放谷，赈济贫民，仓中没有一些，那里讨还他？没奈何我待把家私并老婆儿子都卖了，也赔不起。不免去与李社长商量则个，转弯抹角，兀的便是李社长家里。李社长，李社长。〔净〕谁叫老爷？〔丑〕咦，你惯要做大，且出来。

【前腔】〔净上〕身充社长管官仓，老小一家都在仓里养。〔丑〕好好，你一家老小都在仓里养。事发时节，如何摆布？〔净〕事发尽不妨，里正先吃棒。〔丑〕尊兄，饶得你过么？〔净〕先打了都官，方才打社长。老夫年傍八旬，家中只有三人。因充社长勾当，谁知也不安宁。又要告官书题粉壁，又要劝民栽种翻耕，又要管淘河砌砌，又要办木桶麻绳。若有人家嫁娶，须索请我去做客。人人称我年高伏众，个个叫我社长官人。若得一纸状子，强似厅上县丞。原告许我银子三锭五锭，被告送我猪脚十斤廿斤。若还得了两家财物，只得蒙目龙写个回文。每日去干得泄水功德，竟不知自家家里祸因。大的孩儿不孝不义，小的媳妇逼掬离分。单单只有第三个孩儿本分，常常抢去了老夫的头巾。激得我老夫性发，只得唱个陶真。〔丑〕呀，陶真怎的唱？〔净〕呀，到被你听见了。也罢，我唱你打和。〔丑〕使得。〔净〕孝顺还生孝顺子。〔丑〕打打咳莲花落。〔净〕忤逆还生忤逆儿。〔丑〕打打咳莲花落。〔净〕不信但看檐前水。〔丑〕打打咳莲花落。〔净〕点点滴滴不差移。〔丑〕打打咳莲花落。〔净〕住休。〔丑〕你若不叫住，我直唱到天明。〔净〕里正，你叫我出来，有甚事说？〔丑〕社长哥，今日官司给散义仓，仓中又无稻子，如何是好？我和你不免合赔些子。〔净〕呀，仓中稻子都是你搬去吃了，怎的叫我和你合赔？小畜生到不亏了你。上司来时，干我甚事。我自回去抱子弄孙嬉他娘。正是：闭门不管窗前月，一任梅花自主张。〔下丑〕苦！李社长又去了，上司官又来了。如何是好？呀，喝道声渐渐近了，只得迎接则个。〔外放粮官、未皂隶上〕

【前腔】〔外〕亲承朝命赈饥荒，〔未〕跃马扬鞭到此方。〔丑〕里正接老爷。〔未〕起去，疾忙开义仓，支与百姓粮。从实支收休要谎。〔外〕里正将支收簿来看。〔丑〕簿在此。〔外读介〕元管二十九石，新收三十六石，除支一十九石，见在四十六石。左右开仓，呀，这仓里那有四十六石？〔丑〕有有，相公。〔外〕左右与他取了甘结，一面着他唤饥民来支粮。〔丑〕一心忙似箭，两脚走如飞。〔下外〕左右，这厮说谎，仓里那得这些稻子？〔未〕相公且由他。若是不足数，只要他赔偿便了。〔外〕也说得是。〔丑瞎子上〕

【吴小四】肚又饥，眼又昏，家私没半分，子哭儿啼不可闻。闻知相公来济民，请些官粮去救贫。〔作错跪介〕相公可怜见。〔未〕相公在这里。〔外〕老的姓甚名谁？

家里有几口？〔丑〕小的姓丘名乙己，家住上大村，有三千七十口。〔外〕胡说，那里有许多口？〔丑〕告相公得知：上大人，丘乙己，化三千，七十士。〔末〕一口胡柴。〔外〕你实有几口？〔丑〕小的夫妻两口，孩儿两口。〔外〕支粮与他。〔末〕支四口粮了。〔丑〕多谢相公。正是：一日不识羞，三日不忍饿。〔下。净瓮子上〕

【前腔】叹连朝，饥怎忍？家中有五六人。前日老婆典了裙，今日媳妇又典裤，恰好遇官司来济贫。相公可怜见。〔外〕老的姓甚名谁？家里有几口？〔净作瓮，外复问介。净〕小的姓大，名比丘僧。住在只树给孤独园，有一千二百五十口。〔外〕胡说，那里有许多口？〔净〕告相公得知：《弥陀经》中道：只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僧一千二百五十人俱。〔末〕佛口蛇心。〔外〕你实有几口？〔净〕小的有两个媳妇，三个孩儿，和我共六口。〔外〕支粮与他。〔末〕支六口粮了。〔净〕多谢相公。正是：今日得君提掇起，免教人在污泥中。〔下。旦上〕

【捣练子】嗟命薄，叹年艰，含羞忍泪向人前，犹恐公婆悬望眼。路逢险处难回避，事到头来不自由。奴家少长闺门，岂识途路。今日见官司放粮济贫，只得去请些稻子，以救公婆之命。〔外〕妇人，你姓甚名谁？来此怎的？〔旦〕告相公：奴家姓赵，名五娘。公公蔡崇简。因儿夫出外，特来请些粮米，以救公婆之命。〔外〕你丈夫那里去了，使你妇人家来请粮？

【普天乐】〔旦〕儿夫一向留都下。〔外〕你家里还有谁？〔旦〕只有年老爹和妈。〔外〕有弟兄么？〔旦〕弟和兄更没一个。〔外〕既没有弟兄，谁看承你的爹妈？〔旦〕看承尽是奴家。〔外〕这般说起来，你好苦呵！妇人家不出闺门，你何不使个男子汉来请粮。〔旦作悲介〕历尽苦，谁怜我？相公，怎说得不出闺门的清平话？〔外〕你家里有几口？〔旦〕只有三口。〔外〕左右支粮与他。〔末〕没粮了。〔旦哭〕若无粮，我也不敢回家。〔外〕怎的不敢回家？〔旦〕相公，岂忍见公婆受馁。天那，叹奴家命薄，直恁折挫。〔外〕左右，这仓中稻子没了。一来凑原数不起，二来这妇人说得好苦，你去拿那里正来，要这厮赔偿。〔末〕领钧旨。假饶走上焰摩天，脚下腾云须赶上。〔旦〕望相公可怜见，主张些粮米，与奴家救济公婆之命。〔外〕我自有的。〔末押丑上介〕似瓮中捉鳖，手到拿来。〔外〕里正，这仓中稻子凑原数不起，尽是你自偷了，你好好招伏。〔丑〕相公，小人招不得。自古道东量西折，难教小人赔偿。〔外〕畜生，尖斛量入，平斛量出，如何会折了许多。左右，拿下打四十。〔丑〕相公不要打，小人情愿招了。〔读招介〕招状人姓猫，名狸，见年三十有余。身上并无疾病，只有白带不除。今与短状招伏，因为官粮久亏。说到义仓情弊，中间无甚跷蹊。稻熟排门收敛，敛了各自将归。并无仓廩盛贮，那有帐目收支？纵然有得些小，胡乱寄在民居。官司差人点视，便余些谷支持。上下得钱便罢，不问仓实仓虚。假饶清官廉吏，被我影射片时。东家借得十扛，西家借得五箕。但见仓中有谷，其间就里怎知？年年把当常事，番番一似耍嬉。不道今年荒旱，不道今年民饥。不因分俵赈济，如何会泄天机？假饶奏到三十三天，我里正无甚罪过。〔末〕为甚的？〔丑〕只是点粮诈钱的做马做驴，招状执结是实，伏乞相公指挥。〔外〕左右押这厮去，就要赔偿。〔末押丑下〕正是：慎法朝朝乐，

欺公日日忧。〔末押丑上〕假饶人心似铁，怎逃官法如炉？告相公，里正赔偿的稻子有了。〔外〕支与那妇人去。〔旦〕多谢相公。〔末与旦，丑觊觎科〕由你半路去，我好歹与你夺了便罢。〔旦〕谢得恩官为主维。〔丑〕只教中路有灾危。〔外〕当权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宝山空手回。〔外末丑下，旦〕一斟一酌，莫非前定。今日奴家去请粮，谁知道里正作弊，仓中没了。若不得相公督并，里正赔偿，奴家如何得这些谷回家救济二亲？正是饥时得一口，强似饱时得一斗。〔欲下，丑上拦住介〕恩人相见，分外眼明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。我也会见你过来呵。你快把稻子还我，万事全休。〔旦〕呀！相公与奴家的稻子，如何还你。〔丑〕咳，方才不是你只管告不休，相公如何要我赔偿这稻子？是我卖老小卖家私的，你如何拿去？〔抢介，旦〕里正官人，你要用强，可怜奴家艰辛。〔丑〕可怜你甚的！

【锁南枝】〔旦〕儿夫去，竟不还，公婆两人都老年。自从昨日到如今，不能够一餐饭。〔丑〕你公婆没饭吃，也不干我事。〔旦〕奴请粮，他在家悬望眼。念我年老公婆，做方便。〔拜丑介。丑〕不要拜，不要拜。这般时年，我做不得方便，你将稻子还我便罢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旦〕乡官可怜见，这些稻子呵，是我公婆命所关。若是必须将去，宁可脱下衣裳，就问乡官换。〔作脱衣介。丑〕不要不要，你身上也寒冷。〔旦〕宁使奴，身上寒。只要与公婆，救残喘。〔丑〕娘子罢罢。你说起这话，都是孝心，我不忍问。你取了，莫怪莫怪，你去罢。〔旦〕如此多谢。〔丑虚下躲介，旦〕谢天谢地，且喜里正去了，不免趑行几步。〔丑上推旦夺下介〕

【前腔】〔旦〕夺将去，真可怜，公婆望奴不见还。纵然他不埋冤，道我做媳妇的有何干？他忍饥，添我夫罪愆。教我怎见得我夫面？千死万死，终久是死。不如早死为强，此间有一口古井，不免投入死休。〔欲投井介〕

【前腔换头】将身赴井泉，思量左右难。我丈夫当年分散，叮咛嘱付爹娘，教我与他相看管。苦，我死却，他形影单。夫婿与公婆，可不两埋怨？

【前腔】〔外上〕媳妇去，不见还，教人在家凝望眼。〔跌倒，旦扶介，外〕呀，你在这里闲行，教我望得肝肠断。〔旦〕公公，奴请粮，为你供午餐。又谁知被人骗。〔外〕媳妇却怎么说？〔旦〕公公，奴家请得些稻子，到半途之中，却被里正夺去了。〔外哭〕天那，元来如此。

【前腔换头】思量我命乖蹇，不由人不珠泪涟。料想终须饿死，不如早赴黄泉，免把你厮牵绊。媳妇，婆老年，不久延。你须是，好看管。呀，元来这里有一口古井，不免投入死休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公公，你若身倾弃，我苦怎言？公还死了婆怎免？你两人一旦身亡，教我独自如何展？公公，你吃苦辛，其实难过遣。我痛伤悲，只得强相劝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外〕媳妇，你衣衫尽解典，囊篋已罄然。纵使目前存活，到底日久日深，你与我难相恋。苦，衣食缺，你行孝难。活冤家，不如早拆散。〔欲投

井，旦救介，末挑谷上]

【前腔】不丰岁，荒歉年，官司把粮来给散。见一个年老的公公在那里频嗟叹，待向前仔细看。呀，我道是谁，原来是蔡老员外和五娘子呵！你两人在此有何干？〔旦〕公公，一言难尽。奴家今日闻知官司给散义仓，去请些粮米，与公婆充饥。谁想里正作弊，仓中没了稻子。谢得相公，着令里正赔纳，把些与奴家。来到半途，被里正夺去。奴家害羞回来，公公见说，也要投井死，奴家正在此劝解公公。〔末〕咳，五娘子你差了，老夫方才也请得些官粮，正要将来分送你公公，你怎的不来与我商量？却自家出去，被那狂徒欺侮。

【前腔换头】我听你说这言，待我赶去，骂那厮铁心肠，昧心汉。〔旦〕公公，他去得远了。〔外〕罢罢，太公，我和你是良善之人，不要与那狂徒一般见识。只是这几日饿得难过。〔末〕员外，你且不须忧虑，我也请得些官粮，和你两下分一半。〔旦〕这是公公请的，如何使得？〔末〕咳，五娘子，你休恁推，莫弃嫌，且将回，权做雨厨饭。〔旦〕如此多谢了公公。〔末〕怎说这话？五娘子，你伯喈当初出去，把爹娘嘱咐与老夫。今日是荒年饥岁，亏杀你独自支吾。终不然我自温饱，教你忍饥受饿。古语云：济人须济急时无，你胡乱将这些救济公姑则个。五娘子你先回去，我和你公公随后缓缓的来。

【洞仙歌】〔旦〕苦，家私没半分，靠着奴此身。只要救公婆，岂辞多苦辛？〔合〕空把泪珠搵，可怜饥与贫，这苦说不尽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太公，我本为泉下人，他救我一命存。只怕我不久身亡，报不得媳妇恩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末〕见说不可闻，况我托在邻。终不然我享安和，忍见你受饥窘？〔合前〕

命薄多年受苦辛。 不如身死早离分。
惟有感恩并积恨， 万年千载不成尘。

第十八出 再报佳期

【蛮牌令】〔丑媒婆上〕终日走千遭，走得脚无毛。何曾见汤水面？花红也不曾见半分毫。倒不如做个虔婆顶老，也落得些鸭汁吃饱。穷酸秀才直恁乔，老婆与他，故推不要。咳，我做媒婆做到老，不曾见这般好笑。叵耐一个秀才，老婆与他不要。别人见了媒婆，欢欢喜喜，他反和我寻争寻闹。老相公又不肯干休，只管在家罗唆。把媒婆放在中间，旋得七颠八倒。走得我鞋穿袜绽，说得我唇干口燥。也不怕你亲事不成，也不怕你姻缘不到。只怕你红罗帐里快活，不叫媒婆聒噪。这里便是状元贵馆。呀，恰好的状元出来了。

【金蕉叶】〔生上〕愁多怨多，俺爹娘知他怎么？摆不脱功名奈何？送将来冤家怎躲？〔相见介。丑〕状元，贺喜贺喜。牛太师选定今日与小姐毕姻，请状元早赴佳期。〔生〕天那，此事如何是好？〔丑〕状元，事皆前定，不必再推。

【三换头】〔生〕名缰利锁，先将人摧挫。况鸾拘凤束，甚日得到家？我也休怨他，这其间，只是我不合来长安看花。闪杀我爹娘也，泪珠空暗堕。〔合〕这段姻缘，也只是无如之奈何。

【前空】〔丑〕鸾台罢妆，鹊桥初驾，佳期近也，请仙郎到河。〔生〕媒婆，我去也不妨，只是一心挂两头，如何是好？〔丑〕状元，此事明知牵挂。这其间，只得把那壁厢且都拼舍。况奉君王诏，怎生别了他。〔合前〕状元，门首轿马都已齐备了。

及早赴佳期。 欢娱成怨悲。

情知不是伴， 事急且相随。

第十九出 强就鸾凰

【传言玉女】〔外牛太师上〕烛影摇红，帘幕瑞烟浮动，画堂中珠围翠拥。妆台对月，下鸾鹤神仙仪从。玉箫声里，一双鸣凤。左右何在？〔院子上〕独立画堂听命令，珠帘底下一声传。老相公有何指挥？〔外〕左右，我今日与小姐毕姻，筵席安排了未？〔院子〕安排完备了。〔外〕完备得如何？〔水调歌头〕〔院子〕屏开金孔雀，褥隐绣芙蓉。兽炉烟袅，莲台绛烛吐春红。广设珊瑚席子，高把真珠帘卷，环列翠屏风。人间丞相府，天上蕊珠宫。锦遮围，花烂熳，玉玲珑。繁弦脆管，欢声鼎沸画堂中。簇拥金钗十二，座列三千珠履，谈笑尽王公。正是门阑多喜气，女婿近乘龙。〔外〕状元来未？〔院子〕望见一族人马喧闹，想是状元来了。〔生上〕

【女冠子】马蹄笃速，传呼齐拥雕鞍。〔外〕金花帽族，天香袍染，丈夫得志，佳婿坦腹。惜春，状元已到，请小姐出来拜堂。〔贴上〕

【前腔】妆成闻唤促，又将彩扇重遮，羞蛾轻蹙。〔净丑执掌扇上，合〕这姻缘不俗。金榜题名，洞房花烛。〔净〕状元和小姐两个，各自立一边，请阴阳先生赞礼。〔末宾人上〕禀相公告庙：维大汉太平年，团圆月，和合日，吉利时。嗣孙牛某，有女及笄，奉圣旨招赘新状元蔡邕为婿。以此吉辰，敢申虔告。告庙已毕，请与新人揭起方巾。〔丑〕待我来。伏以窈窕青娥二八春，绿云之上覆方巾；玉纤揭起西川锦，露出娇容赛玉真。掌礼，请喝拜。〔末〕窃以礼重婚姻，兹实人伦之大。义当配偶，爰思宗系之承。张设青炉，荧煌花烛。祀供苹藻，首严见庙之仪；贽备枣榛，抑讲拜堂之礼。集珠履玳簪之客，环金钗玉珥之宾。庆会良宵，观光盛事。香熏宝鸭，浓腾袅袅之烟；步拥金莲，请下深深之拜。〔喝拜介〕拜礼已毕，请状元小姐把酒。

【画眉序】〔生〕攀桂步蟾宫，岂料丝萝在乔木。喜书中今日，有女如玉。堪观处丝幕牵红，恰正是荷衣穿绿。〔合〕这回好个风流婿，偏称洞房花烛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君才冠天禄，我的门楣稍贤淑。看相辉清润，莹然冰玉。光掩映孔雀屏开，花烂熳芙蓉隐褥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贴〕频催少膏沐，金凤斜飞鬓云矗。喜逢他萧史，愧非弄玉。清风引珮下瑶台，明月照妆成金屋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净丑〕湘裙展六幅，似天上嫦娥降尘俗。喜蓝田今日，种成双玉。风月赛阆苑三千，云雨笑巫山二六。〔合前〕

【滴溜子】〔生〕谩说道姻缘事，果谐凤卜。细思之，此事岂吾意欲？有人在高堂孤独。可惜新人笑语喧，不知我旧人哭。兀的东床，难教我坦腹。

【鲍老催】〔众〕翠眉谩蹙，赤绳已系夫妇足，芳名已注婚姻牒。状元，空嗟怨，枉叹息，休摧挫。画堂富贵如金谷，休恋故乡生处好，受恩深处亲骨肉。

【滴滴金】金猊宝鼎香馥郁，银海琼舟泛醺醑。轻飞彩袖呈娇舞，啭莺喉歌丽曲。歌声断续，持觞劝酒人共祝。人共祝，百年夫妇永和睦。

【鲍老催】意深爱笃，文章富贵珠万斛，天教艳质为眷属。似蝶恋花，凤栖梧，鸾停竹。男儿有书须勤读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也有千钟粟。

【双声子】郎多福，郎多福，看紫绶黄金束。娘分福，娘分福，看花诰纹犀轴。两意笃，两意笃，岂非福，岂非福。似纹鸾彩凤，两两相逐。

【余文】郎才女貌真不俗，占断人间天上福，百岁姻缘万事足。

清风明月两相宜，女貌郎才天下奇。

正是洞房花烛夜，果然金榜挂名时。

第二十出 勉食姑嫜

【薄幸】〔旦上〕野旷原空，人离业败。谩尽心行孝，力枯形惫。幸然爹妈，此身安泰。恹惶处，见恸哭饥人满道。叹举目将谁荷赖？旷野萧疏绝烟火，日色惨淡黯村坞。死别空原妇泣夫，生离他处儿牵母。睹此恹惶实可怜，思量转觉此身难。高堂父母老难保，上国儿郎去不还。力尽计穷泪亦竭，看看气尽知何日？高冈黄土谩成堆，谁把一抔掩奴骨？奴家自从丈夫去后，顿遭饥荒，衣衫首饰尽皆典卖，家计萧然。争奈公婆年老，死生难保，朝夕又无甘旨膺奉，如何是好？只得安排一口淡饭，与公婆充饥。奴家自把些谷膜米皮逼遛来吃，苟留残喘，吃时又怕公婆看见，只得回避，免致他烦恼。如今饭已熟了，不免请出公婆早膳则个。

【夜行船】〔外、净上〕苦，忍饥担饿何日了？孩儿一去，竟无音耗。〔净〕甘

旨萧条，米粮缺少。〔合〕天那，真个死生难保。〔旦〕请公公婆婆早膳。〔净〕媳妇有果蔬么？〔旦〕没有。〔净〕有下饭么？〔旦〕也没有。〔净〕贱人，前日早膳还有些下饭，今日只得一口淡饭。再过几日，连淡饭也没有了？快抬去。〔外〕咳，这般时年，胡乱吃一口充饥，还要分什么好歹。

【锣鼓令】〔净〕我终朝受馁，贱人，你将来的饭教我怎吃？可疾忙便抬，非干是我有些馋态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阿婆，你看他衣衫都解，好茶饭将甚去买？兀的是天灾，教媳妇每难布摆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旦〕婆婆息怒且休罪，待奴家霎时将去再安排。思量到此，珠泪满腮。看看做鬼，沟渠里埋。纵然不死也难捱，教人只恨蔡伯喈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如今我试猜，多应他犯着独口疔病来，背地里自买些鲑菜？〔外〕阿婆，他那里得钱去买？〔净〕阿公，我吃饭他缘何不在？这些意儿真是歹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阿婆，他和你甚相爱，不应反面直恁的乖。〔旦背介〕我千辛万苦，有甚疑猜？可不道我脸儿黄瘦骨如柴。〔净〕抬去，抬去。〔外〕媳妇，婆婆吃不得，你且收去。〔旦收介〕婆婆耐烦。待奴家去布摆些东西，再安排过来。〔净〕你去，你去。〔旦〕正是哑子谩尝黄柏味，难将苦口向人言。〔下。净〕阿公，亲的到底是亲，亲生儿子不留在家，到倚靠着媳妇供养。你看前日兀自有些鲑菜；今日只得些淡饭，教我怎的吃？再过几日，连饭也没了。我看他前日自吃饭时节，百般躲避我，敢是他背地里自买些下饭受用分晓。〔外〕阿婆，休要错疑了，我看媳妇不是这般样人。〔净〕恁的，等他自吃时节，我和你潜地里去探一探，便知端的。〔外〕也说得是。只一件那。〔净〕却怎的？

荒年有饭休思菜， 媳妇无良把我亏。

混浊不分鲑共鲤， 水清方见两般鱼。

第二十一出 糟糠自脍

【山坡羊】〔旦上〕乱荒荒不丰稔的年岁，远迢迢不回来的夫婿。急煎煎不耐烦的二亲，软怯怯不济事的孤身体。苦，衣尽典，寸丝不挂体。几番拼死了奴身己，争奈没主公婆教谁看取？〔合〕思之，虚飘飘命怎期？难捱，实不不灾共危。

【前腔】滴溜溜难穷尽的珠泪，乱纷纷难宽解的愁绪。骨崖崖难扶持的病身，战兢兢难捱过的时和岁。这糠，我待不吃你呵，教奴怎忍饥？我待吃你呵，教奴怎生吃？思量起来，不如奴先死，图得不知他亲死时。〔合前〕奴家早上安排些饭与公婆吃，岂不欲买些鲑菜，争奈无钱可买。不想婆婆抵死埋怨，只道奴家背地自吃了什么东西。不知奴家吃的是米膜糠秕，又不敢教他知道。便做他埋怨杀我，我也不分说。苦！这糠秕怎

的吃得下。〔吃吐介〕

【孝顺歌】呕得我肝肠痛，珠泪垂，喉咙尚兀自牢嘎住。糠那！你遭着被舂杵，筛你簸扬你，吃尽控持。好似奴家身狼狈，千辛万苦皆经历。苦人吃着苦味，两苦相逢，可知道欲吞不去。〔外净潜上探觑介〕

【前腔】〔旦〕糠和米，本是相依倚，被簸扬作两处飞？一贱与一贵，好似奴家与夫婿，终无见期。丈夫，你便是米呵，米在他方没寻处。奴家恰便似糠呵，怎的把糠来救得人饥饿？好似儿夫出去，怎的教奴，供膳得公婆甘旨？〔外、净潜下介〕

【前腔】思量我生无益，死又值甚的！不如忍饥死了为怨鬼。只一件，公婆老年纪，靠奴家相依倚，只得苟活片时。片时苟活虽容易，到底日久也难相聚。漫把糠来相比，这糠呵，尚兀自有人吃，奴家的骨头，知他埋在何处？〔外、净上。净〕媳妇，你在这里吃什么？〔旦〕奴家不曾吃什么。〔净搜拿介。旦〕婆婆你吃不得。〔外〕咳，这是什么东西？

【前腔】〔旦〕这是谷中膜，米上皮，〔外〕呀，这便是糠，要他何用。〔旦〕将来逼饿堪疗饥。〔净〕咦，这糠只好将去喂猪狗，如何把来自吃？〔旦〕尝闻古贤书，狗彘食人食，也强如草根树皮。〔外净〕恁的苦涩东西，怕不噎坏了你。〔旦〕啮雪吞毡，苏卿犹健，餐松食柏，到做得神仙侣。这糠呵，纵然吃些何虑？〔净〕阿公，你休听他说谎，糠秕如何吃得？〔旦〕爹妈休疑，奴须是你孩儿的糟糠妻室。〔外、净看哭介〕媳妇，我元来错埋冤了你，兀的不痛杀我也。〔闷倒，旦叫哭介〕

【雁过沙】〔旦〕苦，沉沉向冥途，空教我耳边呼。公公，婆婆，我不能够尽心相奉事，反教你为我归黄土。教人道你死缘何故？公公，婆婆，怎生割舍得抛弃了奴？〔外醒介。旦〕谢天谢地，公公醒了。公公你挣揣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媳妇，你担饥事姑舅。媳妇，你担饥怎生度？〔旦〕公公且自宽心，不要烦恼。〔外〕媳妇，我错埋冤了你。你也不推辞，到如今始信有糟糠妇。媳妇，料应我不久归阴府。也省得为我死的，累你生的受苦。〔旦扶外起介〕公公且在床上安息，待我看婆婆如何？〔叫不醒介〕呀，婆婆不济事了。如何是好？

【前腔】婆婆气全无，教奴怎支吾？咳，丈夫呵，我千辛万苦，为你相看顾，如今到此难回护。我只愁母死难留父，况衣衫尽解，囊篋又无。〔外〕媳妇，婆婆还好么？〔旦〕婆婆不好了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天那，我当初不寻思，教孩儿往帝都。把媳妇闪得苦又孤，婆婆送入黄泉路，算来是我相耽误。不如我死，免把你再辜负。〔旦〕公公休说这话，且自将息。〔外〕媳妇，婆婆死了，衣衾棺槨，是件皆无。如何是好？〔旦〕公公宽心，待奴家区处。〔末上〕福无双降犹难信，祸不单行却是真。老夫为何道此两句？为邻家蔡伯喈妻房赵氏五娘，他嫁得伯喈，方才两月，伯喈便出去赴选。自去之后，连遭饥荒，公婆年纪皆

在八十之上，家里更没个相扶持的。甘旨之奉，亏杀这五娘子。把些衣服首饰之类，尽皆典卖，办些粮米，供给公婆，却背地里把糠粃逼饿充饥。这般荒年饥岁，少什么有三五个孩儿的人家，供膳不得爹娘。这个小娘子，真个今人中少有，古人中难得。那婆婆不知道，颠倒把他埋冤；适来听得他公婆知道，却又痛心，都害了病。如今不免到他家里探望则个。呀，五娘子，你为甚的慌慌张张？〔旦〕公公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奴家婆婆死了。〔末〕咳，你婆婆既死了，你公公如今在那里？〔旦〕在床上睡着。〔末〕待我看一看。〔外〕太公休怪，我起来不得了。〔末〕老员外快不要劳动。〔旦〕太公，我婆婆衣衾棺槨，是件皆无，如何是好？〔末〕五娘子，你不要愁烦，我自有区处。

【玉胞肚】〔旦〕千般生受，教奴家如何措手？终不然把他骸骨，没棺材送在荒丘？〔合〕相看到此，不由人不泪珠流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〕五娘子，不必多忧，资送婆婆，在我身上有。你但小心承直公公，莫教他又成不救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外〕张公护救，我媳妇实难启口。孩儿去后，又遇饥荒，把衣衫典卖无留。〔合前。末〕老员外，你请进里面去歇息。待我一霎时叫家僮讨棺木来，把老安人殓敛了。选个吉日，送在南山安葬去。〔外〕如此，多谢太公周济。

只为无钱送老娘， 须知此事有商量。

归家不敢高声哭， 惟恐猿闻也断肠。

第二十二出 琴诉荷池

【一枝花】〔生上〕闲庭槐影转，深院荷香满。帘垂清昼永，怎消遣？十二栏杆，无事闲凭遍。闷来把湘簟展，梦到家山，又被翠竹敲风惊断。〔南乡子〕翠竹影摇金，水殿帘栊映碧阴。人静昼长无个事，沉吟，碧酒金樽懒去斟。幽恨苦相寻，离别经年没信音。寒暑相催人易老，关心，却把闲愁付玉琴。院子将琴书过来。〔末将琴书上〕黄卷看来消白日，朱弦动处引清风。炎蒸不到珠帘下，人在瑶池阆苑中。相公，琴书在此。〔生〕院子，你与我唤那两个学僮过来。〔末叫介。净执扇、丑持香上〕

【金钱花】自少承值书房，书房。快活其实难当，难当。只管打扇与烧香，荷亭畔好乘凉，吃饱饭上眠床。〔参见介。生〕我在先得此材于爨下，斫成此琴，即名焦尾。自来此间，久不整理。今日当此清凉，试操一曲，以舒闷怀。你三人一个打扇，一个烧香，一个管文书，休得嫚误。〔众〕领钧旨。〔生操琴介〕

【懒画眉】强对南熏奏虞弦，只觉指下余音不似前，那些个流水共高山？呀！只见满眼风波恶，似离别当年怀水仙。〔净困掉扇介。末〕告相公：打扇的坏了扇。〔生〕背起打十三，那厮不中用，只教他烧香。〔末〕领钧旨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顿觉余音转愁烦，似寡鹄孤鸿和断猿，又如别凤乍离鸾。呀！只见杀声在弦中见？敢只是螳螂来捕蝉。〔丑困爇香介。净〕告相公：烧香的灭了香。〔生〕背起打十三，那厮不中用，只教他管文书。〔末〕领钧旨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蓝田日暖玉生烟，似望帝春心托杜鹃，好姻缘翻做恶姻缘。只怕眼底知音少，争得鸾胶续断弦。〔末掉文书介。丑〕告相公：管文书的乱了文书。〔生〕背起打十三。〔贴上。生〕左右，夫人来也，且各回避。〔众〕正是有福之人人伏事，无福之人伏事人。〔末、丑净下〕

【满江红】〔贴〕嫩绿池塘，梅雨歇熏风乍转。瞥然见新凉华屋，已飞乳燕。篔展湘波纨扇冷，歌传金缕琼卮暖。〔众〕炎蒸不到水亭中，珠帘卷。〔贴〕相公，元来在此操琴呵。〔生〕夫人，我当此清凉，聊托此以散闷怀。〔贴〕奴家久闻相公高于音乐，如何来到此间，丝竹之音，杳然绝响。斗胆请再操一曲，相公肯么？〔生〕夫人待要听琴。弹什么曲好？我弹一曲《雉朝飞》何如？〔贴〕这是无妻的曲，不好。〔生〕呀，说错了，如今弹一曲《孤鸾寡鹄》何如？〔贴〕两个夫妻正团圆，说什么孤寡。〔生〕不然弹一曲《昭君怨》何如？〔贴〕两个夫妻正和美，说什么宫怨。相公，当此夏景，只弹一曲《风入松》好。〔生〕这个却好。〔弹介。贴〕相公，你弹错了。〔生〕呀，到弹出《思归引》来。待我再弹。〔贴〕相公，你又弹错了。〔生〕呀，又弹出个《别鹤怨》来。〔贴〕相公，你如保恁的会差。莫不是故意卖弄，欺侮奴家。〔生〕岂有此心，只是这弦不中用。〔贴〕这弦怎的不中用。〔生〕俺只弹得旧弦惯，这是新弦，俺弹不惯。〔贴〕旧弦在那里？〔生〕旧弦撇下多时了。〔贴〕为甚撇了？〔生〕只为有了这新弦，便撇了那旧弦。〔贴〕相公何不撇了新弦，用那旧弦？〔生〕夫人，我心里岂不想那旧弦，只是新弦又撇不下。〔贴〕你新弦既撇不下，还思量那旧弦怎的？我想起，只是你心不在焉，特地有许多说话。

【桂枝香】〔生〕夫人，旧弦已断，新弦不惯。旧弦再上不能，待撇了新弦难拼。我一弹再鼓，一弹再鼓，又被宫商错乱。〔贴〕相公，你敢是心变了么？〔生〕非干心变。这般好凉天，正是此曲才堪听，又被风吹别调间。

【前腔】〔贴〕相公，非弹不惯，只是你意慵心懒。既道是寡鹄孤鸾，又道是昭君宫怨，那更思归别鹤，思归别鹤，无非愁叹。相公，我看你多敢是想着谁？〔生〕夫人，我不想着什么人。〔贴〕相公，有何难见，你既不然，我理会得了，你道是除了知音听，道我不是知音不与弹。〔生〕夫人，那有此意？〔贴〕相公，这个也由你。毕竟你无心去弹他，何似教惜春安排酒过来，与你消遣何如？〔生〕我懒饮酒，待去睡也。〔贴〕相公休阻妾意，老姥姥、惜春看酒来。〔净丑持酒上〕

【烧夜香】〔净〕楼台倒影入池塘，绿树阴浓夏日长，〔丑〕一架荼蘼满院香。〔合〕和你捧霞觞，纳晚凉。卷起珠帘，明月正上。〔贴〕将酒过来。

【梁州序】〔贴〕新篁池阁，槐阴庭院，日永红尘隔断。碧栏杆外，寒飞漱玉清泉。自觉香肌无暑，素质生风，小簟琅玕展。昼长人困也，好清闲，忽被棋

声惊昼眠。〔合〕金缕唱，碧筒劝。向冰山雪嶽排佳宴，清世界几人也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蔷薇帘箔，荷花池馆，一阵风来香满。湘帘日永，香消宝篆沉烟。谩有枕欹寒玉，扇动齐纨，怎遂黄香愿？〔作悲介。贴〕相公，你为甚的下泪？〔生〕猛然心地热，透香汗，我欲向南窗一醉眠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换头】〔贴〕向晚来雨过南轩，见池面红妆零乱。渐轻雷隐隐，雨收云散。只觉荷香十里，新月一钩，此景佳无限。兰汤初浴罢，晚妆残，深院黄昏懒去眠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换头】〔生〕柳阴中忽噪新蝉，见流萤飞来庭院。听菱歌何处？画船归晚。只见玉绳低度，朱户无声，此景尤堪恋。起来携素手，鬓云乱，月照纱橱人未眠。〔合前〕

【节节高】〔净〕涟漪戏彩鸳，把露荷翻，清香泻下琼珠溅。香风扇，芳沼边，闲亭畔。坐来不觉神清健，蓬莱阆苑何足羨？〔合〕只恐西风又惊秋，不觉暗中流年换。

【前腔】〔丑〕清霄思爽然，好凉天，瑶台月下清虚殿。神仙眷，开玳筵，重欢宴。任教玉漏催银箭，水晶宫里把笙歌按。〔合前〕

【余文】〔众〕光阴迅速如飞电，好良宵可惜渐阑，管取欢娱歌笑喧。〔生〕樵楼上几鼓了？〔净〕三鼓了。

欢娱休问夜如何， 此景良宵能几何？
遇饮酒时须饮酒， 得高歌处且高歌。

第二十三出 代尝汤药

【霜天晓角】〔旦上〕难捱怎避，灾祸重重至？最苦婆婆死矣，公公病，又将危。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又被打头风。奴家自从婆婆死后，万千狼狈；谁知公公病又将危。如今赎得些药，已煎在此，不免再安排一口粥汤。

【犯胡兵】囊无半点调药费，良医怎求？天那，纵然救得目前，饭食何处有？料应难到后。谩说道有病遇良医，饥荒怎救？

【前腔】公公这病呵，愁万苦千恁生受，妆成这症候。药呵，纵然救得目前，怎免得忧与愁？料应不会久。他只为不见孩儿，才得这病。若要这病好时呵，除非是子孝父心宽，方才可救。药已熟了，且扶公公出来吃些，看何如？〔旦下，扶外上〕

【霜天晓角】〔外〕神散魂飞，料应不久矣。〔旦〕公公请挣揣。〔外〕我纵然抬头强起，形衰倦，怎支持？〔旦〕公公，药已熟了，慢慢吃些。〔外〕媳妇，我吃不得这

药了。

【香遍满】〔旦〕论来汤药，须索是子先尝，方进与父母。公公，莫不是为无子先尝，恰便寻思苦？〔外吃药吐介。旦〕公公，且耐烦吃些。〔外〕媳妇，这药我吃不得了。我宁可早死了罢，免得累你。〔旦〕公公，你须索挣揣，怎舍得一命殁？〔外〕媳妇你吃糠，省钱赎药与我吃，我怎的吃得下？〔旦〕苦！元来不吃药，也只为着糟糠妇。〔旦〕公公，你既不吃药，且吃一口粥汤，看如何？〔外吃粥吐介。旦〕公公，还慢慢吃些。〔外〕媳妇，我肚腹膨胀，怎吃得下？

【前腔】〔旦〕公公，你万千愁苦，堆积在闷怀成气蛊，可知道吃了吞还吐。〔外〕媳妇，我不济事了，必是死也。孩儿又不回来，只是亏了你。〔旦〕公公，且自宽心，不要烦恼。〔旦背哭介〕怕添亲怨忆，暗将珠泪堕。〔外〕媳妇你吃糠，却教我吃粥，我怎的吃得下哩？〔旦〕苦，元来不吃粥，也只为糟糠妇。〔外〕媳妇，我死也不妨，只怨孩儿不在家，亏杀了你。你近前来，有两句言语分付你。〔旦〕公公如何？〔外作跌倒拜介〕

【歌儿】媳妇，我三年谢得你相奉事，只恨我当初，把你相担误。天那，我待欲报你的深恩，待来生我做你的媳妇。怨只怨蔡伯喈不孝子，苦只苦赵五娘辛勤妇。〔旦〕公公，奴身不足惜。

【前腔换头】我一怨你身死后有谁来祀；二怨你有孩儿不得相看顾；三怨你三年间，没一个饱暖的日子。三载相看甘共苦，一朝分别难同死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媳妇，我死呵，你将我骨头休埋在土。〔旦〕呀，公公百岁后，不埋在土，却放在那里？〔外〕媳妇，都是我当初不合教孩儿出去，误得你恁的受苦，我甘受折罚，任取尸骸露。〔旦〕公公，你休这般说，被人谈笑。〔外〕媳妇，不笑着你，留与傍人道，蔡伯喈不葬亲父。怨只怨蔡伯喈不孝子，苦只苦赵五娘辛勤妇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旦〕公公，倘你死呵，公婆已得做一处所。料想奴家，不久也归阴府。苦，可怜一家，三个怨鬼在冥途。三载相看甘共苦，一朝分别难同死。〔外〕媳妇，我毕竟是死了，你替我请张太公过来。〔旦〕公公说犹未了，恰好张太公来也。〔末上〕岁歉无夫婿，家贫丧老亲。可怜贞洁女，日夜受艰辛。五娘子，你公公病症何如？〔旦〕太公，我公公的病症，十分危笃。〔末〕如此，待我向前看看。老员外，你贵体若何？〔外〕苦，张太公。我不济事了，毕竟是个死。你今来得恰好，我凭你为证。写下遗嘱与媳妇收执，待我死后，教他休要守孝，早早改嫁便了。〔旦〕公公，你休那般说。自古道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公公休要写。〔外〕媳妇，你取纸笔过来。〔旦〕公公，奴家生是蔡郎妻，死是蔡郎妇。千万休写，枉自劳神。〔外〕媳妇，你不取纸笔来，要气杀我也。〔末〕五娘子你休逆他，嫁与不嫁在乎你，且取将过来。〔旦取上，外作写介〕咳，这一管笔倒有千斤来重。

【罗帐里坐】媳妇，你艰辛万千，是我担误了伊。你不嫁人呵，身衣口食，怎生区处？休休，当初元是我拆散了你夫妻。我如今死了呵，终不然教你又守着灵帏？

〔放笔介〕已知死别在须臾，更与什么生人做主？

【前腔】〔末〕这中间就里，我难说怎提？五娘子，你若不嫁人，恐非活计；若不守孝，又被人谈议。可怜家破与人离，怎不教人泪垂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公公严命，非奴敢违。若是教我嫁人呵，那些个不更二夫，却不误奴一世？公公，我一马一鞍，誓无他志。可怜家破与人离，怎不教人泪垂。

〔外〕张太公，我凭你为证，留下这条拄杖，待我那不孝子回来，把他与我打将出去。〔外倒旦扶介〕

公公病里莫生嗔， 员外宽心保自身
正是药医不死病， 果然佛度有缘人。

第二十四出 宦邸忧思

【喜迁莺】〔生上〕终朝思想，但恨在眉头，人在心上。凤侣添愁，鱼书绝寄，空劳两处相望。青镜瘦颜羞照，宝瑟清音绝响。归梦杳，绕屏山烟树，那是家乡？〔踏莎行〕怨极愁多，歌慵笑懒，只因添个鸳鸯伴。他乡游子不能归，高堂父母无人管。湘浦鱼沉，衡阳雁断，音书要寄无方便。人生光景几多时，蹉跎负却平生愿。

【雁渔锦】思量，那日离故乡。记临期送别多惆怅，携手共那人不厮放。教他好看承，我爹娘，料他每应不会遗忘。闻知饥与荒，只怕捱不过岁月难存养。若望不见我信音，却把谁倚仗？

【二犯渔家傲】思量，幼读文章，论事亲为子也须要成模样。真情未讲，怎知道吃尽多魔障？被亲强来赴选场，被君强官为议郎，被婚强效鸾凰。三被强，我衷肠事说与谁行？埋怨难禁这两厢：这壁厢道咱是个不撑达害羞乔相识，那壁厢道咱是个不睹事负心的薄幸郎。

【雁渔序】悲伤，鹭序鸳行，怎如那慈乌返哺能终养？谩把金章，绾着紫绶；试问斑衣，今在何方？斑衣罢想，纵然归去，又恐怕带麻执杖。天那，只为那云梯月殿多劳攘，落得泪雨如珠两鬓霜。

【渔家喜雁灯】几回梦里，忽闻鸡唱。忙惊觉错呼旧妇，同问寝堂上。待朦胧觉来，依然新人鸳帟凤衾和象床。怎不怨香愁玉无心绪？更思想被他拦当。教我怎不悲伤？俺这里欢娱夜宿芙蓉帐，他那里寂寞偏嫌更漏长。

【锦缠雁】谩悒快，把欢娱翻成闷肠。菽水既清凉，我何心贪着美酒肥羊？闪杀人花烛洞房，愁杀我挂名金榜。魑地里自思量，正是归家不敢高声哭，只恐猿闻也断肠。院子何在？〔末上〕有问即对，无问不答。相公有何指挥？〔生〕院子，你

是我心腹之人，有一件事和你商量，你休要走了我的消息。〔末〕小人安敢？〔生〕我自从离了父母妻室，来此赴选，本拟一擢高科，拜授当职。将谓数月之后，可作归计。谁知又被牛太师招为门婿，一向逗留在此，不得还家见父母一面。故此要和你商量个计策。〔末〕相公，自古道不钻不穴，不道不知。小人每常间见相公忧闷不乐，岂知这般就里。相公何不说与夫人知道？〔生〕院子，我夫人虽则贤慧，争奈老相公之势，炙手可热。待说与夫人知道，一霎时老相公得知，只道我去了不来，如何肯放我去？不如姑且隐忍，和夫人都瞒了，且待任满，寻个归计。〔末〕这的却是。老相公若还知道，如何肯放相公回去？〔生〕院子，我如今要寄一封书家去，没个方便的人。欲待使人径去，又怕老相公知道。你与我出街坊上体探，倘有我乡里人来此做买卖，待我寄一封家书回去。〔末〕小人谨领便去。

终朝长相忆， 寻便寄书人。

眼望旌捷旗， 耳听好消息。

第二十五出 祝发买葬

【金珑璁】〔旦上〕饥荒先自窘，那堪连丧双亲，身独自，怎支分？我衣衫都解尽，首饰并没分文，无计策，只得剪香云。〔蝶恋花〕万苦千辛难摆拨，力尽心穷，两泪空流血。裙布钗荆今已竭，萱花椿树连摧折。金剪盈盈明似雪，远照乌云，掩映愁眉月。一片孝心难尽说，一齐分付青丝发。奴家前日婆婆没了，已得张太公周济。如今公公又没了，无钱资送，难再去求告他？我思想起来，没奈何了，只得剪下头发，卖几贯钞，为送终之用。虽然这头发值钱不多，也只把他做些意儿，恰似教化一般。苦，不幸丧双亲，求人不可频。聊将青丝发，断送白头人。

【香罗带】一从鸾凤分，谁梳鬓云？妆台懒临生暗尘，那更钗梳首饰典无存也，头发，是我担阁你，度青春。如今又剪你，资送老亲。剪发伤情也，怨只怨结发薄幸人。

【前腔】思量薄幸人，辜奴此身，欲剪未剪教我先泪零。我当初早披荆入空门也，做个尼姑去，今日免艰辛。咳，只有我的头发恁般苦，少什么佳人的珠围翠拥兰麝熏。呀，似这般狼狈呵，我的身死兀自无埋处，说什么剪头发愚妇人！

【前腔】堪怜愚妇人，单身又贫。头发，我待不剪你呵，开口告人羞怎忍？我待剪你呵，金刀下处应心疼也。却将堆鸦髻，舞鸾鬓，与乌鸟报答鹤发亲。教人道雾鬓云鬟女，断送霜鬓雪鬓人。〔剪下哭介〕

【临江仙】连丧双亲无计策，只得剪下香鬟，非奴苦要孝名传。正是上山擒虎易，开口告人难。头发既已剪下，免不得将去货卖。穿长街，抹短巷，叫一声卖头发。

【梅花塘】卖头发，买的休论价。念我受饥荒，囊篋无些个。丈夫出去，那

堪连丧了公婆，没奈何，只得剪头发，资送他。呀，怎的都没人买？

【香柳娘】看青丝细发，看青丝细发，剪来堪爱。如何卖也没人买？这饥荒死丧，这饥荒死丧，怎教我女裙钗，当得恁狼狈？况连朝受馁，况连朝受馁，我的脚儿怎抬？其实难捱。〔做跌倒起介〕

【前腔】往前街后街，往前街后街，并无人采。我待再叫一声，咽喉气噎，无如之奈。苦！我如今便死，我如今便死，暴露我尸骸，谁人与遮盖？天那！我到底也只是个死。将头发去卖，将头发去卖，卖了把公婆葬埋，奴便死何害？〔作倒介，末上〕慈悲胜念千声佛，造恶徒烧万炷香。今日蔡老员外病症不知如何，我且去看一看。呀，五娘子，你为何倒在街上？〔旦〕苦，太公可怜见，救奴家则个。〔末杖扶介〕五娘子，你手里拿着头发做什么？〔旦〕奴家公公又没了，无钱资送。只得把自己头发剪下，欲卖几文钞，为送终之用。〔末哭介〕元来你公公又死了，呵，你怎的不来和我商量？把这头发剪下做什么？〔旦〕奴家多番来定害公公，不敢再来相恼。〔末〕呀，你说那里话！五娘子：

【前腔】你儿夫曾付托，儿夫曾付托，我怎生违背？你无钱使用，我须当贷。你将头发剪下，将头发剪下，又跌倒在长街，都缘我之罪。〔合〕叹一家破败，叹一家破败，否极何时泰来？各出珠泪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谢公公慷慨，谢公公慷慨，把钱相贷，我公婆在地下相感戴。只恐奴身死也，恐奴身死也，兀自没人埋。公公，谁还你恩债〔合〕叹一家破败，叹一家破败，否极何时泰来？各出珠泪。〔末〕五娘子，你先回家去，我即着人送些布帛米谷之类与你使用。〔旦〕如此多谢公公，请收这头发。〔末〕咳，难得难得，这是孝妇的头发，剪来断送公婆的。我留在家中，不惟传留做个话名，后日蔡伯喈回来，将与他看，也使他惶愧。

谢得公公救妾身！ 伊夫曾托我亲邻。

从空伸出拿云手， 提起天罗地网人。

第二十六出 拐儿给误

【打球场】〔净上〕几年间，为拐儿，脱空说谎为最。遮莫你是怎生俏俏的，也落在我圈套。自家脱空为活计，掏摸作生涯。剑舌枪唇伶俐的，也引教他懵懂。虚脾甜口怪吝的，也哄教他妆风。乡贯何曾有定居，姓名人知真实。妆成圈套，见了的便自入来；做就机关，入着的怎生出去？骗了钟馗手里宝剑，拐了洞宾瓢里仙丹。果然来无迹，去无踪，对面骗人如撮弄；纵使和你行，和你坐，当场赚你怎埋冤？拐儿阵里先锋，哄局门中大将。何用剜墙挖壁，强如黑夜偷儿；不索挟斧持刀，真个白昼劫贼。正是：天不生无禄之人，地不长无根之草。自家打听得蔡状元家住陈留，父母在堂，久无消息，他如今要寄家书回去。

况我在陈留走得惯熟，颇习语音，不免妆扮做陈留人，假写他父母家书递与他，必有回音；倘或附带些金帛回家，也不见得。却觅一个小富贵，便不然也索与我些路费回家。这里便是蔡状元府前，不免进入去咱。呀，怎的不见一个人？我且咳嗽一声。〔末上〕侯门深似海，不许外人敲。〔相见介〕你是那里人，来此有甚勾当？〔净〕小子从陈留来，蔡相公的老大人有家书在此。〔末〕呀，我相公正要乘便寄家书回去，你来得恰好，待我请相公出来。〔请介。生上〕

【凤凰阁】寻鸿觅雁，寄个音书无便。谩劳回首望家山，和那白云不见。泪痕如线，想镜里孤鸾影单。〔末〕告相公得知，有一个汉子，说他从陈留郡来，有老相公的家书在此。〔生〕快请他进来。〔相见介。生〕多承足下带得我家书来呵。〔净〕小子奉老大人尊命，特递在此。〔净递书介〕

【一封书】〔生〕“一从你去离，我在家中常念你。功名事怎的？想多应折桂枝。幸得爹娘和媳妇，各保安康无祸危。”谢天谢地，且喜家中多安乐。“见家书，可知之，及早回来莫更迟。”天那，我岂不要回去，争奈不由我。院子，你引乡亲到后堂茶饭。一面取纸笔，待我写家书，就付与他去；可取些金珠碎银过来。〔生写书介〕

【下山虎】“男岂百拜，大人尊前：一自离膝下，顿经数年。目断万里关山，镇日望悬。一向那堪音信断，名利事，叹牵绾，谩劳珠泪涟。上表辞金殿，要辞了官，争奈君王不见怜。”

【蛮牌令】“忽尔拜尊翰，激切意悬悬。幸喜爹娘和媳妇，尽安健。奈儿身淹留旅邸，不能够承奉慈颜。匆匆的聊附寸笺，草草伏乞尊照不宣。”乡亲，我这一封书，并这金珠，托你将到俺家里，与老相公收下。传示家中大小，俺早晚便回来，教他放心，不须忧虑。〔净〕小子理会得。〔生〕这些碎银，送与乡亲路上做盘费。〔净〕多谢，多谢。

【驻马听】〔生〕书寄乡关，说起教人心痛酸。乡亲，传示俺八旬爹妈，道与俺两月妻房，隔涉万水千山。啼痕缄处翠绡斑，梦魂飞绕银屏远。〔合〕报道平安，想一家贺喜，只说道再相见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〕遥忆乡关，有个人人凝望眼。他频看飞雁，望断孤舟，倚遍危栏。见这银钩飞动彩云笺，又索玉簪界破残妆面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净〕西出阳关，却叹今朝行路难。念取经年离别，跋涉万里程途。带着一纸云笺，只怕豺狼纷扰路途间，雁鸿怕不到家乡畔。〔合前〕

凭伊千里寄佳音，说尽离人一片心。

须知相别经多载，方信家书抵万金。

第二十七出 感格坟成

【挂真儿】〔旦上〕四顾青山静悄悄，思量起暗里魂销。黄土伤心，丹枫染泪，漫把孤坟独造。〔菩萨蛮〕白杨箫瑟悲风起，天寒日淡空山里。虎啸与猿啼，愁人添惨凄。穷泉深杳杳，长夜何由晓。洒泪泣双亲，双亲闻不闻？奴家自从丧了公婆，家中十分狼狈。昨已多承张太公，将公婆灵柩，搬得到山，免不得造一所坟茔，把公婆安葬了。争奈无钱倩人，难以再去求他，只得自家搬泥运土。〔裙包土介〕

【五更转】把土泥独抱，麻裙裹来难打熬。空山静寂无人吊，但我情真实切，到此不惮劳。苦！何曾见葬亲儿不到？又道是三匝围丧，那些个卜其宅兆？思量起，是老亲合颠倒。公公，你图他折桂看花早，不想自把一身，送在白杨衰草。谩自苦，〔作悲介〕这苦凭谁告？

【前腔】我只凭十爪，如何能够坟土高？苦，只见鲜血淋漓湿衣袄，天那，我形衰力倦，死也只这遭。休休，骨头葬处任他血流好，此唤做骨肉之亲，也教人称道。教人道：赵五娘真行孝。苦！心穷力尽形枯槁，只有这鲜血，到如今也出尽了。这坟成后，只怕我的身难保。呀，我气力都用乏了，不免就此歇息睡觉啊。

【卜算子先】坟土未曾高，筋力还先倦。〔睡介。山神上〕

【粉蝶儿】赵女堪悲，天教小神相济。善哉！善哉！吾乃当山土地。今奉玉帝敕旨：为见赵五娘行孝，特令差拨阴兵，与他并力筑造坟台，不免叫出南山白猿使者，北岳黑虎将军，前来听用。猿虎二将何在？〔净、丑扮猿、虎上。外〕吾奉玉帝敕旨：为见赵五娘独自在山筑坟，特差汝等率领阴兵，与他并力。汝等可变化作人形，与他运化土石，务要顷刻完成，不得惊动孝妇。〔净丑〕领法旨。〔造坟介〕告大圣，坟台已成了。〔外〕赵五娘，你抬起头来，听吾嘱咐：

【好姐姐】五娘听吾道语：吾特奉玉皇敕旨，怜伊孝心，故遣阴兵来助你。〔合〕坟成矣，葬了二亲寻夫婿，改换衣装往帝畿。赵五娘，你好生记着：正是大抵乾坤都一照，免教人在暗中行。〔外、净丑下。旦醒介〕

【卜算子后】梦里分明有鬼神，想是天怜念。呀，怪哉怪哉，奴家睡间，恍惚中似梦非梦，见神人嘱咐道：坟已成了，教奴家前往京畿，寻取丈夫。我思忖起来，独自一身，几时能够得坟成？〔起看介〕呀，果然这坟台都成了！谢天谢地，分明是神通变化。

【五更转】怨苦知多少？两三人只道同做饿殍。公公，婆婆，今日幸赖神明救济，成此坟台，你两人已得安妥。只一件，我未曾葬时节，也还恰象相亲傍的一般；如今葬了啊，穷泉一闭无日晓，叹如今永别，再无由相倚靠。我死和公婆做一处理呵，也得相伏侍。只愁我死在他途道，我的骨头，何由来到？从今去，坟啊，只愿得中干燥，福

子荫孙也都难料！呀，天那，便做荫得个三公，也济不得亲老。泪暗滴，复把苍天来祷。〔末同丑带锄器上〕

【铎锹儿】〔末〕悲风四起吹松柏，山云黯淡日无色。〔丑〕虎啸与猿啼，怎不惨戚。〔合〕趑步前来到峭壁，都与孝妇添助力。〔末〕老夫张广才，只为蔡老员外夫妻相继弃世，亏杀他媳妇赵五娘子支持，如今又闻得他把裙包土，筑造坟台。我想人家造一所坟，没有千百工造不成。他独自一个女流，如何成得此事？不免带将小二，与他添助力气则个。啊！好怪哉，如何坟都成了。只见松柏森森绕四围，孤坟新土掩泉扉。五娘子，空山独自无人问，为筑坟台有阿谁？〔旦〕太公，梦里鬼神多怪异，阴兵运石与搬泥。坟台成了亲分付，教奴寻婿到京畿。〔丑〕公公，自古流传多有此，毕竟感格上苍知。长城哭倒称姜女，五娘子，你他日芳名一样题。〔合〕正是：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【好姐姐】〔旦〕公公，念奴血流满指，独自要坟成无计，深感老天暗中相护持。〔合〕坟成矣，葬了二亲寻夫婿，改换衣装往帝畿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〕五娘子，老夫带领小二，待与你添助些力气，谁知有神暗中相救济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丑〕你每真个见鬼，这松柏孤坟在何处？恰才小鬼是我妆扮的。〔合前〕

孝心感格动阴兵， 不是阴兵坟怎成？
万事劝人休碌碌， 举头三尺有神明。

第二十八出 中秋望月

【念奴娇引】〔贴上〕楚天过雨，正波澄木落，秋容光净。谁驾玉轮来海底，碾破琉璃千顷。环佩风清，笙箫露冷，人在清虚境。〔净丑〕真珠帘卷，庾楼无限佳兴。〔临江仙〕〔贴〕玉作人间秋万顷，银葩点破琉璃。〔净〕瑶台风露冷仙衣，天香飘到处，此景有谁知？〔丑〕未审明年明夜月，此时此景何如？〔贴〕珠帘高卷醉琼卮，〔合〕正是莫辞终夕劝，动是隔年期。〔贴〕老姥姥，今夜中秋，月色澄清，你与我请相公出来，赏玩则个。〔净〕是是，夫人请相公玩月。〔生内应介〕我已睡了，不来。〔丑〕你什么嘴脸，可知道请他不来。〔贴〕惜春，你再去请。〔丑〕我去请。相公，夫人请相公出来玩月。〔生〕来也。〔丑笑介〕老姥姥，你看我嘴儿才动一动，相公就出来了。〔生上〕

【生查子】逢人曾寄书，书去神亦去。今夜好清光，可惜人千里。〔贴〕相公，今夜中秋，月色可爱。我请你赏玩一番，你没事推阻怎的？〔生〕月色有甚好处？〔贴〕相公，怎的不好？〔酹江月〕你看：玉楼金气卷霞绡，云浪空光澄澈。丹桂飘香清思爽，人在瑶台银阙。〔生〕影透风帟，光窥罗帐，露冷蛩声切。关山今夜，照人几处离别。〔净〕须信离合

悲欢，还如玉兔，有阴晴圆缺。便做人生长宴会，几见冰轮皎洁。〔丑〕此夜明多，隔年期远，莫放金樽歇。〔合〕但愿人长久，年年同赏明月。〔饮酒介〕

【念奴娇序】〔贴〕长空万里，见婵娟可爱，全无一点纤凝。十二栏杆光满处，凉浸珠箔银屏。偏称，身在瑶台，笑斟玉罍，人生几见此佳景？〔合〕惟愿取，年年此夜，人月双清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生〕孤影，南枝乍冷，见乌鹊缥缈惊飞，栖止不定。万点苍山，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？追省，丹桂曾攀，嫦娥相爱，故人千里谩同情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换头】〔贴〕光莹，我欲吹断玉箫，乘鸾归去，不知风露冷瑶京？环佩湿，似月下归来飞琼。那更、香雾云鬟，清辉玉臂，广寒仙子也堪并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换头】〔生〕愁听，吹笛关山，敲砧门巷，月中都是断肠声。人去远，几见明月亏盈。惟应、边塞征人，深闺思妇，怪他偏向别离明。

【古轮台】〔净〕峭寒生，鸳鸯瓦冷玉壶冰，栏杆露湿人犹凭，贪看玉镜。况万里清明，皓彩十分端正。三五良宵，此时独胜。〔丑〕把清光都付与酒杯倾，从教酩酊，拼夜深沈醉还醒。酒阑绮席，漏催银箭，香销金鼎。斗转与参横，银河耿，辘轳声已断金井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净〕闲评，月有圆缺阴晴，人世上有离合悲欢，从来不定。深院闲庭，处处有清光相映。也有得意人人，两情畅咏；也有独守长门伴孤另，君恩不幸。〔丑〕有广寒仙子娉婷，孤眠长夜，如何捱得，更阑寂静？此事果无凭，但愿人长久，小楼玩月共同登。

【余文】〔众〕声哀诉促织鸣，〔贴〕俺这里欢娱未罄。〔生〕他几处寒衣织未成。

今宵明月正团圆， 几处凄凉几处喧。
但愿人生得久长， 年年千里共婵娟。

第二十九出 乞丐寻夫

【胡捣练】〔旦上〕辞别去，到荒丘，只愁出路煞生受。画取真容聊藉手，逢人将此免哀求。鬼神之道，虽则难明；感应之理，未尝不信。奴家昨日，独自在山筑坟，正睡间，忽梦一神人，自称当山土地，带领阴兵，与奴家助力；却又嘱付，教奴家改换衣装，径往长安寻取丈夫。待觉来，果然坟台并已完备，这的分明是神道护持。正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今二亲既已葬了，只得改换衣装，扮作道姑，将琵琶做行头，沿街上弹几个行孝的曲儿，抄化将去。只是一件，我几年间和公婆厮守，如何舍得一旦撇了他？奴家自幼薄晓得些丹青，何似想象画取公婆真容，背着一路去，也似相亲傍的一般。但遇小祥忌辰，展

开与他烧些香纸，奠些酒饭，也是奴家一点孝心。不免就此画描真容则个。〔描画介〕

【三仙桥】一从他每死后，要相逢不能够。除非梦里暂时略聚首。苦要描，描不就，暗想象，教我未描先泪流。描不出他苦心头；描不出他饥症候；描不出他望孩儿的睁睁两眸。只画得他发飕飕，和那衣衫敝垢。休休，若画做好容颜，须不是赵五娘的姑舅。

【前腔】我待要画他个庞儿带厚，他可又饥荒消瘦。我待要画他个庞儿展舒，他自来长恁面皱。若画出来，真是丑，那更我心忧，也做不出他欢容笑口。不是我不会画着那好的，我从嫁来他家，只见他两月稍优游，其余都是愁。那两月稍优游，我又忘了。这三四年间，我只记他形衰貌朽。这真容啊，便做他孩儿收，也认不得是当初父母。休休，纵认不得是蔡伯喈当初爹娘，须认得是赵五娘近日来的姑舅。真容既已描就了，就在这里烧些香纸，奠些酒饭，拜别了公婆出去。〔拜辞介〕

【前腔】公公，婆婆，非是奴寻夫远游，只怕我公婆绝后。奴见夫便回，此行安敢久。苦！路途中，奴怎走？望公婆，相保佑我出外州。天那，他兀自没人看守，如何来相保佑？这坟啊，只怕奴去后，冷清清有谁来祭扫？纵使遇春秋，一陌纸钱怎有？休休，你生是受冻馁的公婆，死做个绝祭祀的姑舅。奴家既辞了坟墓，只得背了真容，便索去辞张太公。呀，如何恰好张太公来也。〔末上〕衰柳寒蝉不可闻，金风败叶正纷纷。长安古道休回首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〔旦〕奴家适间拜辞了坟莹，正要上宅上来告别。〔末〕呀，五娘子，你几时去？〔旦〕太公，奴家今日就行了。〔末〕你背的是什么画？〔旦〕是奴公婆的真容，待将路上去，借手乞告些盘缠，早晚与他烧香化纸。〔末〕是谁画的？〔旦〕是奴家将就描摹的。〔末〕五娘子，你孝心所感，一定逼真，借我看一看。咳，画得象，画得象。〔作悲介〕老员外，老安人，〔鹧鸪天〕死别多应梦里逢，谩劳孝妇写遗踪。可怜不得图家庆，辜负丹青泣画工。衣破损，鬓鬢松，千愁万恨在眉峰。只怕蔡郎不识年来面，赵女空描别后容。五娘子，我听得你要远行，将几贯钱与你路上少助些盘缠。〔旦〕多多定害公公了，奴家又有不识进退之愚；奴家去后，公婆坟莹，早晚望太公可怜见，看这两个老的在日之面，与奴家看管则个。〔末〕这个不妨。你但放心前去，老夫少不得如此。〔拜辞介〕

【忆多娇】〔旦〕公公，他魂渺漠，我没倚托。程途万里，教我怀夜壑。此去孤坟，望公公看着。〔合〕举目潇索，满眼盈盈泪落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〕五娘子，我承委托，当领略。这孤坟我自看守，决不爽约。但愿途中身安乐。〔合前〕

【斗黑麻】〔旦〕奴深谢公公，便相允诺。从来的深恩，怎敢忘却！只怕途路远，休怯弱；病染灾缠，衰力倦脚。〔合〕孤坟寂寞，路途滋味恶。两处堪悲，万愁怎摸？

【前腔】〔末〕伊夫婿多应是，贵官显爵。伊家去，须当审个好恶。五娘子，只

怕你这般乔打扮，他怎知觉？一贵一贫，怕他将错就错。〔合前。旦〕公公，奴家拜别去也。〔末〕五娘子且慢着，老夫还有几句言语嘱咐你。〔旦〕望公公指教。〔末〕五娘子，你少长闺门，岂识路途？当初蔡郎未别时节，你青春正媚；你如今又遭这饥荒贫苦，貌怯身单。正是桃花岁岁皆相似，人面年年自不同。蔡郎临别之时，可不道来。〔旦〕公公他道甚的？〔末〕他道是若有寸进，即便回来。如今年荒亲死，一竟不回。你知他心腹事如何？正是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唉，蔡郎原是读书人，一举成名天下闻。久留不知因个甚？年荒亲死不回门。五娘子，你去京城须仔细，逢人下气问虚真。若见蔡郎谩说千般苦，只把琵琶语句诉原因。未可便说他妻子；未可便说丧双亲；未可便说裙包土；未可便说剪香云。若得蔡郎思故旧，可怜张老一亲邻。我今年已七十岁，比你公公少一旬，你去时犹有张老来相送，你回时不知张老死和存。我送你去啊，正是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送断肠人。〔哭介。旦〕谢得公公训诲，奴家铭心镂骨，不敢有忘，如今只得告别去也。〔末〕五娘子，早去早回。

为寻夫婿别孤坟， 只怕儿夫不认真。
惟有感恩并积恨， 万年千载不成尘。

第三十出 问询衷情

【菊花新】〔生上〕封书远寄到亲闱，又见关河朔雁飞。梧叶满庭除，争似我闷怀堆积。〔生查子〕封书寄远人，寄上万里亲。书去神亦去，兀然空一身。自家喜得家书，报道平安，已曾修书附回家去，不知何如？这几日常怀想念，翻成愁闷。正是：虽无千丈线，万里系人心。〔贴上〕

【意难忘】绿鬓仙郎，懒拈花弄柳，劝酒持觞。眉颦知有恨，何事苦相防？〔生〕夫人，些个事，恼人肠。〔贴〕相公，试说与何妨？〔生〕只怕你寻消问息，添我恹惶。〔贴〕古人云：颦有为颦，笑有为笑。是以君子，当食不嗟，临乐不叹。无事而戚，谓之不祥。相公，你自来我家，不明不暗，如醉如痴，镇日忧闷，为着甚的？还少了吃的？少了穿的？相公，我待道你少吃的啊，

【红衲袄】你吃的是煮猩唇和烧豹胎。我待道你少穿的啊，你穿的是紫罗襦，系的是白玉带。你出入啊，我只见五花头踏在你马前摆，三檐伞儿在你头上盖。相公，休怪奴家说：你本是草庐中一秀才，如今做着汉朝中梁栋材。你有甚不足，只管锁了眉头也，唧唧啾啾不放怀？〔生〕夫人，你道我有穿的啊，

【前腔】我穿的是紫罗襦，倒拘束得我不自在；我穿的是皂朝靴，怎敢胡去踹？你道我有吃的啊，我口里吃几口慌张张要办事的忙茶饭，手里拿着个战兢兢怕犯法的愁酒杯。倒不如严子陵登钓台，怎做得扬子云阁上灾？似我这般样为官啊，

只管待漏随朝，可不误了秋月春花也？干碌碌头又早白。〔贴〕相公，我知道了：

【前腔】莫不是丈人行性气乖？〔生〕不是。〔贴〕莫不是妾跟前缺管待？〔生〕不是。〔贴〕莫不是画堂中少了三千客？〔生〕不是。〔贴〕莫不是绣屏前少了十二钗？〔生〕也不是。〔贴〕相公啊，这意儿教人怎猜？这话儿教人怎解？我今番猜着你了，敢只是楚馆秦楼有个得意人儿也，闷恹恹常挂怀？〔生〕夫人，不是。

【前腔】有个人儿在天一涯，天那，我不能够见他。只落得脸销红眉锁黛。〔贴〕我道什么来？可知哩。〔生〕不是，我本是伤秋宋玉无聊赖，有甚心情去恋着闲楚台？〔贴〕相公，你有甚事？明说与奴家知道。〔生〕夫人，三分话儿只恁猜，一片心儿直恁解。〔贴〕你有话如何不对我说？〔生〕罢了，夫人，你休缠得我无言，若还提起那筹儿也，扑簌簌泪满腮。〔贴〕由你，由你。我若不解劝，你又只管忧闷；待问着你，你又遮瞒我。我也莫奈何。相公，夫妻何事苦相防？莫把闲愁积寸肠。难道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〔贴虚下，潜听介。生〕天那，自古道难将我语和他语，未卜他心似我心。自家娶妻两月，别亲数年，朝夕思想，翻成愁闷。我这新娶的媳妇虽则贤慧，我待将此事和他说，他也肯教我回去。只是他的爹爹，若知我有媳妇在家，如何肯放我回去？不如姑且隐忍，改日求一乡郡除授，那时却回去见双亲便了。咳，夫人，非是提防你太深，只缘伊父苦相禁。正是：夫妻且说三分话，〔贴〕呀，我理会得了，你道是未可全抛一片心。好，好！你瞒我也由你，只是你爹娘和媳妇嗟怨你。

【江头金桂】〔贴〕相公，我怪得你终朝 颦暗，只道你缘何愁闷深？教咱猜着哑谜，为你沉吟，那筹儿没处寻。我和你共枕同衾，你瞒我则甚？你自撇了爹娘媳妇，屡换光阴，他那里须怨着你没音信。笑伊家短行，笑伊家短行，无情忒甚！到如今，兀自道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夫人，非是我声吞气忍，只为你爹行势逼临。怕他知我要归去，将人厮禁，要说又将口噤。我待解朝簪，再图乡任。那时节啊，他不提防着我，须遣我到家林，我和你双双两人归昼锦。苦！我双亲老景，我双亲老景，存亡未审。我实不瞒你，前日曾附一封书回去，只怕雁杳鱼沉。〔贴〕你既有书信附去，怎的也没有回报？〔生〕又不是烽火连三月，真个家书抵万金。〔贴〕原来如此。我去对爹爹说，和你同去便了。〔生〕你爹爹如何肯放我回去？你且休说破了。〔贴〕不妨事。我爹爹身为太师，风化所关，观瞻在望，终不然恁的不顾仁义？〔生〕你休说，不济事干枉了。〔贴〕相公你不必忧虑，我自有道理，不由我爹爹不从。

雪隐鹭鸶飞始见， 柳藏鹦鹉语方知。

假如染就干红色， 也被傍人讲是非。

第三十一出 几言谏父

【西地锦】〔外上〕好怪吾家门婿，镇日不展愁眉。教人心下常萦系，也只为着门楣。入门休同荣枯事，观着容颜便得知。自家招赘蔡伯喈为婿，可谓得人。只一件，他自从到此，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，不知为着什么，必有缘故。且待女孩儿出来问他，便知端的。〔贴上〕

【前腔】只道儿夫何意，如今就里方知。万里家山要同归去，未审爹爹意何如？〔外〕孩儿，吾老入桑榆，自叹吾之皓首；汝身乖琴瑟，每为汝而懊怀。夫婿何故忧愁？孩儿必知端的。〔贴〕告爹爹得知：他娶妻六十日，即赴科场；别亲三五年，竟无消息。温清之礼既缺，伉俪之情何堪！今欲归故里，辞至尊家尊而同行；待共事高堂，执子道妇道以尽礼。〔外怒介〕呀，我乃紫阁名公，汝是香闺艳质。何必顾此糟糠妇？焉能事此田舍翁？他久别双亲，何不寄一封之音信？汝从来娇养，安能涉万里之程途？休惑夫言，唯从父命。〔贴〕爹爹，普观典籍，未闻妇道而不拜舅姑；试论纲常，岂有子职而不事父母？若重唱随之义，当尽定省之仪。彼荆钗布裙，既已独奉亲闱之甘旨；此金屏绣褥，岂可久恋监宅之欢娱？爹爹身居相位，坐理朝纲。岂可断他人父子之恩，绝他人夫妇之义？使伯喈有贪妻之爱，不顾父母之愆；俾孩儿坐违夫之命，不事舅姑之罪。望爹爹容恕，特赐矜怜。〔外〕休胡说！他既有媳妇在家，你去做什么？

【狮子序】〔贴〕爹爹，他媳妇虽有之，念奴家须是，他孩儿次妻。那曾有媳妇不侍亲闱？〔外〕孩儿，你去有什么勾当？〔贴〕若论做媳妇的道理，须当奉饮食，问寒暄，相扶持，蘋蘩中馈。〔外〕便做有许多勾当，他有媳妇在家里，你不去也不妨。〔贴〕爹爹，又道是养儿代老，积谷防饥。〔外〕既道是养儿代老，积谷防饥，何似当初休教他来应举？

【太平歌】〔贴〕爹爹，他求科举，指望锦衣归，不想道爹爹留他为女婿。〔外〕这个是有缘千里能相会，须强他不得。〔贴〕他埋冤洞房花烛夜，那些个千里能相会？只要保全金榜挂名时，他事急且相随。〔外〕孩儿，你到说我不是，这般埋冤着我。

【赏宫花】〔贴〕他终朝惨凄，我如何忍见之？〔外〕他自惨凄，你管他怎的？〔贴〕若论为夫妇，须是共欢娱。〔外〕你对他说，他若在这里，我教他做个大大的官。〔贴〕爹爹，他数载不通鱼雁信，枉了十年身到凤凰池。〔外〕呀，你听着丈夫的言语，却不听我说，这妮子好痴迷啊。

【降黄龙】〔贴〕爹爹，须知，非奴痴迷，已嫁从夫，怎违公议？〔外〕孩儿你去也不妨，只是我没个亲人在傍，如何舍得你去？〔贴〕爹犹念女，怎教他爹娘不念孩

儿？〔外〕孩儿，不是我不放你去，他既有媳妇在家，你去时节，只怕担阁了你。〔贴〕休提，纵把奴担阁，比担阁他媳妇何如？〔外〕便不然只教蔡伯喈自去便了。〔贴〕爹爹，那些个，夫唱妇随，嫁鸡逐鸡飞？〔外〕孩儿，他是贫贱之家，你如何伏侍他的父母？

【大圣乐】〔贴〕爹爹，婚姻事难论高低，若论高低何似休嫁与。假饶亲贱孩儿贵，终不然便抛弃？〔外〕他自有媳妇，你管他做什么？〔贴〕奴须是他亲生儿子亲媳妇，难道他是谁人我是谁？〔外〕孩儿，据你说起来，我到说得不是了。〔贴〕爹居相位，怎说着伤风败俗、非理的言语？〔外怒介〕这妮子无礼，却将言语来冲撞我。我的言语到不中听啊。孩儿，夫言中听父言违，懊恨孩儿见识迷。我本将心托明月，谁知明月照沟渠。〔外下。贴〕自古道酒逢知己千钟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好笑我爹爹不顾仁义，却道奴家把言语冲撞他。昨日我丈夫教我休说破，我如今有何颜见他？只得且在此坐一坐，寻思个道理，去回他则个。〔闷坐介。生上〕

【称人心】撒呆打墮，早被那人瞧破。他要同归知他爹怎么？我料想他每，不允诺。呀，夫人，你缘何独坐？想你爹爹不肯么？伊家道俐齿伶牙，争奈爹行不可。

【前腔】〔贴〕天那，我爹爹全不顾人笑啊，这期间只是我见差。祸根芽，从此起，灾来怎躲？相公，他道我从着夫言，骂我不听亲话。

【红衫儿】〔生〕夫人，你不信我教伊休说破，到此如何？算你爹心性，我岂不料过。我为甚乱掩胡遮？也只为着这些。你直待要打破砂锅，是你招灾揽祸。

【前腔】〔贴〕不想道相掙靶，这做作难禁架。我见你每每咨嗟要调和，谁知好事多磨？起风波，相公，把你陷在地网天罗，如何不怨我？天那，懊恨只为我一个，却担阁了两下。

【醉太平】〔生〕蹉跎！光阴易谢。纵归去，晚景之计如何？名缰利锁，牢络在海角天涯。知么？多应我老死在京华，孝情事一笔都勾罢。苦，这般摧挫；伤情万感，泪珠偷堕。

【前腔】〔贴〕非诈，奴甘死也。纵奴不死时，君去须不可。〔生〕夫人，你如何说这话？〔贴〕相公，奴身值什么？只因奴误你一家。差讹，假饶做夫妇也难和，你心怨我心萦挂。奴身拼舍，成伊孝名，救伊爹妈。〔生〕夫人，你不要这般说。万一你爹爹知之，反加谴责。〔贴〕相公，妾当初勉承父命，遣事君子。不想君家有白头之父母，青春之妻房。致君衷肠不满，名行有亏。如今思之：误君之父母者，妾也；误君之妻房者，妾也；使君为不孝薄幸之人，亦妾也。妾之罪大矣！纵偷生于今世，亦公议所不容。昔者聂政姊倚死尸傍以成弟之名，王陵母死伏剑下以全子之节。妾岂爱一身，误君百行。妾当死于地下，以谢君家，小则可以解君之萦挂，大则可以救君之父母，近则可以成孝子之令名，远则可以免后世之公议，妾死何憾焉？〔生〕夫人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古人云：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；岂可陷亲于不义？此事决然不可。〔贴〕相公，你也说得是。只

是累你一时回去不得，如何是好？〔生〕夫人且慢着，怕你爹爹也有回心转意时节，且更宁耐，看如何？

一心只欲转家乡， 争奈爹行不忖量。
大风吹倒梧桐树， 自有傍人说短长。

第三十二出 路途劳顿

【月云高】〔旦上〕路途多劳倦，行行甚时近？未到洛阳城，盘缠多使尽。回首孤坟，空教奴望孤影。天那，他那里谁做采？俺这里谁投奔？正是西出阳关无故人，须信道家贫不是贫。〔苏幕遮〕怯山登，愁水渡。暗忆双亲，泪把麻裙渍。回首孤坟何处是？两下萧条，一样愁难诉。玉消容，莲困步。愁寄琵琶，弹罢添凄楚。惟有真容时时顾，憔悴相看，无语恹惶苦。奴家为寻丈夫，在路途上多少狼狈。况独自一身，拿着一个琵琶，背着二亲真容，登高履险，宿水餐风，其实难捱。只是一件，若去到洛阳，寻见丈夫，相逢如故，也不枉了这遭辛苦；倘或他驷马高车，前呼后拥，见奴家这般褴褛，不肯相认，可不担阁了奴家？

【前腔】暗中思忖，此去好无准。只怕他身荣贵，把咱不厮认。若是他不做采，空教奴受艰辛？他未必忘恩义，我这里自闲评论，他须记一夜夫妻百夜恩，怎做得区区陌路人？唉，只一件——

【前腔】他在府堂深隐，奴身怎生进？他在驷马高车上，又难将他认。我有个道理，若到他跟前，只提起二亲真。天那，又怕消瘦了庞儿，他犹难十分信。呀，他不到得非亲却是亲，我自须防人不仁。

哽咽无言对二真， 千山万水好艰辛。
见说洛阳花似锦， 只恐来时不遇春。

第三十三出 听女迎亲

【番卜算】〔外〕儿女话堪听，使我心疑惑。暗中思忖觉前非，有个团圆策。自古道：“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”昨日女孩儿要和伯喈归去，同事双亲，自家不肯放他去，却将几句言语冲撞我。我一时不胜焦躁，如今寻思起来，他的言语，句句有理，节节堪听。待要放他回去，只虑他幼长闺门，难涉路途；况俺年老，无人奉侍，如何放得他去？如今有个道理，不免使一个人，多与盘缠，教他径去陈留，将蔡伯喈爹娘和媳妇都迎取来，多少是好？不免叫孩儿和伯喈过来商议则个。〔生贴同上〕

【前腔】〔生〕泪眼滴如珠，愁事萦如织。〔贴〕早知今日悔当初，何似休明白。〔相见介。外〕孩儿，你夜来的说话，我仔细寻思起来，都说得有理。我欲待教你同女婿回去，路途跋涉，这个也难。不如径使人去陈留，取他爹妈媳妇来做一处居住，你两人心下如何？〔贴〕这个，随爹爹主张。〔生〕若得如此，感恩非浅。〔外〕院子李旺何在？〔丑上〕频听指挥黄阁下，又闻呼唤画堂前。老相公有何使令？〔外〕李旺，我要差你去陈留走一遭。〔丑〕去做什么？〔外〕差你去那里接取蔡状元的老员外、老安人、小娘子三人，来我府中同住。〔丑〕如此，李旺不去。〔贴〕李旺，你去请得来，我重重赏你。〔丑〕夫人，你如今说道重重赏我，只怕取得他小娘子来时，夫人又要和他争大争小。到那时节，可不埋冤李旺，那里还肯把东西赏我？〔外〕休闲说，我如今修一封书去相请。外有银钱与你一路去做盘缠，休得落后了。〔生〕李旺，你去时节，须要多方询问；若是来时，路途上千万小心承直。〔丑〕不妨，我出路惯便，自有分晓。

【四边静】〔外〕李旺，你去陈留仔细询端的，专心去寻觅。请过两三人，途中好承直。〔合〕休忧怨忆，寄书咫尺。眼望旌旗捷，耳听好消息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只怕饥荒散乱无踪迹，他存亡也难测。何况路途间，难禁这劳役。〔合前〕

【福马郎】〔贴〕李旺，你休说新婚在牛氏宅。〔外〕孩儿，便说又待怎的？〔贴〕他须怨我相担误；归未得，只恐傍人闻之，把奴责。〔合〕若是到京国，相逢处做个好筵席。

【前腔】〔丑〕相公，多与我盘缠添气力，万水千山路，曾惯历。〔拜介〕辞却恩官去，管取好消息。〔合前〕

限伊半载望回音，路上看承须小心。
但愿应时还得见，果然胜似岳阳金。

第三十四出 寺中遗像

〔末扮五戒上〕年老心闲无外事，麻衣草座亦容身。相逢尽道休官好，林下何曾见一人？自家乃是弥陀寺中一个五戒便是。今日俺寺中建一个无碍道场，不拣什么人，或是荐悼双亲，保安身己的，都来这里聚会。真个好寺院好道场啊！〔内问介〕怎见得好寺院？〔末〕但见兰若庄严，莲台整肃。佛殿嵯峨耀金璧，回廊缭绕画丹青。千层塔高耸侵云，半空中时闻清铎；七宝楼晶光耀日，六时里频扣洪钟。松下山门，红尘不到；竹边僧舍，白日难消。阿罗汉神像威仪，如灵山三十六万亿佛祖；比丘僧戒行清洁，似祇园千二百五十人。且看旛影石坛高，惟有棋声花院静。休提清净法界，且说严肃道场。只见珠幢宝盖影飘飘，玉磬金钟声断续。龙瓶中插九品红莲，开净土春秋不老；凤蜡内吐千枝绛蕊，照佛天昼夜常明。齐整整的贝叶同翻，扑簌簌的天花乱坠。旃檀林里，看清净香，道德香；香积厨中，献这禅悦食，法喜

食。人人在十洲三岛，个个净五蕴六根。击大法鼓，吹大法螺，仙乐一齐奏动；开甘露门，入甘露城，幽魂尽获超升。正是寄言苦海林中客，好向灵山会上修。今日寺中建设大会，怕有官员贵客，来此游玩，不免将着疏头就抄化几文香钱，添助支费。道又未了，远远望见两个官人来到。〔净丑扮风子上〕

【缕缕金】〔净〕胡厮歪，两秀才。家中无宿火，有甚强迫陪？〔丑〕我自来装风子，如今难悔。几丛林深处且徘徊，特来看佛会。〔末〕官人请坐告茶。〔净〕五戒，你这佛会支费太多？〔末〕便是。官人休怪冒渎，今日天与之幸，得遇两位贵客到此。斗胆抄化几文香钱，添助支费则个。〔丑〕五戒，你要抄化，将疏头来看。钱是傥来之物，那里不使，那里不用？〔净〕兄弟你说得是。俺这般人，那一日不使几贯钞？我便舍他五锭。〔丑〕我也舍他五锭。〔末〕如此多谢官人。〔净〕呀，远远望见一个妇人来，且是生得有些意思。〔丑〕真个有一妇人来，背着一画琵琶，到和你家姐姐厮象。〔净〕休胡说，远观不审，近觑分明。〔旦上〕

【前腔】途路上，实难捱。盘缠都使尽，好狼狈。试把琵琶拨，逢人乞丐。荐公婆魂魄免沉埋，特来赴佛会。奴家且喜已到洛阳。闻说今日弥陀寺中做佛会，不免就此抄化几文钞，追荐公公婆婆则个。〔末〕道姑请里面赴斋。〔旦〕多谢，多谢。〔净〕道姑，你背着什么东西？〔旦〕是奴家公婆的真容。〔净〕道姑你从哪里来？

【销金帐】〔旦〕听奴诉与：奴是良人妇，为儿夫相担误。〔净〕他怎的担误你？〔旦〕他一向赴选及第，未归乡故。饥荒丧了，丧了亲的舅姑。〔丑〕你丈夫既不在家，丧了公婆，谁人与你安葬？〔旦〕苦！我造坟墓。〔净〕你如今来这里做什么？〔旦〕今为寻夫来到此。〔丑〕你丈夫在那里？〔旦〕未知他在何处所。〔净〕道姑，你抱着这个琵琶做什么？〔旦〕奴家将此琵琶弹一两个曲儿，抄化几文钞，就此寺中追荐公婆。〔丑〕原来如此。道姑，你会弹什么曲儿？你会弹“也四儿”么？〔旦〕不会。〔净〕你会弹“八俏手”么？〔旦〕也不会。奴家只会弹些行孝曲儿。〔末〕道姑，难得这两位官人在此，你好生弹一两个曲儿伏侍他，等他重重赏你。〔旦〕既然如此，只怕奴家弹得不好，望官人休责。〔丑〕你只管好好的弹，我重重赏赐你。〔旦〕官人请坐听着。〔弹介〕凡人养子，怀抱最艰辛。欲语未能行未得，此际苦双亲。

【前腔】凡人养子，最是十月怀担苦，更三年劳役抱负。休言他受湿推干，万千劳苦。真个千般爱惜，万般回护。儿有些不安，父母惊惶无措。直待可了，可了欢欣似初。〔净〕弹得好，弹得好。〔末〕真个弹得好！〔丑〕钱钞那里不使，我且先与你一领好袄子。〔脱衣与旦介〕道姑你再弹一弹。〔旦〕官人请坐听着。〔弹介〕孩儿渐长成，父母渐欢欣。教语教行并教礼，一意望成人。

【前腔】儿行几步，父母欢欣相顾，渐能言能走路。指望饮食羹汤，自朝及暮。悬悬望他，望他不知几度？为择良师，只怕孩儿愚鲁。略得他长俊，可便欢欣赏赐。〔丑〕弹得好，弹得好。〔末〕真个弹得好！〔净〕钱钞那里不用，我也先与你一领好袄子。〔脱衣与旦介〕道姑你再弹一弹。〔旦〕官人请坐听着。〔弹介〕勤于教道，暮

史及朝经。愿得荣亲并耀祖，一举便成名。

【前腔】朝经暮史，教子勤诗赋，为春闱催教赴。指望他耀祖荣亲，改换门户。悬悬望他，望他腰金衣紫。儿在程途，又怕餐风宿露。求神问卜，把归期暗数。〔丑〕弹得好！弹得好！〔末〕实是弹得好！〔丑〕钱钞是人赚来的，我再与你一领袄子。〔脱衣与旦介。末〕原来里面都是破衣裳啊。官人把袄子都脱了，身上这般寒，什么意思？〔净〕寒由他自寒，不可坏了局面。咱每这般人兴头来了，使钞惯了，怕什么寒？道姑你再唱唱。〔末〕道姑你再弹，且看他再把什么与你。〔旦弹介〕孩儿在外，须早回程。忤逆男儿并孝子，报应甚分明。

【前腔】儿还念父母，及早归乡土，看慈乌亦能返哺。莫学我的儿夫，把双亲担误。常言养子，养子方知父母。算那忤逆男儿，和孝顺爹娘之子，若无报应，果是乾坤有私。〔末〕弹得好，弹得好。〔净〕他弹得自好，唱得自好，我没什么与他了。〔末笑介〕可知道。〔净作寒介。丑〕兄弟，我和你这般的走回家去，成什么模样？〔净〕我只赖五戒取衣裳便罢。〔末〕呀，你扯我怎的？〔丑〕扯你怎的！你倒装成骗局，把我每的衣裳都剥去了。〔末〕咳，我几曾妆局骗你，是你自把衣裳与他。〔净〕秃驴，你道不曾妆局骗我。我看见道姑弹了，喝一声采，你也喝一声采，只管撺掇我把衣裳与他，这不是妆局骗我？〔丑〕你不取还我，我扯你到洛阳县里去。〔末〕天那，我不曾见这般没行止的人。道姑，没奈何了，把衣裳还他去罢。〔旦〕衣服在这里，拿还他去。既不情愿，我要他做什么？〔丑〕钱钞虽则那里不用，只是寒冷又忍不得。〔穿衣介。净〕道姑，方才说道你弹得好，唱得好。我如今寻思起来，你弹得也不好，唱得也不好。你不信时，再弹唱一曲看看。〔旦〕奴家也弹不得了，也唱不得了。〔净〕可知道不敢再弹唱了。〔丑〕兄弟，他既不敢弹唱了，我和你且回家去。〔净〕说得是，我和你回去罢。〔丑〕五戒，我小子不是豪富。〔末〕枉了教你题疏，你衣裳敢是借的？〔净、丑〕可知道我腿上无个布裤。〔末并下。旦〕一斟一酌，莫非前定。奴家准拟今日抄化几文钱钞，就此追荐公婆，谁知撞着这两个风子，搅闹了一场。如今虽没东西备办奠礼，且将公婆真容挂在此，拜嘱一番，以表来意罢了。〔挂真容拜介〕

【赏秋月】在途路，历尽多辛苦。把公婆魂魄来超度，焚香礼拜祈回护，愿相逢我丈夫。〔末、丑随生上〕

【缕缕金】〔生〕时不利，命多乖。双亲在途路上，怕生灾。〔末、丑〕相公，此是弥陀寺，略停车盖。〔合〕办虔诚恳祷拜莲台，特来赴佛会。〔丑〕道姑回避。〔旦〕正是：在他檐下过，怎敢不低头。〔慌下，失真容介。生〕那得这轴画像。〔丑〕敢是适间道姑遗下的。〔生〕叫他转来，将还他去。〔丑叫不应介〕去选了，叫不应。〔生〕既叫不应，且与他收下。左右，唤和尚过来。〔净扮和尚上〕

【前腔】能吃酒，会口童斋。吃得醺醺醉，便去搂新戒。讲经和回向，全然尴尬。你官人若有文才，休来看佛会。〔相见介〕和尚，下官为迎取父母为此，不知路上安否何如？特来三宝面前，祈求保佑。〔净〕原来如此，小僧先请佛。

【佛赚】如来本是西方佛，西方佛。却来东土救人多，救人多。结跏趺坐坐莲花，丈六金身最高大，他是十方三界，第一个大菩萨。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糖。〔末〕和尚你念差了，是波罗密。〔净〕糖也这般甜，密也这般甜，南无南无十方佛；十方法、十方僧。上帝好生不好杀，好人还有好提掇，恶人还有恶鉴察。好人成佛是菩萨，恶人做鬼做罗刹。第一灭却心头火，心头火。第二解开眉间锁，眉间锁。第三点起佛前灯，佛前灯。真个是好也快活我，快活我。诸恶莫作，奉劝世上人则个。浪里梢公牢把舵，行正路，莫蹉跎。大家却去诵弥陀，诵弥陀。善男信女笑呵呵。听大法鼓冬冬冬冬，听大法饶乍乍乍乍。手钟摇动陈陈陈陈，狮子能舞鹤能歌。木鱼乱敲逼逼剥剥，海螺响处□黄□黄□黄□黄。积善道场随人做，伏愿老相公老安人小夫人万里程途悉安乐。南无菩萨萨摩诃。金刚般若波罗密。小僧请佛了，请相公上香，通达情旨。〔生炷香拜介〕

【江儿水】〔生〕如来证明，听蔡邕启：我双亲在途路不知如何的？仰惟菩萨大慈悲。〔合〕龙天鉴知，龙神护持，护持着登山渡水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如来证明，鉴兹情旨。蔡邕的父母望相保庇，仰惟功德不思议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末〕我东人镇日，常怀忧虑。只愁二亲在路途里，孝思诚意感神祇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丑〕我闻知做会，特来随喜。馒头素食多多与，若还不与，我自入斋厨去取。〔合前。净〕我佛有缘蒙宠渥。〔生〕愿亲路上悉平安。〔末〕因过竹院逢僧话，〔丑〕又得浮生半日闲。〔并下，旦复上〕

【缕缕金】原来是，蔡伯喈。马前都喝道，状元来。料想双亲像，他每留在。敢天教我夫妇再和谐，都因这佛会。正是：不因渔父引，怎得见波涛。方才那官人，奴家询问起来，是蔡伯喈。好也，好也！今日也会相见。只一件，奴家慌忙中失去了公婆真容，想必是他收下。且待明日径投他家里去，以乞丐为由，问取消息。倘或天可怜，因此相会，也不见得。

今朝喜见那乔才，真容收去可疑猜。

纵使侯门深似海，从今引得外人来。

第三十五出 两贤相遣

【十二时】〔贴上〕心事无靠托，这几日翻成闷也。父意方回，夫愁稍可。未卜程途里的如何，教我怎生放下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奴家自嫁蔡伯喈之后，见他常怀忧闷，费尽心机去问他，他又不说。比及奴家知道，去对爹爹说，要和他同去奉事双亲，谁想爹爹不肯。被奴家道了几句，幸喜爹心回转，教人去取他爹妈媳妇，又

不知他行人路上安否如何？为这些事，教我担了多少烦恼。又一件，公婆早晚到来，只是要一两个精细人去伏侍他，我府里虽则有使唤的，那里中用？怎生得精细妇人，与他使唤方好。院子那里。〔末上〕书当快意读易尽，客有可人期不来。世上几般能称意，光阴何况苦相催。夫人有何使令？〔贴〕院子，我府中缺少几个使唤的，便与我去街坊上寻问有精细的妇人，讨一两个来用。〔末〕小人理会得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【绕地游】〔旦〕风餐水宿，甚日能安妥，问天天怎生结果？府干哥，稽首。〔末〕道姑何来？〔旦〕远方人氏。〔末〕到此何干？〔旦〕特来抄化。〔末〕少待，通报夫人：精细妇人到没有。正遇一个道姑，在门首抄化。〔贴〕着他里面来。〔末〕道姑，夫人着你里面相见。〔贴作相见介〕

【前腔】〔贴〕梳妆淡雅，看丰姿堪描堪画。是何人近来问咱。〔旦〕夫人稽首。〔贴〕道姑何来？〔旦〕贫道远方人氏。〔贴〕到此何干？〔旦〕特来府中抄化。〔贴〕你有甚本事，来此抄化？〔旦〕贫道不敢夸口，大则琴棋书画；小则针指工夫；次则饮食肴馔，颇谙一二。〔贴〕道姑，你有这等本事，在街坊上抄化也生受，何似在我府中吃些安乐茶饭如何？〔旦〕若得如此，感恩非浅。只怕贫道没福，无可称夫人之意。〔贴〕院子，道姑是远方人氏，须要问他来历详细，方可留他。〔末〕道姑，我且问你，你是从幼出家的，还是在嫁出家的？〔旦〕贫道在嫁出家的。〔贴〕院子，从幼出家的怎么说？在嫁出家的怎么说？〔末〕告夫人知道：从幼出家是没丈夫的，在嫁出家是有丈夫的。那道姑是有丈夫的。〔贴〕呀，险些儿差了。他既有丈夫的，难以收留。院子，你多打发些斋粮与他，教他别处抄化去。〔末〕道姑，夫人说你丈夫，多打发斋粮与你，别处去抄化罢。〔旦〕天那，我不合说有丈夫的。府干哥，贫道非因抄化来，却是寻取丈夫的。〔贴〕原来如此。道姑，我且问你，你丈夫姓甚名谁？〔旦背说介〕夫人问我丈夫姓名，若直说出来，恐怕夫人嗔怪。若不和他说话，此事又终难隐忍。我如今且把蔡伯喈三字拆开与他说，看他意儿何如，再作道理。夫人，贫道丈夫姓蔡名白谐，人人都说道在牛府中廊下住，敢是夫人也知道？〔贴〕我那里知道？院子，你管各廊房，有那姓蔡名白谐的么？〔末〕小人管许多廊房，并没有这个人。〔贴〕道姑，我这里没有，你可到别处去寻，休得要误了你。〔旦〕天那，人人道我丈夫在贵府廊下住，如今既道是没有。奴家想起来莫不是死了啊，咳，丈夫，你若是死了，教我倚着谁人？〔哭介。贴〕可怜这妇人，你且不须愁烦，权住在府中。我着院子到街坊上访问你丈夫踪迹，你意下如何？〔旦〕若得如此，再造之恩。〔贴〕道姑，只一件。你在我府中，休要恁般打扮，我与你换了这衣妆。〔旦〕贫道不敢换。〔贴〕因甚不敢换？〔旦〕贫道有一十二年大孝在身，所以不敢换。〔贴〕呀，大孝不过三年，如何有一十二年？〔旦〕贫道公公死了三年；婆婆死了三年。薄幸儿夫，久留都下，一竟不还，替他带六年，共成一十二年。〔贴〕咳，有这等孝行的妇人。道姑，你虽然如此，争奈老相公最嫌人这般打扮。院子，你可叫惜春取妆奁衣服出来。〔末〕画堂传懿旨，幽阁取妆资。〔丑〕宝剑卖与烈士，红粉赠与佳人。夫人，妆奁衣服在此。〔贴〕道姑，你且临镜改换则个。〔旦〕天那，如何是好？〔照镜介〕咳，镜儿，我自从嫁与蔡家，只两月梳妆，这几时不曾照你。呀，好苦！原来都这般消瘦了。

【二郎神】容潇洒，照孤鸾叹菱花剖破。〔贴〕道姑，你不梳妆，且换了衣裳。

〔旦看衣介〕记翠钿罗襦当日嫁，谁知他去后，钗荆裙布无些！〔贴〕道姑，你不换衣服且带着这钗儿。〔旦看钗介〕他金雀钗头双凤朵，奴家若带了啊，可不羞杀人形孤影寡。〔贴〕道姑，你不带钗儿，且簪些花朵，别些吉凶。〔旦看花介〕说什么簪花捻牡丹，教人怨着嫦娥。

【前腔换头】〔贴〕嗟呀，他心忧貌苦，真情怎假？只为着公婆珠泪堕，道姑，我公婆自有，不能够承奉杯茶。你比我没个公婆承奉啊，不枉了教人做话靶。你公婆为甚的双双命掩黄沙？

【啮林莺】〔旦〕苦，荒年万般遭坎坷，丈夫又在京华。糟糠暗吃担饥饿，公婆死，卖头发去埋他。把孤坟自造，土泥尽是我麻裙包裹。〔贴〕这道姑好夸口。〔旦〕也非夸，手指伤，血痕尚染衣麻。

【前腔】〔贴〕道姑，愁人见说愁转多，使我珠泪如麻。〔旦〕夫人，你泪下为何？〔贴〕道姑，我丈夫久别双亲下，〔旦〕他怎的不回家去？〔贴〕他要辞官家去，被我爹蹉跎。〔旦〕他家有妻么？〔贴〕他妻虽有么，怕不似恁会看承爹妈。〔旦〕他爹妈如今在那里？〔贴〕在天涯，〔旦〕夫人，何不取他同来一处？〔贴〕教人去请，知他路途上如何？

【啄木鹂】〔旦〕听言语，教我凄怆多，料想他每也非是假。〔背说介〕我且把句言语来试他一试，他那里既有妻房，取将来怕不相和。〔贴〕道姑，但得他似你能捱靶，我情愿让他居他下。只愁他，程途上苦辛，教人望得眼巴巴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错中错，讹上讹，只管在鬼门前空占卦。夫人，若要识蔡伯喈妻房，〔贴〕他在那里？〔旦〕奴家便是无差。〔贴〕呀。你果然是他非谎诈，〔旦〕夫人，奴家岂敢谎言？〔贴〕你原来为我吃折挫，为我受波查。教伊怨我，教我怨爹爹。〔贴〕姐姐请坐，待奴家见礼。〔旦〕奴家怎敢？

【金衣公子】〔贴〕一样做浑家，我安然你受祸，你名为孝妇我被旁人骂。〔旦〕呀，旁人骂夫人怎的？〔贴〕公死为我，婆死为我，姐姐，我情愿把你孝衣穿着把浓妆罢。〔合〕事多磨，冤家到此，逃不得这波查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夫人，他当原也是没奈何，被强来赴选科，辞爹不肯听他话。〔贴〕姐姐，他在这里岂不要回来？辞官不可，辞婚不可。〔旦〕只为三不从，做成灾祸天来大。〔合前。贴〕姐姐，休怪奴家说，我教你改换衣妆，你又不肯。只怕相公见你这般褴褛，万一不肯相认，如何是好？我想起，相公往常朝回时，便入书馆中看文章。姐姐既是无所不通，何似去书馆中写几句言语打动他，那时节我与说个明白，却不好？〔旦〕夫人说得是，便写得不好，也索从命。

无限心中不平事， 几番清话又成空。

一叶浮萍归大海， 人生何处不相逢。

第三十六出 孝妇题真

〔末上〕为问当年素服儒，于今腰下佩金鱼。分明有个朝天路，何事男儿不读书。自家乃是蔡相公府中一个院子。我相公虽居凤阁鸾台，常在萤窗雪案。退朝之暇，手不停批。闲居之际，口不绝吟。如今将次回府，不免洒扫书馆，听候相公到来。真个好书馆！但见明窗潇洒，碧纱内烟雾轻盈；净几端严，青毡上尘埃不染。粉壁间挂三四幅名画，石床上安一两张古琴。绡帙缥囊，数起看何止一万卷；牙签犀轴，乘将来够有三十车。芸叶分香走鱼蠹，芙蓉藏粉养龙宾。凤味马肝和那鸚鹄眼，无非奇巧；兔毫麋尾和那犀象管，分外精神。积金花玉版之笺，列锦纹铜绿之格。正是：休夸东壁图书府，赛过西垣翰墨林。且住着，我相公昨日在弥陀寺中烧香，拾得一轴画像，不知什么故事，相公当时教我收下，我如今也将来挂在此间。我相公博学多才，必然晓得这故事。正是：早知不入时人眼，多买胭脂画牡丹。
〔下。旦上〕

【天下乐】一片花飞故苑空，随风飘泊到帘栊。玉人怪问惊春梦，只怕东风羞落红。阶下落红三四点，错教人恨五更风。当初只道蔡伯喈贪名逐利，不肯回家，原来被人逗留在此。奴家昨日抄化来到这里，感得牛氏夫人收录；又怕伯喈见我一身褴褛，不肯厮认，教我到书馆中题几句言语打动他。奴家只得从命，来到此间。却写在那处好？呀，公婆真容，原来也挂在此。〔哭拜介〕我如今就将公婆真容背后题诗几句便了。苦！向日受饥荒，双亲俱死亡。如今题诗句，报与薄情郎。

【醉扶归】丈夫，我有缘千里能相会，难道是无缘对面不相逢？凤枕鸾衾也曾共，今日啊，倒凭着兔毫茧纸将他动。休休，毕竟一齐分付与东风，把往事如春梦。〔题介〕“昆山有良璧，郁郁璠玕姿。嗟彼一点瑕，掩此连城瑜。人生非孔颜，名节鲜不亏。拙哉西河守，胡不如皋鱼？宋弘既以义，黄允何其愚！风木有余恨，连理无傍枝。寄与青云客，慎勿乖天彝。”

【前腔】纵使我词源倒流三峡水，丈夫，只怕你胸中别是一帆风。牛氏夫人见我衣裳褴褛，怕伯喈不肯相认，还是教妾若为容？我若不写诗打动他啊，夫人，只怕为你难移宠。〔挂真容介〕休休，纵认不得这丹青貌不同，我的笔迹，兀自如旧，若认得我翰墨教心先痛。奴家题诗已了，不免说与夫人知道。待伯喈来看，莫不是天教相逢，在此一遭，也未见得。

未卜儿夫意， 全凭一首诗。
得他心肯日， 是我运通时。

第三十七出 书馆悲逢

【鹊桥仙】〔生上〕披香侍宴，上林游赏，醉后人扶马上。金莲花炬照回廊，正院宇梅梢月上。日晏下彤闱，平明登紫阁。何如在书案，快哉天下乐。自家早临长乐，夜直严更。召问鬼神，或前宣室之席；光传太乙，时颁天禄之藜。惟有戴星冲黑出汉宫，安能滴露研朱点周易？俺这几日且喜朝无繁政，官有余闲。庶可留志于诗书，从事于翰墨。正是：事业要当穷万卷，人生须是惜分阴。〔看书介〕这是什么书？是《尚书》。呀，这《尧典》道：“虞舜父顽母嚚象傲，克谐以孝。”咳，他父母那般相待他，他犹自克谐以孝。我父母亏了我什么？我倒不能够奉养他。看什么《尚书》！这是什么书？是《春秋》。呀，《春秋》中颖考叔曰：“小人有母，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。”咳，他有一口汤吃，兀自寻思着娘。我如今做官享天禄，倒把父母撇了！看什么《春秋》！天那，枉看这书，行不得济什么事？你看那书中那一句不说着孝义，当初俺父母教我读诗书，知孝义，谁知道反被诗书误了我，还看他怎的？

【解三醒】叹双亲把儿指望，教儿读古圣文章。似我会读书的，倒把亲撇漾；少什么不识字的，到得终奉养。书啊，我只为其中自有黄金屋，反教我撇却椿庭萱草堂。还思想，毕竟是文章误我，我误爹娘。

【前腔】比似我做个负义亏心台馆客，到不如守义终身田舍郎。《白头吟》记得不曾忘，绿鬓妇何故在他方？书啊，我只为其中有女颜如玉，反教我撇却糟糠妻下堂。还思想，毕竟是文章误我，我误妻房。书既懒看他，且看这壁间山水古画，散闷则个呀，这一轴画像，是我昨日在弥陀寺中烧香拾得的，如何院子也将来挂在此间？且看什么故事？〔看画介〕

【太师引】细端详，这是谁笔仗？觑着他，教我心儿好感伤。〔细看介〕好似我双亲模样。差矣，我的媳妇会针指，便做是我的爹娘啊，怎穿着破损衣裳？前日已有书来，道别后容颜无恙，怎的这般凄凉形状？且住，我这里要寄一封书回去，尚不能够，他那里啊，有谁来往直将到洛阳？天下也有面貌厮象的，须知道仲尼阳虎一般庞。我理会得了！

【前腔】这是街坊，谁劣相，砌庄家形衰貌黄。假如我爹娘啊，若没个媳妇来相傍，少不得也这般凄凉。敢是个神图佛像？呀，却怎的，我正看间，猛可的小鹿儿心头撞？这也不是神图佛像，敢是当初的画工有甚缘故？丹青匠由他主张，须知道毛延寿误了王嫱。若是个神图佛像，背面必有标题。待我转过来看，呀，原来有一首诗在上面。〔读诗介〕这厮好无礼，句句道着下官。等闲的怎敢到此？想必夫人知道，待我问，便知分晓。夫人那里？

【夜游湖】〔贴上〕犹恐他心思未到，教他题诗句，暗里相嘲。翰墨关心，丹青入眼，强如把语言相告。〔生怒介〕夫人，谁人到我书馆中来？〔贴〕没有人。〔生〕我前日去弥陀寺中烧香，拾得一轴画像，院子不省得，也将来挂在这里。什么人在背面题着一首诗？〔贴〕敢是当原写的。〔生〕那里是，墨迹尚未曾干？〔贴背介〕我理会得了，相公，这诗如何说？请读与奴家知道。〔生念诗介。贴〕相公，奴家不省其意。请解说一遍，与奴家晓得也好。〔生〕“昆山有良璧，郁郁璠王与姿。嗟彼一点瑕，掩此连城瑜。”昆山是地名，产得好玉，价值连城，若有些儿瑕玷，便不贵重了。“人生非孔颜，名节鲜不亏。”孔子颜子是大圣大贤，德行浑全。大凡人非圣贤，能忠不能孝，能孝不能忠，所以名节多至欠缺。“拙哉西河守，胡不如皋鱼。”西河守吴起，是战国时人，魏文侯拜他为西河守，母死不奔丧。皋鱼是春秋时人，只为周游列国，父母死了，后来回归，自刎而亡。“宋弘既以义，黄允何其愚。”宋弘是光武时人，光武试把姐姐湖阳公主嫁他，宋弘不从。对道：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黄允是桓帝时人，司徒袁隗要把侄女嫁他，他就休了前妻，娶了袁氏。“风木有余恨，连理无傍枝。”孔子听得皋鱼哭啼，问其故，皋鱼说道：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在。”西晋时东宫门有槐树一株，连理而生，四傍皆无小枝。“寄与青云客，慎勿乖天彝。”传言与做官的，切莫违了天伦。〔贴〕相公，那不奔丧和那自刎的，那一个是孝道？〔生〕那不奔丧的是乱道。〔贴〕相公，那不弃妻和那弃妻的，那一个是正道？〔生〕那弃了妻的是乱道。〔贴〕相公，比如你待要学那一个？〔生〕呀，我的父母知他存亡如何？我决不学那不奔丧的见识。〔贴〕相公，你虽不学那不奔丧的，且如你这般富贵，腰金衣紫，假有糟糠之妇，褴褛丑恶，可不辱没了你，你莫不也索休了？〔生怒介〕夫人，你说那里话，纵是辱没杀我，终是我的妻房，义不可绝。

【铎锹儿】夫人，你说得好笑，可见你心儿窄小。我决不学那黄允的见识，没来由漾却苦李，再寻甜桃。古人云：弃妻止有七出之条，他不嫉不淫与不盗，终无去条。那弃妻的，众所诮；那不弃妻的人所褒。纵然他丑貌，怎肯相休弃了？

【前腔】〔贴〕伊家富豪，那更青春年少。看你紫袍挂体，金带垂腰。做你的媳妇啊，应须有封号，金花紫诰。必俊俏，须媚娇。若还他丑貌，怎不相休弃了？

【前腔】〔生〕夫人，你言颠语倒，恼得我心儿转焦。莫不是你把咱奚落，特兀自妆乔？引得我泪痕交，扑簌簌这遭。这题诗的是谁？〔贴〕相公，你问他待怎的？〔生〕夫人，他把我嘲，难恕饶。你说与我知道，怎肯干休罢了？

【前腔】〔贴〕相公，我心中忖料，想不是个薄情分晓。管教你夫妇会合在今朝。你还认得那题诗的么？〔生〕不认得。〔贴〕伊家枉然焦，只怕你哭声渐高。〔生〕是谁？〔贴〕是伊大嫂，身姓赵。正要说与你知道，怎肯干休罢了？姐姐有请。〔旦上〕

【入赚】听得闹吵，敢是我儿夫看诗啰喏。〔贴〕姐姐快来。〔旦〕是谁忽叫，想是夫人召，必有分晓。〔贴〕相公，是他题诗句，你还认得否？〔生〕他从那里来？〔贴〕相公，他从陈留郡，为你来寻讨。〔生认介〕呀，我道是谁？原来是你啊，娘子，

你怎的穿着破袄，衣衫尽是素缟，莫不是我双亲不保。〔旦〕官人，从别后，遭水旱，我两三人只道同做饿殍。〔生〕张太公曾周济你么？〔旦〕只有张公可怜，叹双亲别无倚靠。〔生〕后来却如何？〔旦〕两口颠连相继死。〔生〕苦！原来我爹娘都死了，娘子，那时如何得殓敛？〔旦〕我剪头发卖钱送伊妣考。〔生〕如今安葬了未曾？〔旦〕把坟自造，土泥尽是我麻裙裹包。〔生〕罢了，听伊言语，怎不痛伤噎倒？〔生倒，旦、贴作扶起介。旦〕官人，这画像就是你爹妈的真容。〔生哭介〕

【小桃红】〔生〕蔡邕不孝，把父母相抛。爹爹，我与你别时，岂知恁地！早知你形衰耄，怎留圣朝？娘子，你为我受烦恼，你为我受劬劳。谢你葬我爹，葬我娘，你的恩难报也！做不得养子能代老。〔合〕这苦知多少，此恨怎消？天降灾殃人怎逃？娘子，这真容是谁画的？

【前腔】〔旦〕这仪容像貌，是我亲描。〔生〕娘子，路途遥远，你那得盘缠，来到此间？〔旦低唱介〕乞丐把琵琶拨，怎禁路遥？官人，说什么受烦恼？说什么受劬劳？不信看你爹，看你娘，比别时兀自形枯槁也。我的一身难打熬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贴〕设着圈套，被我爹相招。相公，你也说不早，况音信杳。姐姐，你为我受烦恼，为我受劬劳。相公，是我误你爹，误你娘，误你名为不孝也。做不得妻贤夫祸少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生〕我脱却巾帽，解却衣袍。〔贴〕相公，急上辞官表，共行孝道。〔生〕夫人，只怕你去不得。〔贴〕相公，我岂敢惮烦恼？岂敢惮劬劳？同去拜你爹，拜你娘，亲把坟茔扫也。使地下亡灵安宅兆。〔合前〕

【余文】〔合〕几年间分别无音耗，奈千山万水迢遥。天那，只为三不从生出这祸苗。

只为君亲三不从， 致令骨肉两西东。
今宵剩把银缸照， 犹恐相逢是梦中。

第三十八出 张公遇使

【虞美人】〔未上〕青山古木何时了，断送人多少！孤坟谁与扫荒苔？连冢阴风吹送纸钱绕。冥冥长夜不知晓，寂寂空山几度秋。泉下长眠人醒未，悲风萧瑟起松楸。老汉曾受赵五娘嘱托，教我为他看管坟茔。这两天有些闲事，不曾看得。今日只索去走一遭。

【步步娇】呀，只见黄叶飘飘把坟头覆。厮赶的皆狐兔。〔望介〕敢是谁砍了树木去，为甚松楸渐渐疏？〔滑倒介〕咳，什么绊我这一倒？却原来是苔把砖封，笋迸泥路。老员外，老安人，自古道未归三尺土，难保百年身。已归三尺土，难保百年坟。只

怕你难保百年坟，我老夫在日，尚来为你看管。若老夫死后啊，教谁添上你三尺土。
〔丑扮李旺上〕

【前腔】渡水登山多劳苦，来到这荒村坞。遥观一老夫，试问他家，住在何所。趑步向前行，呀，却是一所荒坟墓。〔相见介。末〕小哥，你从哪里来？〔丑〕小人从京都来。〔末〕却往那里去？〔丑〕奉蔡相公差至此。〔末〕你相公是那里人？差你来有甚勾当？〔丑〕我相公特差小人来请取他的太老爷、太夫人和那小夫人，一同到洛阳去。〔末〕你相公叫什么名字？〔丑〕我相公的名字，小人怎敢说？〔末〕荒僻去处，但说不妨。〔丑〕我相公是蔡伯喈。〔末发怒介〕

【风入松】你不须提起蔡伯喈，说着他每忒歹。〔丑〕呀，他有甚歹处？〔末〕他中状元做官六七载，撇父母抛妻不采。〔丑〕他父母在那里？〔末〕兀的这砖头土堆，是他双亲在此中埋。〔丑〕呀，原来太老爷、太夫人都死了啊，不知为甚的死了？

【前腔】〔末〕一从他别后遇荒灾，更无人倚赖。〔丑〕这等是谁承直他两个？〔末〕亏他媳妇相看待，把衣服和钗梳都解。〔丑〕解也须有尽时。〔末〕便是，这小娘子解得钱来余米，做饭与公婆吃，他背地里把糟糠自捱，公婆的反疑猜。〔丑〕公婆敢道他背后自吃了些好东西么？〔末〕便是。后来啊，

【犯袞】他公婆的亲看见，双双痛倒，无钱断送，剪头发卖买棺材。〔丑〕他那般无钱，如何筑得这一所坟墓？〔末〕他去空山里，裙包土，血流指，感得神明助与他筑坟台。〔丑〕自古道孝感天地，果然有此。这小娘子如今在那里？

【风入松】〔末〕他如今径往帝都来。〔丑〕他把什么做盘缠？〔末〕小哥，我不瞒你，他弹着琵琶做乞丐。〔丑〕蔡相公特地差小人来取他父母妻子，如今太老爷、太夫人既死了，小夫人却又去了，如何是好？〔末〕你慢着，我与你说与他父母知道便了。老员外、老安人，你孩儿做了官，如今差人来取你到京，同享富贵。你去也不去？〔哭介〕叫他不应魂何在？空教我珠泪盈腮。〔丑〕公公，你休啼哭。小人如今回去，教俺相公多多做些功果，追荐他便了。〔末笑介〕他生不能养，死不能葬，葬不能祭，这三不孝逆天罪大，空设醮，枉修斋。你相公如今在那里？〔丑〕我相公如今入赘牛丞相府里。

【犯朝】〔末〕小哥，你如今疾忙便回，说我张老的道与蔡伯喈。〔丑〕道什么来？〔末〕道你拜别人的爹娘好美哉，亲爹娘死不值你一拜。〔丑〕公公，你休错埋冤了人。他要辞官，官里不从；他要辞婚，我太师不从。也只是没奈何了。〔末〕恁的啊，

【风入松】原来他也是无奈，好似鬼使神差。他当初在家不肯赴选，他的爹爹不从他，这是三不从把他厮禁害。三不孝亦非其罪。〔丑〕公公，你险些错埋冤了人。〔末〕这是他爹娘福薄运乖，人生里都是命安排。〔丑〕敢问公公高姓？〔末〕小哥，我老汉不是别人，张太公的便是。当初蔡伯喈临走之时，把父母嘱付与我。如今他父母身死，小娘子又去京都寻他，将近去了个半月日。你如今回去，一路上但见一个妇人，道姑打扮，拿着一个琵琶，背着一轴真容的，便是你相公的小娘子，你把盘缠好好承直他去便了。〔丑〕理

会得，小人告别了。

双亲死了已无依， 今日回来也是迟。
夜静水深鱼不饵， 满船空载月明归。

第三十九出 散发归林

【风入松慢】〔外上〕女萝松柏望相依，况景入桑榆。他椿庭萱室齐倾弃，怎不想家山桃李？中雀误看屏里，乘龙难驻门楣。自古道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自家当初不仔细，一时间不信我那院子的说话，定要招蔡伯喈为婿，指望养老百年。谁想道他父母俱亡，如今他媳妇径来寻取，闻说我女孩儿也要和他同去，不知是否？待我唤院子出来问他，便知端的。院子那里？〔末上〕纹犀欲下意沉吟，棋局排来仔细寻。犹恐中间差一着，教人错用满秤心。相公有何钧旨？〔外〕院子，说道蔡状元的父母身死，他媳妇来寻他，我的小姐也要和他同去。你知道么？〔末〕男女不知，老姥姥必知端的。〔外〕如此，叫老姥姥过来。〔净上〕

【光光乍】女婿要同归，岳丈意何如？忽叫阿奴缘何的？想必与他做区处。〔外〕老姥姥，见说蔡状元的父母身死，他的媳妇来此寻他，我的小姐也要和他同去。此事是否？〔净〕果是，小姐要同去。〔外〕呀，我小姐同去做什么？〔净〕相公，他父母都死了，只是一个媳妇支持。如今小姐要同他回去守服，有何不可？〔外怒介〕我的小姐如何与别人带孝？〔净〕相公息怒，听老奴告禀：

【古女冠子】媳妇事舅姑合体例，相公怎不教女孩儿同去？当初是相公相留住，今日里怨着谁？〔外〕胡说！我不教女孩儿去，却待怎的？〔净〕相公，事须近礼，怎使声势？休道朝中太师威如火，那更路上行人口似碑。〔合〕说起此事，费人区处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〕我相公只虑着多娇女，怕跋涉万山千水。相公只一件，女生向外从来语，况已做人妻。夫唱妇随，不须疑虑。这是蓝田种玉结亲误，今日里船到江心补漏迟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外〕当初是我不仔细，谁知道事成差池？痛念深闺幼女多娇媚，怎跋涉万余里？天那，我嫡亲更有谁，怎忍分离？罢罢，不教爱女担烦恼，也被傍人讲是非。〔合前。外〕老姥姥，你和院子也说得是，只得由他去罢。〔净〕恰好状元、小姐都来了。〔生、旦、贴上〕

【五供养】〔生〕终朝垂泪，为双亲使我心疼。〔贴〕亲坟须共守，只得离神京。〔生〕夫人，且商量个计策，犹恐你爹行不肯。〔合〕若是他不肯，只说道君王有命。〔相见介。外〕贤婿，我闻说你父母背弃，你媳妇来此相寻。此事果否？〔生〕此事果

然，愚婿正来禀知岳丈。〔外〕这可是伯喈的媳妇么？〔旦〕奴家便是。〔外〕贤哉，贤哉！〔贴〕孩儿有一事，拜复爹爹知道：娶妻所以养亲。孔子云：“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这姐姐为蔡氏之妇，生能竭奉养之力，死能备棺槨之礼，葬能尽封树之劳。孩儿亦为蔡氏妇，生不能供甘旨，死不能尽躃踊，葬不能事窆窆，以此思之，何以为人？诚得罪于舅姑，实有愧于姐姐。今特请于爹爹之前，愿居于姐姐之下。〔外〕贤哉吾女，道得是，道得是！〔旦〕自古道：人有贵贱，不可概论。夫人是香闺绣阁之名姝，奴家是裙布荆钗之贫妇。况承君命以成婚，难让妾身而居右？〔外〕五娘子，你今日既无父母，又丧公姑，恰便是我的女孩儿一般。况你身先归于蔡氏，年又长于吾儿，此实当礼，不必多辞。〔生〕你两个只做姊妹相呼便了。〔众〕这个说得极是。〔生〕愚婿今日拜辞岳丈，领二妻同归故里，共行孝道。待服满之后，再来侍奉尊颜。〔外〕贤婿，我其实舍不得你去。今日你爹娘既不幸了，我也难再留你。〔贴〕爹爹，孩儿暂别尊颜，实出无奈。爹爹善保尊体，不必挂牵。〔外哭介〕孩儿，你如今去拜舅姑的坟墓，竟不念我。〔贴〕爹爹放心，孩儿此去，不过三年之期。〔外悲介〕苦！女儿终是向外，兀的不痛杀我也。〔众〕相公不须烦恼。〔生、旦、贴拜辞介〕

【催拍】〔生〕念蔡邕为双亲命倾，遭不孝逆天罪名，今辞了帝廷。感岳丈殷勤，岂敢忘情。痛父母恩深，久负亡灵。〔合〕辞别去同到坟莹，心戚戚泪盈盈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念奴家离乡背井，谢相公教孩儿共行。非独故里荣，我泉下公婆，死也目瞑。〔外〕五娘子，我女孩儿少长闺门，凡事望你看顾。〔旦〕我自看承你孩儿，不须叮咛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贴〕觑爹爹衰颜皤鬓，思量起教人泪零。爹爹，我进退不忍，我待不去啊，误了公婆，被人讥评。我待去啊，撇了爹爹，没人温清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外〕孩儿，此别去你的吉凶未凭，再来时我的存亡未审。贤婿，吾今已老景。毕竟你没爹娘，我没亲生。若是念骨肉一家，须早办回程。〔合前〕

【一撮棹】〔生〕岳丈，你宽心等，何须苦挂萦？〔外〕贤婿，把音书写，频频寄邮亭。〔贴〕老姥姥，爹年老，伊家须是好看承。〔净〕程途里，各愿保安宁。〔旦〕死别全无准，生离又难定。〔合〕今去也，未知何日返神京？〔外〕你三人去，途中须要保重。〔生、旦、贴〕谢得尊人挂念！

【哭相思尾】〔合〕最苦生离难抛舍，未知再会何时也？

女婿今朝已别离，老身孤苦有谁知？

夫唱妇随同归去，一处思量一处悲。

第四十出 李旺回话

【柳穿鱼】〔丑上〕心忙似箭走如飞，历尽艰辛有谁知？夜静水寒鱼不食，满

船空载月明归。归来后，到庭除，未知相公在何处？李旺蒙老相公差去陈留，请取蔡相公的老员外、老安人、小娘子。不想他两位老的都死了，小娘子又来了，教我空走这一遭。如今且未好对老相公说，先说与蔡相公知道。呀，怎的房门都闭了？敢是蔡相公入朝去了，小姐要幽静，闭着门啊。开门，开门！〔外上〕

【玩仙灯】门外有人声，是谁来喧哗闹吵？〔丑〕老相公，是李旺。〔外〕李旺，你回来了，你知道么？我小姐和蔡相公都回家去了。〔丑〕蔡相公小娘子曾到这里不曾？〔外〕我见他了。李旺，我且问你，蔡相公父母既死了，媳妇又来了，你到那里，曾见什么人？

【风帖儿】〔丑〕相公，我到得陈留，逢着一个故老，在他爹娘坟上拜扫。他道他爹娘啊，果然饥荒都丧了；他媳妇，也来到；枉教人走这遭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李旺，我如今去朝廷上表，奏蔡氏一门孝道。管取吾皇降丹诏，把他召，我自去陈留走一遭。〔丑〕老相公：这个赵氏，其实难得。〔外〕便是。一家都难得：一来蔡伯喈不忘其亲；二来赵五娘子孝于舅姑；三来我小姐又能成人之美。一门孝义如此，理当保奏，请行旌表。〔丑〕相公道得最是。

五更三点奏朝廷， 今古难求此样人。

管取一封天子诏， 表扬四海孝贤名。

第四十一出 风木余恨

【梅花引】〔生、旦、贴、众侍上。生〕伤心满目故人疏，看郊墟尽荒芜。〔旦、贴〕惟有青山，添得个坟墓。〔合〕恸哭无声长夜晓，问泉下有人还听得无？【玉楼春】〔生〕他乡万点思亲泪，不能滴向家山地。如今有泪滴家山，欲见双亲浑无计。〔旦〕人生自古谁无死，嗟君此恨凭谁语。可怜衰经拜坟莹，不作锦衣归故里。〔贴〕荒坟衰草连寒烟，苍苔黄叶飞蘋蘩。〔生〕欲听鸡声来问寝，忽惊蚁梦先归泉。夫人，此处便是爹妈坟墓，我和你先拜了双亲，还要去拜谢张太公。〔旦、贴〕正是如此。〔拜奠介〕

【玉雁儿】〔生〕孩儿相误，为功名担搁了父母。都缘是孩儿不得归乡故，爹爹，妈妈，你怎便先归黄土？乾坤岂容不孝子？名亏行缺不如死，只愁我死缺祭祀。〔合〕对真容形衰貌枯，想灵魂悲咽痛苦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百拜公姑，望矜怜怨责我夫。你孩儿赘居牛相府，日夜要归难离步。你这新媳妇啊，坚心雅意劝亲父，同归故里守孝服，今日双亲来庐墓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贴〕不孝的媳妇，恨当初为我耽误了丈夫。吃人谈笑生何补？我待死啊，又羞见公姑。公公，婆婆，我生前不能够相奉侍，何如事你向黄泉路？只一件，我死了啊，家中老父谁看顾？〔合前。生〕呀，只见朔风四起，瑞雪横空。天气甚冷，

左右且回避着。〔众下。末张太公上〕

【前腔】楼台银铺，遍青山浑如画图。乾坤似他衣袞素，故添个缟带飞舞。你蹙踊恸哭直恁苦，那堪大雪添凄楚。事当逆来顺受，抑情就礼通今古。〔合前。生〕呀，张太公来了。卑人父母生死，皆蒙太公周济。正道拜了父母坟茔，就到宅上拜谢，少效衔环之报，何劳太公先降。〔末〕说那里话。蔡相公，你腰金衣紫，可惜令尊令堂相继谢世，不得尽你孝心。正是树欲静而风不宁，子欲养而亲不逮。这也是他命该如此。你今日荣归故里，光耀祖宗，虽是他生前不能享你的禄养，死后亦得沾你的恩典。老夫苟延残喘，又得相见，侥幸侥幸。你今在此庐墓，老夫合当陪伴。但有牛氏夫人在此，怕不稳便。暂且告别，再来相看。

多谢深恩不敢忘， 稍宽愁绪节悲伤。
亲坟共扫添荣耀， 不负诗书教子方。

第四十二出 一门旌奖

【逍遥乐】〔生上〕寂寞谁怜我，空对孤坟珠泪堕。〔旦〕光阴捻指过三春，〔贴〕幽途渺渺，滞魄沉沉，谁与招魂？〔生〕夫人，你看两木连枝谁手栽，相驯白兔走坟台。〔旦、贴〕无心动植呈祥瑞，否极应须会泰来。〔末上介〕一封丹诏从天下，忽听传闻动郊野。说道旌表一门闾，未卜此为何人也？蔡相公，外面喧传有诏书到此，旌表孝义，想必为足下而来。〔生〕人间孝者亦多，卑人何足称孝？假如大舜曾参之孝，亦是人子当尽之事，何足旌表？〔末〕你说那里话？老夫当初也只道你贪名逐利，撇了父母妻室，不肯还家，到如今才得个分晓。《孝经》云：“孝弟之至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。”今见你坟头，枯木生连理之枝，白兔有驯扰之性。祥瑞若此，吉庆必来。

【六么令】〔末〕连枝异木新，见坟台白兔如驯。禽兽草木尚怀仁，这一封丹诏必因君。〔合〕料天也会相怜悯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皇恩若念臣，我也不图禄及吾身。只愁恩不到双亲，空辜负，这孤坟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旦〕知他假与真？谢得公公报说殷勤。太公，空教你为我受艰辛，今日里有谁旌表你门庭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贴〕来使是何人？闷中无由询问一声。〔生〕夫人，要问什么？〔贴〕无由询问我家君，知他安与否，死和存？〔合前。丑扮县官上〕

【前腔】敕书已来近，看街市上，人乱纷纷。咱每只得忙前奔，备香案，接皇恩。〔合前。相见介。生〕何处官长，因甚到此？〔丑〕下官本县知县，告大人得知：今日天朝牛丞相，亲赍诏书，到此开读。旌表大人一门孝义，加官进职，起服到京。下官特来

铺设香案，迎接皇恩。请大人改换吉服等候。〔生〕卑人孝服，未可更易。〔丑〕先王制礼，贤者俯而就，不肖者跂而及。今大人服制已满，况天朝恩典，礼当从吉。〔众〕说得是。〔生〕门闾旌表感吾皇，〔旦、贴〕孝服今朝换吉裳。〔合〕不是一番寒彻骨，争得梅花扑鼻香。〔生、旦、贴下。外引侍从上〕

【前腔】风霜已满鬓，玉勒雕鞍，走遍红尘。今日到此喜欣欣，重相见，解愁闷。〔合前。净〕这里就是蔡相公庐墓所在，请相公驻节。〔生、旦、贴吉服上〕

【前腔】〔合〕心慌步又紧，想皇恩已到寒门。披袍秉笏更垂绅，冠和带，一番新。〔合前。外〕圣旨已到，跪听宣读。皇帝诏曰：“朕惟风俗为教化之基，孝弟为风俗之本。去圣逾远，淳风日漓。彝伦攸斁，朕甚悯焉。其有克尽孝义，敦尚风化者，可不奖劝，以勉四海？议郎蔡邕，笃于孝行。富贵不足以解忧，甘旨常关于想念。虽违素志，竟遂佳名。委职居丧，厥声尤著。其妻赵氏，独奉舅姑。服劳尽瘁，克终养生送死之情，允备贞洁韦柔之德。糟糠之妇，今始见之。牛氏善谏其父，克相其夫。罔怀嫉妒之心，实有逊让之美。曰孝曰义，可谓兼全。斯三人者，朕甚嘉之。使四海亿兆，皆当仪刑斯人，垂范将来。风移俗易，教美化行。唐虞三代，诚可追配。是用宠锡，以彰孝义。蔡邕授中郎将，妻赵氏封陈留郡夫人，牛氏封河南郡夫人，限日赴京；父崇简赠十六勋，母秦氏赠天水郡夫人。於戏！风木之情何深，式彰风化之表；霜露之思既极，宜沾雨露之恩。服此休嘉，慰汝悼念。谢恩！”〔生、旦、贴谢恩介。外拜坟介。生、旦、贴拜谢介。生〕荷蒙岳丈保奏，愚婿何以克当。〔贴〕自别尊颜，且喜无恙。〔外〕孩儿，且喜各保安康，再得相见。〔丑、末相见介。外〕此二位是谁？〔丑〕下官是陈留县知县。〔末〕老汉是蔡相公邻人张广才。〔生〕卑人父母，多多得他周济。〔外〕原来就是张太公啊，俺朝里也闻他仗义高名。贤婿，你今起服回朝，未得展报深恩。我有黄金一笏送与，聊表报答之意。〔生〕太公请收下。〔末〕救灾恤邻，万古之道。又况你二亲不保，实有愧颜，何敢受令岳之赐？〔生〕太公且暂收下，卑人尚当申奏朝廷，还有区区犬马报效。〔末〕说那里话？此金断然不敢受。〔外〕贤婿，张公高义的人，不可再强。老夫回京，当奏请官职俸禄，以酬大恩便了。

【一封书】〔外〕我恭奉圣旨，跋涉程途千万里。吾皇亲贤意甚美，因探孩儿并女婿。贤婿，你夫妇啊，数载辛勤虽自苦，一旦荣华人怎比？〔合〕耀门闾，进官职，孝义名传天下知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儿不孝有甚德？蒙岳丈过主维。〔作悲介〕何如免丧亲，又何须名显贵？可惜二亲饥寒死，博得孩儿名利归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旦〕把真容重画取，公公，婆婆，如今封赠伊。把你这眉儿放展舒，只愁你瘦仪容难做肥。今日啊，岂独奴心知感德，料你也衔恩泉世里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贴〕从别后倍哀戚，况家中音信稀。为公姑多怨忆，为爹行常泪垂。今日见公姑无愧色，又得与爹行相依倚。〔合前〕

【永团圆】〔众〕名传四海人怎比？岂独是耀门闾？人生怕不全孝义，圣明世岂相弃。这隆恩美誉，从教管领何所愧，万古青编记。如今便去，相随到帝畿。

拜谢皇恩了，归院宇，一家贺喜。共设华筵会，四景常欢聚。

【尾声】显文明开盛治，说孝男并义女。玉烛调和归圣主。

自居墓室已三年，何幸丹书下九天。

莫道名高与爵贵，须知子孝与妻贤。